

史外命革國法
年三十九

法國革命
小說
九十年

法國其
命外史
九十二年卷二

北京圖書局藏

葛俄著
東亞病夫譯

第一章

九十二年之夏法國愚淫雨而九十三年則驕陽扇毒大似天公妙解續事特爲此
獯惡之時代加以渲染然在旅行於勃蘭峒省者則與其泥濘於棘林網徑中寧嗃
日之炙背也

是年七月杪午後一時許雖炙蒸猶酷而日影西斜微颺已動有一騎客適從亞佛
倫空息而至近彭都桑之市門見距門數武有一酒家名聖十字館者乃駐馬讀其
門次所揭之廣告

其人首高冠冠章三色身裹寬博之外幘後袂至覆馬尻項際結束綦嚴獨留兩臂
於外以事控縱有時外幘因風軒舉人以是得瞥見其腰鞞之亦爲三色兩手槍柄
則微露鞞外且有一七首橫懸其上

九十二年 卷三

一

876-57
430

12

000991

駐馬時。蹙鐵觸階石。爲聲鏗然。館門立啓。一酒保手携提燈。探首門外。仰面見騎客之帽章。即呼曰。國民欲止宿乎。騎客曰。否。曰。然則曷往。曰。陶耳城。酒保急搖手曰。不可。不可。汝不返。亞佛倫則留彭都桑。騎客曰。何故。曰。陶耳方戰也。曰。信耶。旣而曰。汝且秣我馬。

酒保乃挽馬傍槽。櫪傾其囊芻。徐徐爲脫羈勒。飼之。馬來遠道。饑甚。得芻。乃狂嚙。兩人得暇談聲。又縱矣。酒保曰。此馬爲役馬乎。騎客曰。否。我價購之。曰。汝從何處來。曰。巴黎。曰。汝徑至乎。抑繞道乎。曰。繞道。曰。我知各處道途。均已阻梗。惟郵車尙有行者。曰。我抵亞倫森。即舍郵而騎。曰。此馬購之。亞倫森乎。曰。然。馬價至昂。曰。汝今日已奔越竟日乎。曰。破曉卽行。曰。昨日何如。曰。寧止。昨日亦如今日。曰。我計汝經途。當從亞倫森至唐佛龍。從唐佛龍至穆爾墩。騎客接語曰。又從穆爾墩至亞佛倫。曰。然則汝行倦矣。汝馬亦瘖。我勸汝少住爲佳。曰。我馬瘖矣。如汝言人則否。

酒保乃端詳騎客之面。見其狀貌嚴肅。端靜。灰色之髮鬚。下被繼。又四矚道。周舍

騎客外荒寂無一人乃曰汝以獨身行長途乎曰我有扈從酒保訝曰何在騎客指腰際曰一匕首兩手槍

維時馬食芻已果其腹乃昂首而嘶酒保復取一水筒飲之方其飲馬時屢屢偷視騎客微語曰若人爲狀類牧師騎客曰汝不言陶耳方戰乎酒保曰此時當已開戰矣曰戰者何人曰貴族與貴族戰曰汝言何謂我殊未審曰我言一助共和黨之貴族乃與一助國王之貴族戰也曰今日何處復有國王曰沖王尙在旣又曰此次戰爭之奇特不僅在兩貴族乃在兩貴族爲一血統也

騎客聽至此爲狀極注意乃傾其耳若惟恐聲浪之飛溢於耳輪外者酒保曰兩貴族一爲少年一爲老人少年實爲老人之姪孫叔祖爲王黨率白軍姪孫爲共和黨率藍軍兩人皆置家族不顧日日作死戰曰死戰乎曰國民汝不信汝且觀彼等祖孫相見禮之贖物言時即高舉其提燈照其門之左扉上粘白紙一方形似廣告曰此廣告卽爲老人設法遍揭於各處者市屋或林木皆有之且及我門騎客見廣告

字。迹。綦。巨。馬。上。就。讀。之。乃。至。便。其。文。曰。一。冷。達。男。侯。爵。敬。告。其。姪。孫。瞿。文。子。爵。脫。侯。爵。一。日。邀。天。之。倖。得。手。縛。子。爵。當。以。鎗。彈。奉。餉。」

酒保曰：此處尙有答詞，乃移燈向右扉騎客視之，果有同式之廣告在焉。其文曰：「瞿文預告冷達男侯爵，我若獲汝，立斃汝于槍下。」酒保曰：左扉之廣告爲昨日所粘，右扉則今晨見之。騎客讀次，冷酷之面微呈喜色，曰：革命之戰，不特起於一國中，且起於一家中，偉大國民當如是也。言既畢，舉手冠次，注目右扉之廣告，向之施一敬禮。酒保聞騎客言狀，頗感動，曰：國民汝知此間情勢乎？此間名城巨鎮，無不贊成革命。惟鄉人則反對貴族牧師，皆助鄉人騎客，勦容曰：或不盡然。酒保旋易其詞，曰：客言當反對冷達男者，即一子爵也。語時，隨背面私語曰：若人果爲牧師騎客，曰：汝母絮絮且告我，以兩貴族之事。酒保曰：此兩人皆屬老瞿文家之苗裔，瞿文家共分兩支，正支之家長稱冷達男侯爵，旁支之家長即瞿文子爵也。冷達男侯爵在勃蘭峒貴族中，勢力最偉，鄉人視之不啻於王。自彼登陸入勃蘭峒境，一呼而集者八千人，不

及一月三百法區同時響應第令奪得一海岸英軍卽源源至矣不料其姪孫瞿文乃起而抗之處處阻彼之進路且瞿文之所以能得志者不盡瞿文之能實以巴黎赤憤隊之來會張其勢也赤憤隊素以驍健著自蘭朋莊受創後深憾侯爵之殘殺其同黨槍斃其婦人掠奪其收育之三童遂收集餘衆投瞿文軍誓爲死婦復仇且欲奪回三童瞿文軍心因之大振

酒保方滔滔語忽中止問騎客曰我幾忘之國民得毋飢乎騎客曰我無需此欲食我携有水壘及餽飪在汝第告我以陶耳果何事者曰冷達男侯爵實與英相比脫合謀欲引英兵二萬人由海岸登陸以助文臺故入境後先據此間不意第一著卽爲瞿文所敗不能守乃走亞佛倫又不能守走旬城欲借旬城進窺克倫維瞿文又敗之於是冷達男之勢稍殺矣在瞿文之意欲驅冷達男入扶善林然後圍而殲諸爲計至毒昨日瞿文方率其軍隊駐此忽得警信知冷達男已趨陶耳陶耳爲海之要隘敵人得之第於陶耳山築一礮臺以阻援軍英軍立登陸矣瞿文旣詢得其實

遂不待命令。星夜拔隊往計。此時兩軍當交綏矣。曰。由此達陶耳。爲時幾何。曰。以軍隊往。至迅需三小時。然此時必已達矣。

騎客忽傾其耳。若有所聞。曰。隆隆者似砲聲。酒保亦作凝聽狀。曰。非砲銃戰也。陶耳已作戰場矣。國民宜留此度夜。往必無倖。曰。我宜趨程。不能留此。曰。異哉。冒此大險。脫非彼間有汝平生摯愛之人如：騎客不待詞畢。曰。事實如是。酒保竟前語曰。如汝子者。必不若是愜急。曰。似之。

酒保微露驚異色。自語曰。我審若人爲牧師。牧師奈何有子騎客。呼曰。酒家。汝速羈我馬。芻值我當償汝。語畢探囊。予以數鈔。酒保受值。乃向騎客曰。汝旣堅欲行。我不敢尼汝。願有一語奉餉。揣汝行程。殆往聖瑪羅者。往聖瑪羅有兩道。一由陶耳。一由海濱。陶耳旣不可行。汝宜取道海濱。海濱爲程不較。陶耳遠在陶耳之南。剛嘉勒之北。中間經聖邵舒。歇留埃等處。卽得達汝。出此街口。見有兩岔道。往陶耳者在左。往聖邵舒者在右。汝慎取之。向左卽陶耳。將陷汝於戰火中。汝宜向右也。騎客曰。謝君。

語已。卽策馬行。

騎客行後。酒保猶時時倚扉遙望。顧夜色已深。一瞬間。人馬之影已浮沉於夜海中。不可辨。晰計其將達岔口。猶高呼曰。向右！向右！而騎客則竟向左而去。

第二章

陶耳爲勃蘭峒之古城。在陶耳山麓。號爲城。其實乃一峨特式之市街。街宛延而宏。敞左右。皆緣以石柱之廣廈。顧建築法。至參錯。在街中望之。或突如岬。或窪如灣。街之外。小巷縱橫如織。皆連屬於街。如汶港之赴大河。然街之中央。則舊市場在焉。城無雉堞。無關隘。陶耳山瞰臨其上。設遇圍攻。無險可守。所能守者。乃在街之一方。去今四十年前。游其地者。猶見有兩步廊。在廣廈之石柱中。布置縝密。堅固。平時爲棟宇。戰時則儼然堡砦也。陶耳之形勢。大概如是。我今當述戰事矣。戰事之起。適在聖十字館酒保與騎客對話之時。戰者卽爲藍白兩軍。蓋是日。白軍以晨至。而藍軍則出其不意。襲之以夜。兩軍相接。一則猛攻。一則死守。熱狂之度相等。而軍力則至

不倖守者有六千人攻者僅千五百人耳。

然此六千人則爲散漫之鄉兵服獸皮褐冠白章之圓帽肩甲上橫斜書戒律念珠纍纍懸腰鞞間手持巨叉或荷無銃刀之槍砲則以繩曳之伍列不整設置不備舍人心憤激外無可恃而千五百人則皆訓練之軍隊冠三角飾以三色之帽章藍衣博裾肩襪燦然腰懸短劍肩荷新式之槍槍端刀光閃閃如列星中雜志願兵一隊裝束大致相同惟衣稍濫襪足不納履爲異前之六千人爲白軍其首領爲一老者卽冷達男也後之千五百人爲藍軍其首領乃一少年卽瞿文也。

瞿文年三十計神采奕奕有壯士風目光敏銳而威然飄然微笑時猶留嬌穉態平生不嗜菸不飲酒不妄語容止修整雖戰時不少苟見人音吐至柔和惟發令聲則凌厲能辟千人遇敵猛進騰蹕亂軍中所向披靡人亦莫能傷之總之瞿文之爲人平時溫醇閒雅若書生治雄劍一動則立易其至可愛者爲至可畏者將材殆天授也。

及革命事起。倉卒演成恐怖之時代。而此少年實爲恐怖之驕子。神魚得水。蒼鷹遇風。遂投身革命軍中。爲巨率其軍隊。則自募集之。部勒悉依羅馬法。步隊騎隊咸備。其中又有候卒。工兵。坑手。擣手等。羅馬兵有擲彈機。而彼乃有巨砲。雖不成師旅。而拔幟獨出。足稱雄於一時。

至若冷達男。則亦久歷戎行之老將也。以百鍊之機智。又濟之以膽勇。其可畏或甚於瞿文。蓋從來老人多冷酷。不似少年之溫靄。以其距朝氣遠也。又輕於冒險。不似少年之懸繫。以其去死日近也。况冷達男之怒瞿文。乃百倍于其他之革命黨。以瞿文與彼有天屬之關係。冷達男無嗣。瞿文乃其法律上正當之繼續人。雖曰姪孫。其實孫也。乃不謂平生勤王之。大計入境未久。不敗於他人。而敗于已孫之手。其飲恨爲何如。嘗咄咄書空曰。脫我一日得手縛此頑童。殺之如一狗耳。

且焉彼自聖迷仙海灣登陸後。一二日間。文臺全部無不聞風搖動。不啻置一導火線於藥庫中。不崇朝而爆裂。凡棘林之長坑谷之豪。平日自爲風氣互相猜忌者。至

是無遠無近皆輻輳來會聽命於冷達男冷達男遂駸駸焉有爲文臺中央政府之勢。

然其中有獨自離貳者乃是首先來會之賈法德賈法德剛愎自用人也其胸中所蘊者僅有遠古野蠻之戰術然嘗自詡爲不傳之秘用以部勒其軍隊冷達男偶裁制之變易之彼遂怫然謝去往投彭商。

冷達男真軍人也其用兵固不願爲勞宣若之野戰亦不願效顧恩之林戰彼自賈法德離貳後益知文臺之鄉兵忽聚忽散聚則舞飛槌跳盪澗谷散則蟄伏土穴類蛇鼠雖慄悍可用但過於流動并其慄悍之力亦失之用法勢必別輔以節制之師然後以鄉兵爲輪輻而以節制之師爲旋轉輪輻之樞軸假令此策得行文臺散漫之鄉兵立成不可敵之雄師矣。

顧此節制之師倉卒安從得之蓋舍英吉利莫屬矣欲英兵之登岸必先奪得一海岸海岸爲瞿文所阻不可驟得乃思奪得一濱海之地陶耳濱海地也又適無備冷

達男乃率軍疾赴之。欲由陶耳進。據陶耳山。陶耳山既據。則海岸在掌握矣。蓋陶耳山勢據險。要設於山嶺。築一砲臺。其砲程所及。一面爲福蘭諾。一面爲聖勃來。特則可。令剛嘉勒之艦隊不能飛越而出。而關農楚至聖梅洛諸海岸。皆足爲自由。入犯之地。點冷達。幾經相度。始擇定此要塞。乃於鄉兵中選出丁壯六千人。並悉其砲隊以行。在冷達男之意。以爲此役必達目的。彼雖明知瞿文在彭都桑。然料其決不敢以千五百人攻已之六千人。是時樓希爾大軍二萬人駐狄南。顧以狄南距陶耳爲程。且二十哩。勢亦弗及。遂長驅進。

既及陶耳。陶耳人出不意。且夙震冷達男殘酷名。皆走匿。莫敢拒。竟不戮一人。不折一矢。睡手得之。入城之後。此漫無紀律之六千鄉兵。皆露營大街。或則造飯於烈日中。或則持念珠赴聖堂。龐雜如趁集。然冷達男亦不暇部勒。急率其砲隊士官數人。趨陶耳山。相度砲臺之地。勢而以留守之。責委諸其副將高伯倫。

高伯倫者。又名黎麥尼。文臺之驍將也。文臺人皆野人。而黎麥尼則直爲蠻族。狀奇。

醜。無。人。相。雕。鏤。肉。體。作。聖。十。字。及。百。合。花。形。五。色。爛。然。性。慄。悍。而。殘。忍。人。言。其。毒。性。蟠。曲。作。螺。旋。形。舍。蛇。虺。實。無。物。足。以。擬。似。之。遇。戰。凌。蹕。無。前。尤。能。於。危。急。之。中。顯。其。神。勇。顧。戰。略。及。御。兵。之。術。則。非。其。所。長。冷。達。男。初。蒞。文。臺。卽。信。任。之。以。爲。己。副。茲。赴。陶。耳。山。審。爲。習。無。戰。事。乃。令。其。代。已。爲。監。軍。

冷。達。男。在。陶。耳。山。觀。形。勢。度。陽。陰。幾。盡。一。日。之。力。暮。色。蒼。然。乃。竣。事。而。返。行。未。半。途。中。忽。聞。砲。聲。仰。視。天。空。則。濃。烟。縷。縷。出。城。中。此。戰。火。也。陶。耳。有。警。矣。冷。達。男。愕。然。且。行。且。思。不。解。來。襲。者。爲。何。人。其。瞿。文。乎。決。不。敢。以。千。五。百。人。來。敵。六。千。人。然。則。樓。希。爾。乎。又。惡。能。有。此。捷。足。偶。遇。避。難。之。市。民。問。之。皆。曰。藍。黨！藍。黨！震。懼。莫。敢。盡。言。冷。達。男。不。得。已。乃。策。馬。急。行。及。至。陶。耳。形。勢。乃。大。變。

第三章

鄉。兵。之。入。陶。耳。也。旣。無。營。壘。亦。不。設。哨。候。隨。各。人。之。意。散。處。人。家。前。章。已。述。之。矣。迨。冷。達。男。行。後。黎。麥。尼。乃。以。輜。重。安。置。舊。市。場。之。穹。屋。下。命。砲。隊。環。守。之。以。爲。設。備。如。

是。大。足。高。枕。一。宵。矣。日。色。垂。暮。人。人。倦。而。思。息。一。條。峨。特。式。古。街。自。東。徂。西。不。下。三。里。餘。此。時。幾。成。一。大。臥。榻。縱。橫。枕。藉。殆。無。尺。寸。隙。地。且。有。携。婦。人。並。枕。呢。喃。作。暱。語。者。此。著。在。文。臺。殊。無。足。詫。蓋。文。臺。鄉。人。出。隊。婦。人。多。從。行。且。往。往。用。爲。間。諜。著。奇。效。維。時。適。當。七。月。之。季。入。夜。暑。退。涼。風。乍。生。雖。無。月。色。而。繁星。在。天。各。微。啓。其。倦。眼。引。此。六。千。人。漸。入。於。平。安。之。夢。境。正。恬。適。間。忽。聞。衆。中。有。人。失。聲。呼。曰。誰。乎。一。乃。各。張。目。視。則。見。街。口。人。影。憧。憧。中。有。巨。砲。三。尊。砲。口。準。對。街。心。衆。乃。大。驚。方。欲。覓。槍。自。衛。而。轟。然。一。聲。巨。砲。之。第。一。擊。已。貫。人。羣。而。過。砲。聲。甫。息。繼。以。排。槍。於。是。六。千。星。光。下。之。酣。眠。人。皆。醒。於。彈。聲。中。矣。

來。襲。者。非。他。即。冷。達。男。料。其。不。敢。以。少。攻。多。之。瞿。文。也。彼。以。迅。雷。不。及。之。勢。乘。敵。人。鼾。睡。中。掩。然。入。城。達。街。口。立。發。大。砲。轟。擊。擲。兵。皆。於。睡。夢。中。驚。醒。張。皇。不。知。所。措。但。見。巨。彈。舞。空。如。火。鳥。皆。鼓。翼。而。下。擇。肥。以。膏。其。吻。鎗。聲。一。發。肉。林。中。血。瀑。奔。注。作。濕。浹。聲。一。時。號。呼。者。奔。突。者。此。起。彼。仆。互。相。踐。踏。兒。啼。母。哭。馬。嘶。犬。嗥。慘。狀。殆。非。人。間。

所有。

顧鄉兵非絕無抵抗力者。特以不意之中。受此巨創。紛亂一時。許人心畧定。黎麥尼乃率衆退入舊市場。其地深邃而黑暗。且石柱如林。勢足負隅。令鄉兵一面發鎗還擊。一面急取車輛輜重。及市場中本有之本桶瓦罇。層累而堅築之。留方孔爲銃眼。叱嗟間。舊市場頓成一不可破之防障矣。

市場中本有巨砲守之。但良好之砲兵。悉隨冷達男赴陶耳山。此時鄉兵中無能發之者。惟有奮力發連珠鎗以擊瞿文身。

初瞿文見襲擊之得手。意頗自詡。以爲擢陷廓清。指顧間耳。及睹防障立。乃大愕。即下馬。按劍立於砲架旁。之列炬間。仰面觀察。瞿文軀幹至高巍然。火光中在防障上人視之。直不翅樹之。以的然。瞿文乃絕不慮此。當敵彈愈奮集。則沉思愈甚。揣彼沉思之意。大抵以敵人雖有防障。而無巨砲。第以巨砲攻之久。必破。無懼焉。

瞿文思潮未落。忽見舊市場之暗隙火光一耀。如閃電。然電過即繼以輪磕之巨雷。

一大口徑之砲。彈適從瞿文顛頂飛越。而過洞其背。倚之屋。餘震隆隆。中第二第三。彈銜尾至。一彈中牆。一彈乃突落其帽。一砲兵呼曰。將軍慎之。敵今鵠汝。言時投其列炬。滅之。瞿文徐徐俯拾其帽曰。然敵乃有砲。

此時防障上果有一人以瞿文爲鵠。如砲兵言。蓋卽冷達男侯爵也。侯爵由陶耳山歸。見事急。乃繞道趨防障。黎麥尼逆之。呼曰。殿下我軍被襲矣。侯爵曰。襲我者誰乎。曰。不知曰。走狄南路未梗乎。曰。或未梗曰。然則我軍宜暫退。曰。此著我方備之。顧鄉兵逃者甚夥。曰。宜退不宜逃。汝曷爲不用砲。曰。迷惘中未及此。且砲兵悉隨殿下去。曰。我今當自往爲之。曰。我則衛送最要之輜重。走扶善。隨軍之婦女無用。悉棄置之。惟三童虜宜何置。曰。童子乎。此我軍之重質也。宜置之都爾基中。

言訖卽疾趨登防障。乘障之守兵見首領來。軍氣爲之一振。顧防障爲地至隘。充其量僅足容兩砲。侯爵乃取最巨之聯隊砲二尊。安置之。又於防障上洞一巨穴。以砲口向之。乃伏身砲背。由巨穴中窺探敵軍。適睹瞿文立列炬中。怒呼曰。不意敗乃公。

事者竟此乳臭兒。

斯時侯爵憤甚力傾其藥囊實砲目射瞿文之面連發三砲皆不中第三砲尤猛結果乃僅脫其帽失聲惋惜曰苟下以寸我碎其顛矣列炬忽滅防障下彌望皆昏黑侯爵顧砲兵曰且發霰彈盲擊之。

霎時間防障上砲彈如雨而下聲勢至洶洶瞿文竭力仰攻僅乃敵之知不可以驟勝也返顧已軍可用者僅存千二百人而敵軍則舍死者逃者不計外爲數尙不下五千以少攻多全恃乘其不備若老師久頓萬一敵軍突圍而出攻守之勢可立變敗無日矣爲今之計緩則變生利在速下願以千二百人欲下五千人在勢又惡能速是不可不用奇師矣。

瞿文土著也陶耳之形勢平日固瞭若指掌彼見敵軍設防障處適背倚無數曲折之小徑意忽動乃呼其副將名苟桑者謂之曰我今命令汝汝宜竭其砲力以擊防障勿使砲聲中絕苟桑曰諾曰汝又宜暗集各隊使人人滿貯藥彈以待劇攻既乃

附荷桑耳。告以數語。荷桑曰：將軍意我知之。瞿文曰：我軍鼓隊皆跳乎。曰：然。曰：鼓隊九人，汝留其二足矣。七人皆予我言未既，七鼓人由隊中出，皆鶴立。瞿文前，瞿文乃呼曰：赤幘隊安在？卽有一軍曹率十二人至。瞿文曰：我需汝全隊。軍曹曰：全隊在此。曰：全隊乃十二人乎？曰：然。我曹僅留十二人，曰：善，祇此足矣。

蓋是隊乃蘭朋莊虐殺後逃亡之殘隊。其軍曹則卽在沙達蘭林收養三童之賴杜伯也。方瞿文與賴杜伯語時，一秣車自暗中推轂出。瞿文指謂賴杜伯曰：汝命爾衆取草綯繩索，纏縛鎗之四周，勿使相觸，作聲。賴杜伯承命如法爲之。旣乃走告瞿文。瞿文曰：諸兵士，今當去汝腹矣。賴杜伯曰：我曹固無履也。

于是鼓隊七人，赤幘隊十二人，共十九人，皆立。瞿文前聽，令瞿文曰：汝曹宜縱列作直綫形，隨我鼓隊居我後。赤幘隊則隨鼓隊。軍曹率之。

當兩軍砲火震天之際，而此二十人之小隊，竟由暗中悄然出發，直趨小徑而來。小徑夙爲民居所聚，至是乃四竄，無人蹤，卽有留者亦皆蟄伏。土窟不敢出，有門皆杜。

無戶不扃。小隊蜿蜒而進。殆如行隧道中。莫或阻之。亦莫或知之。

行十分鐘後。遂達小徑之彼口。此口通大街。適在防障之後。方鄉兵倉卒設防。障但顧一面。而小徑一面則殊忽略。之不意瞿文乃適由此而入。

其初至焉。防障上人。方以全力注前敵。絕無知者。瞿文乃密令軍曹去其纏鎗之索。列以十二人。一隊依徑隅而陣。七鼓隊則高舉大槌以待。

未幾。兩軍砲戰聲忽少。斂瞿文乃突然揚劍而起。出其巨雷之聲。高呼曰。二百人在左。二百人在右。餘爲中樞。速攻！速攻！呼聲未絕。而鎗聲鼓聲同時並作。聲震天地。倉卒間人孰辨其鎗爲十二。而鼓爲七者。

防障上之鄉兵猝受此意外之猛擊。黑暗中幾疑有千軍萬馬之壓。其背者且同時在前之荷桑亦率其全隊鼓行而進。猛撲防障鄉兵。此時見前後受敵。驚愕不知所措。舍逃逸外。無萬全之策矣。

俄頃間。舊市場之守兵。殆如風摧枯葉。溟溟浮萍。紛紛四散。黎麥尼雖手刃數人。亦

不能羈其逸足。但聞一片呼嘯聲。皆曰：速逃！速逃！否則無倖！冷達男方手撫巨礮。睹此敗衄。知無策可挽。乃徐徐而退。且言曰：嚮兵果不足恃。非英軍莫濟也。

第四章

瞿文既獲全勝。顧賴杜伯曰：汝衆僅十二。爲用乃逾千人。隨命苟桑出城追襲。已則乘炬入城。搜捕餘黨。是時城中傷者死者。固枕藉大道中。而潰餘之衆。豕突狐竄者。尙復觸目皆是。瞿文所至。隨撫隨勦。掃盪殆盡。最後蒞一處。忽見一人爲狀頗驍健。一手持刀。一手執鎗。縱橫奔突。力護逃人。迨逃人盡。而是人已身負巨創。行踣矣。顧猶倚石柱。立手握刀。鎗不釋。衆莫敢近。瞿文心壯之。乃挾劍往。謂之曰：汝宜降矣。其人聞語。怒目視瞿文。然血潮汨汨。緣衣下繞。足皆成紅濛矣。瞿文又曰：汝今爲虜。奈何不釋兵。其人仍不語。瞿文曰：汝何名。其人高呼曰：我名唐殺龍。瞿文曰：汝眞壯士。方欲伸手禮之。腰微折。其人猝然呼曰：國王萬歲！即在此狂呼聲中。彼忽猛鼓其

瀕絕之餘力。兩手同時並舉。一手以鎗擊瞿文心。一手則以刀斫瞿文首。

此時唐殺龍取勢之迅疾大類蒼鷹搏兔。猛虎撲人。雖百瞿文無倖免理。乃不意有一人爲勢更疾於唐殺龍者。其人乃一騎客適從城隅來。突見唐殺龍舉手向瞿文。卽躍馬躡入兩人中。但聞轟然一聲。瞿文無恙而馬中鎗擊人受刀斫。俱踣地作哀嘯矣。同時倚柱之唐殺龍亦不支而顛。

設無是人。瞿文死矣。顧其人何人。適從何來。乃捨身救之。瞿文且驚且詫。亟就察之。見馬已洞腹斃。人乃傷面傷劇而暈。此時血被面如載赤。面具顏貌萬難鑑別。僅見垂禿之髮爲灰色。耳瞿文曰。是人爲誰。乃拯我命。若曹中有識之者否。一兵士曰。是人之來。我見之爲時。暫也。其來處乃由彭都桑之大道。

一軍醫負藥囊由隊中出。瞿文命詳診傷人。軍醫曰。傷雖劇。無害也。八日中能履地矣。傷人身披外帔。腰束三色帶。帶上懸兩手槍。一短刀。軍醫乃爲脫衣解帶。臥諸輦。牀徐徐以清水洗濯。其血汚血汚盡。眞面乃呈露矣。瞿文曰。注之作惶惑狀。問曰。渠

身畔有紙類乎。軍醫乃探其衣囊得一夾袋立奉。瞿文。瞿文展夾袋見一紙疊作方勝形拆讀之其文開端曰授國民薛慕丹爲保安委員會出使委員。瞿文驚呼曰薛慕丹耶。

傷人得冷水之衝刺已徐復其生活力目微動聞呼乃立啓直視瞿文雖不吐一語而一種怡樂之光慘漏於殘餘之血影中。瞿文乃踞傷人前哽噎曰吾師乃汝也。汝極我命今爲第二次矣。薛慕丹曰胡云師乃汝父耳。

初藍軍入城卽占市廳爲行軍病院。至是瞿文命於院中公廳旁別闢一室以處薛慕丹。已則以軍事方旁午不敢離乃諄託軍醫將護以歸。

既至院中軍醫乃臥薛慕丹於牀復施治療法一次安置妥帖乃出於是孤冷之斗室中遂獨留一熱狂之病客其熱力之發生不獨以傷重而燎體且以樂極而灼心兩熱交攻遂力驅睡魔擲諸衽席外。

薛慕丹固不寤也顧亦不名爲醒無以名之名之爲顛倒夢想彼念瞿文童子也今

再遇之已成爲偉大獍猛之人矣。遇偉大獍猛之人於他時不足喜遇之。饒歌奏凱之日則大可喜饒歌奏凱之出於他人不足奇出於其造就之學生則大可奇就現勢而論瞿文已巍然爲文臺之砥柱矣而已則爲樹此砥柱之建築家是瞿文之幹略不翅己之幹略瞿文之功績不翅己之功績瞿文固具有牧師之半體也是名迷想迷想夢也彼又念瞿文具如是驚人之戰略覺上古下今之英雄皆不足當其一映脫令假以軍事全權其所至殆未可量當時有力之革命家孰不欲得一大將軍出其卵翼之下丹頓則屬意威士丹蒙馬拉則屬意羅西雄而薛慕丹此時則以爲舍瞿文莫屬矣迷惘之中立見瞿文擐甲執兵指揮萬衆驅英吉利於大西洋逐普魯士於來因河敗西班牙於比蘭奈服羅馬於阿勒伯威聲震一世勳名勒景鐘是日妄想忘想亦夢也薛慕丹大慈善家也然亦至殘酷人也彼恒欲以殘酷之手段達其慈善之目的彼見瞿文之雄邁彼乃立見瞿文之恐怖足蹴現世之黑暗手護未來之光明頭戴正義之冠肘傳進步之翼長劍在手赫然神也然非降福之神乃

爲飲血之神。是曰幻想。幻想亦夢也。

薛蕙丹發。此種種夢想於高度之體熱中。其能帖然寧睡乎。方宛轉枕席間。恍惚聞比鄰之公廳中門。砉然啓。繼聞有人談話聲。細聆之。則瞿文聲也。是聲爲彼所諗聞。雖隔絕數年。而嫋嫋餘音。猶留耳鼓。不意今日復泠然飄墜於病枕旁。喜極乃勉支其劇痛側耳聽之。

此時文瞿忽寂然無語。但聞革履聲橐橐然。有數兵士入室報告曰。此人卽鎗擊將軍者。當衆人紛擾時。彼乃逃匿士窟中。今爲我曹索得。執以來。惟將軍處之。瞿文不答。有頃忽聞瞿文問曰。汝受創乎。卽聞一人答曰。我創胡與汝事。速鎗斃我！速鎗斃我！

瞿文曰。汝等速臥。此人於床與傷兵同療治之。毋歧視一人。狂呼曰。我樂死不樂生也。汝曹胡爲。瞿文曰。汝欲死。我必生汝。汝稱王名以殺我。我則稱共相之名而施恩於汝也。

薛慕丹聽至此忽如巨雷一擊立破其迷夢中心戚戚若有重憂之突壓者自語曰馬拉言驗矣是即仁慈也。

第五章

薛慕丹之傷面傷耳治之至易其愈也當亦甚速今且上述我今欲述一人其傷更重於薛慕丹爲讀者之所懸系而不忍忽然者其人何人蓋卽戴麥客由蘭朋莊上血滯中載歸之佛蘭宣也。

佛蘭宣之中彈也傷勢頗劇一彈貫肩一彈碎鎖骨皆洞穿成巨穴惟幸未傷肺故尙非不治戴麥客藥師也自輦致佛蘭宣於樹穴中臥之海藻床上出其秘授之海上方竭方治之兩星期後骨之折者漸續穴之開者漸合居然日有起色矣。

一日晨起佛蘭宣已能步戴麥客扶之出穴坐樹下冀吸陽光以蘇其病體戴麥客以胸傷之宜靜養也當病者欲語輒止之顧病者則殊不耐若有巨鯁在喉時欲一吐爲快至是晨戴麥客見其矯健喜乃過望微笑語之曰汝能立矣傷已全瘳佛蘭

宣曰。吁。胡云。全傷在我心。汝乃不知彼等何往耶。戴麥客曰。彼等何人。曰。我兒耳。佛蘭宣之驟發。此問殊令戴麥客難於置答。非不能答也。蓋彼所能答者。僅爲一被鎗之婦人。由彼拾得於戰地之破牆中。其拾起時。不當名人。乃一屍耳。此屍有三兒。二男一女。冷達男侯爵已斃。其母而虜。其兒虜去後。若何處置。生乎。死乎。彼皆茫然。脫彼以此直答。初起之傷人。醫生之看護。爲何故。自問佛蘭宣呼我兒二字。後立掩其笑。靨默而沉思。佛蘭宣覩狀。益驚異之。莫測其所思之何在。乃厲聲怒呼曰。吾兒究何如者。戴麥客竟垂首無一語。若罪人之臨審判然。

此時戴麥客心中固別有所思。彼思冷達男侯爵別後。當不念我。或已忘之矣。大凡貴人之恒情。當其遇危難時。亦能暫抑視天之目。俯而媚人。迨危難一過。則又靦面若不相識矣。彼即自問曰。當時我曷爲救之。繼又自答曰。以其爲人類也。忽又自責曰。爲人類乎。今若何。遂自恕曰。我寧知有今日耶。

反覆深思。知世人之所謂善惡者。實至無定程。有時至善之舉。動其結果。乃成至惡。

救一狼。遂以殺羣羊。修鷹鷂之殘羽。已乃代爪。距任過。此婦之怒我宜也。我實有罪。我救此婦。謂足贖我救冷達男之罪矣。然其如羣兒何。

戴麥客方自怨自艾。不已。佛蘭宣憤氣幾欲破臆而出。奮然曰。汝寧以橋舌畢。乃事耶戴麥客。急掩其口曰。默！默！佛蘭宣曰。汝救我。乃誤我也。如是而生不如死。我死之後。我魂魄猶能見我兒。跡其所在。飛越其旁。我聞之。死毋往往能護生兒也。

戴麥客乃堅握其腕。試其脈搏。曰。汝且少安。熱病又至矣。佛蘭宣曰。我何時乃能去。此曰去此乎。曰然。我欲行。曰汝躁。卞若是行。乃無期。果其少安。則且暮間耳。曰汝欲我少安耶。曰我之熱忱。天主鑑之。曰天主耶。彼置我兒曹於何處。耶言次。神智似蒼亂。音浪乃漸涉溫。和向戴麥客曰。汝知之乎。我萬不能永羈於此。我有兒曹。不同汝之孤子。凡人於己所未歷之事。恒不能鑑其甘苦。以處境異也。汝非無兒者。耶曰。無之。曰。我則有之。無兒。我將何賴。我願人明告我。以失兒之故人。殺我。夫又鎗斃我。今且并我兒奪之。我實不解我所遭之何蹇也。

戴麥客旋診。旋止之曰。勿再言。體熱加重矣。佛蘭宣乃直視不語。自是日始。佛蘭宣不復發言矣。願不言之痛苦。乃較言時爲尤劇。語不以唇而以目。哭不以目而以心。夢中哽咽覩兒影。也被底呢喃。數兒名也。戴麥客默然看護其旁。一一目擊而意會。知此婦雖不言行志決矣。越數日。傷漸平復。戴麥客謂之曰。我老矣。步弱不任遠行。不能伴汝。以盡我分。且我伴汝無益。汝適增危險。我一生見屏於人類。藍黨疑我爲鄉人。鄉人又疑我爲妖巫。以我伴不如其無。

戴麥客爲此溫言以待。答詞乃佛蘭宣竟俯首不作一語。惟常日寂坐凝思而已。戴麥客恐其以此致疾。於敗簾中特覓得針線數事。令作女紅。以分其心。佛蘭宣且思且作。縫衣製履。日不暇給。卽此趨事之勤。足徵其體力之恢復矣。有時聞啼鳥聲。則側耳聽之。嬌唇微動。若曰。時至矣。我將去之。願終不發聲。汲汲縫一巨囊。滿貯熟栗。以待一日忽破曉而起。徐步出穴。注目篤遠之深林中。戴麥客見之。問曰。汝何往乎。答曰。我往覓兒曹也。戴麥客不語。亦不留聽其入林而去。

第六章

陶耳一戰。藍軍以千五百人。破白軍六千人。由是軍威大振。屢戰屢捷。未幾又有離婁維倫之役。殺獲尤夥。文台黨衆雖不能立就消滅。然勢亦稍稍衰矣。漸戰漸遠。海岸越數星期。乃相持於扶善之野。

斯時有一至奇特之現象。出於戰勝之藍軍中。乃喧傳於扶善之道路。蓋以同治一事之兩人。而持極端反對之意見。無事不衝突。無語不抵觸。同一共和主義也。一則爲恐怖之共和派。一則爲溫醇之共和派。恐怖者。惟以威力取勝。溫醇者。則以道理自持。兩人地位不同。而權勢相等。一爲民國之委員。一爲軍中之司令。願委員所恃以護持其說者。壁壘至堅。府廳之授桑坦樹以口。令曰。勿市恩。勿縱敵。一也。國約議會之決案。凡故縱或悞逸叛黨之首領者。不論何人。一律處死刑。二也。受保安會之命令。以全權監督遠征軍司令之生死。在其掌握中。其委任狀。則由羅伯士比丹頓馬拉三人同意署名。三也。有此三者。其權力乃偉大無倫。而司令所恃以僅自衛者。

有人心自具之權力曰仁慈而已。

然兩人一方面方爲劇烈之反抗一方面卽爲密切之交親於意見上視爲氷炭之仇者於情誼上乃認爲水乳之友兩人何人蓋一卽薛慕丹一爲瞿文也。

一日者薛慕丹面傷已全癒方與瞿文共率軍隊赴戰薛慕丹乃問瞿文曰吾曹今將何往瞿文曰吾師固審知之冷達男之大隊已屢潰於我今窮走扶善林隨行者僅十數梟傑耳八日之內圍之必矣曰圍之奈何曰擒之曰擒之奈何曰吾師未睹我之揭示乎曰睹之汝將若何曰我將踐我揭示之言鎗斃之耳曰此尙仁慈我謂宜坐斬刑曰我軍人也但知軍法曰我謂不然當以革命裁判所之死刑處之。

薛慕丹語至此忽以慘碧之目光注視瞿文之面久之卒然問曰汝前者胡爲擅縱聖瑪克隱修院之女尼瞿文曰我平生不願與婦女爲敵曰汝乃不知此輩婦人翹怨於國民一婦人固勝十男子也然則汝在羅維尼俘獲無算之老牧師何以不送之革命裁判所乎曰我固不願與老人爲敵也曰汝誤矣老牧師之惡浮於少年鼓

吹。叛。亂。風。潮。者。往。往。不。在。嬌。婉。之。妙。舌。而。在。飄。蕭。之。白。髮。汝。母。作。假。惺。惺。汝。須。知。今。之。弑。逆。者。皆。救。世。主。也。汝。曷。不。回。其。如。電。之。目。一。照。王。寺。之。囚。樓。乎。曰。脫。我。半。囚。樓。中。必。脫。王。子。於。險。以。我。平。生。不。敵。童。子。也。曰。汝。論。或。當。第。汝。當。知。若。婦。人。而。名。馬。利。
(路易十六之后) 老人而名比安第六 (九十三年時之教皇五長官政府時代
被拘於法京未幾死) 童子而名路易加貝 (路易十六之王子) 皆官敵之曰吾
師。恕。之。我。固。非。政。治。家。也。曰。汝。慎。之。徇。汝。所。爲。或。將。自。陷。於。危。險。汝。不。憶。攻。高。寨。營。
乎。叛。徒。德。蘭。東。已。窘。迫。待。斃。惟。餘。一。刀。自。衛。行。就。獲。矣。汝。乃。突。呼。開。隊。俾。德。蘭。東。得。
乘。機。兔。脫。此。何。說。耶。曰。以。五。百。人。戰。一。人。殺。之。不。武。我。不。爲。也。曰。丹。士。顛。之。役。文。臺。
健。將。裴。旋。已。受。傷。踣。地。矣。一。兵。士。往。殊。之。汝。乃。呼。曰。速。前。！。速。前。！。我。自。了。此。人。而。
汝。鎗。乃。向。天。而。擊。曷。故。曰。我。誓。不。殺。踣。地。之。傷。人。
薛。慕。丹。佛。然。作。色。曰。此。着。汝。乃。大。誤。裴。旋。與。德。蘭。東。今。日。皆。爲。文。臺。之。巨。帥。汝。救。此。
兩。人。不。翅。爲。共。和。樹。兩。大。敵。矣。瞿。文。曰。我。爲。共。和。締。友。諱。曷。嘗。樹。敵。曰。倫。丹。之。捷。三。

百之俘虜。汝曷爲不鎗斃之。曰以彭商會赦共和軍之俘虜。故我亦赦王黨之俘虜。以報之。曰然則汝獲冷達男亦將赦之乎。曰否。曰汝旣赦三百鄉兵。何獨於冷達男乃斬之。曰鄉兵無知冷達男則知而爲之。曰顧冷達男乃汝之親屬。曰法蘭西乃我之大親屬。曰冷達男乃一老人。曰冷達男一外人耳。已無年齡之可言。彼召英兵乃寇也。國仇也。我誓與決死戰。非我殺彼。卽彼殺我。曰信乎。汝宜永矢斯言。曰言出我口。我必踐之。

兩人相視不語者久之。瞿文忽浩然嘆曰。吾曹不幸。丁茲九十三年。九十三年者。實歷史上血污之紀年也。薛慕丹呼曰。瞿文。汝慎旃。汝身爲恐怖中之驕兒。勿肆詆謔。以慢斯神聖之年。汝亦知今年爲何年乎。乃大革命之年也。吾曹欲締造此大革命。第一方針卽在無慈悲心。辟諸病者受手術之痛苦。豈醫主之罪乎。革命有一大敵。奮世界是也。剪除之。惟恐不速。猶之醫生有一大敵。腐肉潰膿是也。惡能以煦仁子義不施。刀圭耶。吾曹倒王位。鏟貴族。廢苛刑。奪武冑之霸權。破牧師之迷夢。是何等。

可驚可恐之手術。脫非運穩練之健腕。草薙而禽獮之曷克。有濟破巨瘍。不能不流血。滅大火。不能不耗水。造革命。不能不恐怖。神醫之未奏效也。肉眼或誣爲屠僮。殊不知不經鬻割之慘。卽無以竟其救濟之功。汝欲爲毒菌。求恩乎。我見汝適爲瘡疔之功。臣而作健全之蠹賊耳。

瞿文悽然曰。吾師乎。我見醫生類皆和平。不似今人之殘暴。薛慕丹曰。欲建革命之基礎。非佐以獯惡之工師。不爲功。柔肩脆腕。無當也。汝試回盼巴黎。恐怖旋渦中。羅伯士比。則堅如鐵。聖許士德。則韌如革。丹頓則猛烈如火。馬拉則銳利如刃。瞿文汝宜慎記之。茲數人之威名。直抵雄師百萬。第令聳眉搖舌已足。震懾全歐。瞿文曰。若論淫威。寧止震懾全歐。來禳流聞。猶當毛戴。旣而曰。吾師。謂我詆譏革命。乃誤會也。我謂今日之革命。直無功過之足言。固無一人無罪。亦無一人有罪。路易十六。譬諸一羊。而革命黨則譬諸羣獅。以一羊投羣獅中。羊見不敵。乃思逃逸。逃逸不能。乃奮其困獸之鬪。以自衛。夫自衛者。有生之恒情也。顧以是遂翹羣獅之怒。僉指其外。露

之。獐。牙。曰。是。叛。也。有。罪。之。鐵。證。也。遂。撲。而。食。之。於。是。他。羊。不。平。羊。獅。乃。交。惡。一。部。革。命。史。質。言。之。僅。一。羊。獅。互。鬩。圖。耳。薛。慕。丹。曰。羊。乃。畜。類。瞿。文。曰。然。則。獅。爲。何。物。耶。薛。慕。丹。沉。思。半。晌。既。乃。徐。舉。其。首。答。曰。維。此。羣。獅。爲。人。類。天。良。之。代。表。思。想。之。雛。形。道。理。之。正。鶴。瞿。文。曰。亦。恐。怖。之。元。素。也。曰。誣。革。命。爲。恐。怖。乎。我。知。必。有。昭。雪。之。一。日。曰。汝。亦。懼。人。以。恐。怖。誣。革。命。耶。其。實。凡。革。命。家。恃。以。號。召。天。下。者。不。過。三。標。的。曰。自由。曰。平等。曰。博。愛。三。者。皆。和。平。中。正。之。道。我。儕。惟。求。恢。廓。此。道。俾。一。切。人。民。共。享。共和。之。幸福。斯。已。耳。何。必。演。恐。怖。之。面。目。驚。人。乎。寶。座。推。倒。矣。而。斷。頭。機。乃。巍。然。代。立。王。室。毀。矣。而。萬。衆。之。首。各。不。安。於。頸。至。善。之。事。業。乃。以。至。惡。之。手。段。濟。之。從。此。革命。二。字。將。爲。萬。世。所。詬。病。非。革命。之。果。病。也。惟。革命。成。於。不。仁。者。之。手。斯。病。耳。我。軍。人。也。惟。知。擲。性。命。以。爭。一。勝。若。既。勝。之後。不。有。恩。意。以。拊。循。之。勝。亦。何。功。吾。人。須。知。人類。皆。一。體。當。其。戰。時。不。得。已。乃。暫。認。爲。仇。敵。耳。一。罷。戰。則。皆。昆。弟。矣。

薛。慕。丹。聽。至。此。蹙。額。言。曰。瞿。文。慎。旃。我。愛。汝。猶。子。不。得。不。警。告。汝。我。曹。處。此。時。代。仁。

慈。卽。叛。逆。罪。之。媒。介。也。汝。宜。慎。旃。

兩。人。一。問。一。答。詞。鋒。相。當。斯。時。若。有。人。竊。聽。其。旁。不。啻。聞。一。斧。一。劍。鏗。然。相。觸。於。自。由。之。空。氣。中。

第七章

佛。蘭。宣。既。以。訪。兒。故。毅。然。別。戴。麥。客。而。去。至。兒。之。究。在。何。地。訪。兒。之。道。宜。何。向。佛。蘭。宣。亦。殊。不。自。知。惟。奮。其。兩。足。之。力。日。夜。盲。進。飢。則。摸。索。囊。儲。之。熟。粟。熟。栗。盡。則。沿。途。乞。食。有。時。乞。亦。無。得。乃。嚙。野。蕨。以。自。救。若。倦。而。思。息。則。以。天。爲。幕。以。地。爲。床。酣。然。偃。臥。於。星。月。之。下。或。風。雨。之。中。

一。路。探。訪。而。來。不。知。經。幾。許。村。落。幾。許。鎮。市。所。到。之。處。或。憫。其。困。苦。而。矜。恤。者。有。之。或。惡。其。褻。褻。而。驅。逐。者。亦。有。之。顧。彼。乃。落。落。絕。不。以。人。之。愛。憎。繫。其。堅。定。之。懷。抱。脫。人。不。令。其。近。街。市。時。彼。則。逕。趨。深。林。

佛。蘭。宣。固。非。地。理。學。家。也。舍。其。所。居。之。西。西。官。莊。外。殆。一。無。所。知。彼。之。旅。行。又。無。預。

定之里程。有時沿道間之敷石。有時辨車行之轍迹。往往欲南望北。終日奔命於枉道中。初行尙以履繼。乃以赤足行。終竟以血足行。

斯時文臺全境騷亂。既無警吏。亦無官長。處處皆在戰火中。彼乃奔越而過。絕無聞絕。無見亦絕。不趨避。彼所常懸於心目中者。惟有愛兒之嬌影。掩映於前路之林光烟影間。

彼於途次遇行人。輒問曰。汝曹有人見三童子乎。行人舉目凝睇之。彼又曰。三童子乃兩男一女。行人不答。彼乃呼曰。若望阿蘭。饒善德。汝曹未遇之乎。俄又曰。長者四歲有半。幼女僅二十閱月耳。人掠之。往何處乎。行人不解。所謂輒掉頭不願而去。彼見人之不願也。則立而自槌其胸。

一日遇一鄉人。長者也。聞彼哀呼。乃諦聽之。且作沉思狀。既乃問曰。汝問三童子乎。曰。然。曰。三童中有兩男。曰。且有一女。曰。此即汝所訪求者耶。曰。然。曰。我聞一領主曾掠三童。今已攜之去矣。曰。攜之何往。曰。往都爾基。曰。然。則我往彼間。即能獲我兒。

乎曰。或然曰。都爾基何物乎。曰。乃一地名。曰村落乎。抑鎮市乎。曰。不知。我平生未嘗往也。曰。雖此遠乎。曰。匪近。曰。近何處。曰。近扶喜。曰。若往彼間。宜由何道。鄉人乃舉其手指西方。曰。汝第向日沒處行。當得達鄉人。西指之手未下。而佛蘭宣已奮步行。鄉人疾呼曰。汝宜慎之。彼間戰方劇也。佛蘭宣不答。轉胸間已入暮。靈蒼茫中不見踪跡矣。

第八章

都爾基至今日。已渺不可睹矣。然追溯四十年前。旅人之經扶善林者。行及林陁。將入巴利尼境時。猶見有動魄驚心之一物。巍然矗立雲表者。卽都爾基是也。

顧此都爾基。非生都爾基。乃死都爾基。非金湯鐵甕之都爾基。乃禿頂洞腹之都爾基。英雄偉之建築。頽廢百年。但存此殘址。亦猶人之臬傑者。雖形骸萎化。而毅魄恒足。嚇人於死後。

都爾基形圓而體立。蓋一羅馬式之巨塔也。塔之建立處。爲一陡絕之高岩。相傳爲

第三次十字軍時代之遺構。人之欲游是塔者。第攀登高岩。即望見塔之下部。露一缺口。經此缺口。乃達塔之內部。其內部廓然而空。黝然而深。豐基銳首。儼然覆置一巨大之石喇叭於地上。由顛至末。無榻層。無頂蓋。無幕板。無數石。尙礎傾。礮眼塞。藻稅雕石。咸破裂不存形模。惟餘一二巨梁。橫亘空中。賴此得驗塔中原有之層級。布滿梁上者。乃爲鳥糞蛛網而已。四圍堅壁。巉立基部。厚達十五呎。漸高漸薄。然至薄處。尙不下十二呎也。通體無不龜裂。有時或鑿巨穴。如拷棧。穴所在。即門所在。旋螺梯。乃隱於門後之複壁中。脫有遊人。於深夜入此塔中。則其耳所聞者。爲鴉。鳴。蝠。嘯。蛙。鼓。蚓。笛。足。所。踐。者。爲。鍼。棘。劍。石。蛇。涎。人。鬪。首。所。戴。者。乃。一。窈。黑。無。根。之。懸。井。張。其。不。緘。之。口。以。納。睽。睽。之。星。光。有。不。栗。膚。指。髮。耶。

其缺口處。乃一深坑。曾經地雷劇烈之轟發者。藥窖作僧帽形。其容積之強。與塔之礮樓相稱。約計之。至少能儲火藥百斤。其導火線蜿蜒作溝狀。達礮樓下之窖中。窖雷突發時。遂破此堅堡。成今日之缺口。而當日之圍兵。即賴此爲入塔之道。其情形

可目接也。此塔固著名之堡砦。受兵火之猛攻者屢矣。觀其礮樓及堡壁所存之彈傷。其形式至爲錯雜。自十四世紀之石彈。至十八世紀之鐵彈。靡不森然羅列如彈譜然。

缺口之內部。卽爲塔之下室。其徑對缺口之塔牆。上設一門。門啓而窟室現然。此窟室乃凹入岩腹。殆斲岩石成之。袤延繞塔基。直達下室之下。

此窟室實一地牢也。各堡砦皆有之。共分兩層。其第一層卽在塔牆之門內。室寬大而頂作穹形。與下室相並。人入此室。見壁面之上有並行之兩凹線。依穹蓋之勢。由彼壁直下此壁。深陷如軌道然。顧開鑿此軌道之成績。不由於車行之力。乃出於兩輪之旋轉。蓋封建時代有裂刑。此室卽實行裂刑之地也。人置兩巨輪於室中。而以罪人之四肢分繫兩輪。機括一動。使兩輪各爲劇轉。而罪人四裂矣。今日睹斯深刻之壁痕。猶能想見當時運轉之力至偉大也。

是室之下層。乃別爲一室。方爲真地牢。無門闔。僅有一穴。開於上室之敷石間。凡罪

人之宜入此室者。往往裸其體。由此穴縋下之。若不欲遽奪其生命。則每日以糗糲投之。

此穴爲風所自入。而地牢下層。凹入於塔下室之下者。又常爲水所滌。有時寒風凝水。地牢乃立成水井。下層牢囚。被殺於此風者至夥。而上層牢囚。則每賴此風以通其呼吸。顧上層牢囚。若摸索暗中。偶一失足。即由此穴墜入下層。永永不得復出。故凡入地牢者。若猶有戀生之心。則此穴爲其陷阱。而自厭世者觀之。乃不啻趨死之捷徑矣。

塔之內部。當日所可蹤跡者。僅此耳。至塔之外。則缺口之上。有洞開之巨穴。較他砲眼獨長而闊。雖樞腐鍵落。而隱約間猶留門之輪廓。徑對此門。橫跨於大壑之上者。則有一三環拱之大橋。四十年前。環已如缺。而拱則成浮標。分裂不相連屬矣。然其分裂處。猶時時發見。巉立之殘礎。半焦之斷柱。以此可推見橋上固有屋宇。經兵燹後。焚毀略盡。僅存此建築之枯骨。植立於死塔之旁。

法蘭西語稱塔爲都爾。都爾基者。即都爾瞿文之省音。譯言瞿文塔也。此塔在四十年前。乃一古迹。而今日則爲模糊之遠影矣。若當九十二年之頃。則固巍然一堅固之堡砦。爲扶善林西口獨之保障也。

狄南扶善間。其地質多片剝石。往往有壁立奇峯。突起於棘林叢灌中者。都爾基所建立處。即此類突起峯之一。高據峯顛。勢至峻險。峯麓乃橫一巨壑。春顛水溢。汪洋如大河。至夏則涸。

瞿文家之初建是塔。視爲不可破之堡砦。未嘗設橋也。其渡壑恒用徒杠。不用時。一斧之力足斷之。累世不敢變更。以自撤其防盾。迨其後。由于爵洵升侯爵。門閥漸隆。奢情之風亦漸中之。以徒杠爲樸陋不便。乃建一三環拱之大橋。跨壑而過。直達平原。

塔之對面。本有一高丘。下接平原。而與塔相逼處。中間僅隔一壑耳。橋乃橫貫而過。適爲高丘與堡砦之連畫。橋墩至高。墩上建有峨特式之屋。較塔屋尤爲宏麗。儼然

具宮觀之雛形。複道綿亘。達一傑閣。卽近塔處也。閣分三層。下層爲衛舍。儲戈矛。中乃書樓。藏圖籍。最上層則倉屋。積芻糧。皆琉璃爲窗。文杏爲柱。雕琢牆壁。窮極研巧。都爾基一獍。惡之建築也。而是橋乃雅麗絕倫。以現象言之。直不啻以天上安琪兒與魔鬼把臂而行。一嘖一笑。亦作噴雷激電觀矣。顧以軍人之目光視之。此橋之設實大爲堡砦之弱點。蓋堡砦一面臨大壑。一面倚森林。固天險也。今跨壑建橋。則壑險已失。敵人脫以一軍。由平原進窺。則高丘與橋皆可不戰而陷矣。况橋上書樓倉屋。所儲藏之圖籍芻糧。皆爲引火之品物。敵人第利用火攻堡砦。卽無可守之理。依此缺點而論。都爾基直一廢堡。非用武地矣。然何以勃蘭峒戰史中。猶卓卓以堅壑稱。則以建築此橋者。固早計及之。曾設有兩種之補救法也。一備火攻。乃造一極巨之救命梯。其長等於閣之高。急則縋而下之。亦等於閣之廣。無事時則收而藏之。一備襲擊。乃造一低而且厚之鐵門。以隔橋塔。門堡爲穹窿形。鑿門之鎖。則用一秘鑰。其啓閉法。獨主人知之。他人雖得鑰。無益也。第令此門一閉。卽以萬鈞之砲。彈轟

擊之亦不能損其豪末。

然入塔之要道。必先由橋。由橋而門。由門而塔。無第二之入口。此門不破。塔亦終不可破矣。

橋閣之第二層。其橋墩獨高。與塔之二層相聯屬。鐵門卽安置其間。越此鐵門。達橋則爲書樓。入塔則爲中心柱之穹室。此穹室卽碉樓之二層也。室形如塔之圓。繞壁關砲眼。通天光。壁裸無塗。堊。疊石齒齒可數。顛甚整飭。人若欲於下層攀登是室。則有一螺旋梯。隱於厚壁中。此梯各層皆具。梯道旁隘而上。低。非側身俯首。不能過也。脫在圍攻危急時。第令一人持鎗立道口。雖百勇夫亦趨趨不敢進矣。

穹室之下。有同式之室二。一卽第一層。一卽下室也。穹室之上有小頂屋。由頂屋直達塔頂。頂口以石板封之。可以登眺。狀似平臺然。

塔壁厚十五尺。我前已述之矣。鐵門之穹蓋。一半卽鑿此壁爲之。其一半乃嵌入橋墩。鐵門則設於穹蓋之中央。門閉時。乃劃分穹蓋爲二。塔與橋各占六七尺。開則混

而爲一絕類天然之洞府焉。其穹蓋之嵌入橋墩處。牆上乃闢一矮門。以螺形階下達書樓。下衛室之廊。次其橋上之複道。亦非直接高丘。近高丘處。乃立一峭壁。隔之橋亦嶄然中絕。別於峭壁之下。置一方形之戶。建旋轉橋於戶外。以接高丘。其戶內則通衛室之長廊。假令攻堡者欲至鐵門。必先破峭壁。復突過螺形階。之矮門始能登。密邇鐵門之書樓。其險阻爲何如。

書樓爲長方形。與穹蓋爲連體。舍鐵門外。別無室門。室之上下。悉蒙以文木。四壁皆置玻璃之書櫃。雕鏤配置。精雅絕倫。於此足顯十七世紀時班倭之巧。室中有文窗六扇。洞開時。下瞰高丘。歷歷在目。而室中之秘。在高丘上。亦能窺之。各窗皆獨立。不相銜接。其距離之空壁間。各立一文石之半身像。像數與窗數等。書櫃中牙籤玉軸。無美弗備。而尤著名者。則爲一四摺八頁裝之古書。書中羅列各種之雕像。其標題乃用極巨之金色字。文曰聖巴德雷密。Saint Barthelemy。此書爲當時惟一之孤本。古董中之赤刀大球也。觀其獨據櫃之一榻。古色爛然。大有睥睨羣書之概。

至書樓上層之倉屋。室形與書樓同。構制極單簡。實爲一樓頂屋也。中儲芻秣及糧食。幾無尺寸隙地。頂設天窗六。賴此以通光線。門上則刻一聖像。上列羅甸文之古詩。文曰 *Barnabus Sanctus falcem jubet ire per herbam*

我今隳括言之。都爾基乃一六級之巨塔。級有欄樓。樓之周陔。皆鑿砲眼如蜂窠。前瞰高丘。後倚森林。塔與高丘間。則建有三環拱之大橋。橋上有屋。宏麗如宮觀。橋之出口。獨有一旋轉橋。而塔之進口。則惟鐵門耳。橋下乃一大壑。冬日爲湍。春日爲溝。至夏乃成石濠。凡此卽所稱都爾瞿文者也。卽瞿文家之爵邸。而外省之巴士的也。

第九章

人生。日。月。至。飄。忽。耳。而。恐。怖。之。日。月。則。較。恒。時。爲。尤。飄。忽。七。月。逝。矣。八。月。卽。繼。至。斯。時。法。蘭。西。革。命。之。舞。臺。上。忽。演。一。悲。慘。之。劇。蓋。女。傑。哥。德。已。剗。刃。於。馬。拉。之。腹。而。以。繪。領。噬。就。斷。頭。機。也。至。文。台。之。形。勢。王。黨。敗。耗。四。傳。恩。衰。尼。一。戰。死。者。乃。八。千。人。棄。南。德。走。沙。密。喪。丁。壯。於。杜。窪。焚。輜。重。於。鷲。雷。大。隊。竄。散。略。盡。惟。各。狙。伏。深。林。危。谷。中。

東起西滅爲不規則之野戰以遙應冷達男而海上英國之軍艦亦時時遊弋於奇南寒瑞寨間待冷達男凱勝之消息以踐登陸之計畫第令一日登陸則王黨百敗之損失將以一勝恢復之然此一勝之希望乃終爲瞿文所阻馴至八月之杪而都爾基遂被圍矣

一夕晚霞初落繁星漸吐天固無風林間柯葉皆寂然作偃息態平原草色則一碧無際於此至恬靜之初夜中忽聞一喇叭聲飛墜於塔上而同時塔下乃亦有一喇叭聲應之

斯時凝睇黑影中塔上有一人武裝植立而繞塔之四陲乃有蠕蠕浮動之人羣此人羣非他蓋露營也萬竈初炊火光熒熒然散布於林間草際大似綴繁星於地面與天蓋爭其絢爛吾人賴此星光得辨悉露營所占之地域至廣漠而軍容亦至盛塔之一方自森林高岩橋之一方自平原至大壑皆爲圍兵所密布如張巨網然而巍然之古堡已隱此巨網之方罅中矣未幾塔上忽奏第二次之喇叭塔上之聲甫

止塔下之喇叭。又應之如前。

此蓋當時兩軍會晤之暗號。殆如海軍之旂語然。第一聲先表明暫時休戰之意。其第二聲則發問也。若曰我將語汝。汝願聞之乎。敵軍不答。則爲拒絕。脫願承諾。則必應聲。

時則塔下已應聲矣。忽聞塔上一人。向下拈言曰。汝曹聽之。我乃高伯倫。性嗜殺。似惡神黎麥尼。故人又以黎麥尼呼我。汝曹殺我父。戕我母。肢裂我。十八齡之弱妹。汝曹已飽飲我一家之血矣。我則欲吸汝全羣之血。以耐先靈。汝曹視之。我今在此。在我側者。乃勃蘭峒。王冷達。男侯爵。殿下我之主人也。我今奉主命。警告汝。汝母謂破此塔便足。竟乃功也。當侯爵入塔之前。已分遣驍將六人。各率精銳。散伏四方。待時而動。勃蘭斯脫及哀南爲一路。以竇連當之刺佛爾與羅哀爲一路。以德蘭東當之。霍梅林則有若苟。康田宮則有高連。以克龍付之裴旋。以扶善委諸蒲丹。勿論。汝未必遽破此塔。卽破矣。冷達男殿下死。國王與天主之文臺終不死也。

語至此聲浪稍抑。旋又言曰：汝等今乃徵集州郡之兵四千五百人，以全力圍塔。兵力不爲不厚矣。而我曹之守塔者，自吾主冷達男殿下外，有若狄爾慕院長，有若那蘇爲斐德營之甲必丹，有若尙丹展爲黑牛營之甲必丹，有若米山德爲富密營之甲必丹，其餘隨行敢死之士，并我計之僅十九人耳。然汝有雄師，我有人心，汝有巨砲，我有堅堡，我何懼乎？汝雖以地雷轟塔，基下壁已成缺口，汝將由此進攻矣。顧於未攻之先，我曹猶欲託慈主之靈，以和平之語餉汝。汝知我曹手中有三俘虜乎？此三俘虜皆童子，爲汝軍中赤幘隊撫育之孤兒。常日所誓欲奪回者，今我與汝約脫能立解重圍，許以自由，則我曹即獻出三童子以答嘉貺。若其否也，我主不敏，亦有以處之矣。汝曹思之欲攻此塔，著手處僅有兩道，不由森林一面之缺口，卽由高丘一面之大橋。汝不見橋上三層之傑閣乎？我今於閣之下層，已置石油六大桶，乾蕨百束。上層則有芻秣，中層則爲圖籍。塔與橋交通之鐵門，則嚴鑰之，鑰鑰貯諸吾主殿下之衣囊。我乃於鐵門下鑿一穴，以過導火繩。繩之一端垂於石油桶中，其

一端則我手執之。我雖身處塔中。然無論何時。苟一星之火。脫我掌中。橋閣乃立成。灰燼矣。汝今不允我約。我卽置此一童子於閣之中層。在石油之上。芻秣之下。鐵門之中。汝若攻橋。則汝自焚之。攻缺口。則我焚之。兩面並攻。則我與汝共焚之。總之。不攻則已。攻則三童子無倖。全理汝。今速答我。允乎。否乎。允則我曹自由。不允則童子死。兩言決耳。速言！速言！

於是塔上寂然不復語。旋聞塔下發一嚴猛之聲。曰。吾曹決不允汝。繼又聞一人發言聲浪較前。人爲溫和。曰。我允汝二十四句鐘。不攻以待汝降。旣而曰。至明日此時。若猶不降。則必攻汝。一人羸言曰。攻汝決不爲姑息也。

此人語音甫止。塔上之砲眼中忽現一獍猛之面。望而知爲冷達。男方斜出半身。注目塔下黑影中。高呼曰。吁。牧師。我謂何人不意。乃汝也。此人獍笑答曰。叛徒。汝猶識我乎。

第十章

塔下發言之兩人。嚴猛者爲薛慕丹。溫雅者爲瞿文。冷達男侯爵辨之。固不誤也。薛慕丹之入文台。僅數星期耳。顧自彼之至。共和軍之殘暴。乃百倍於前。於是無遠無近。咸震其威名。比之馬拉之在巴黎。卽彼與冷達男侯爵所據之黨。雖如南北極之相對。而一權之以人類平情之大衡。其憤恨之重量。當居同等。所以栢里安方於克倫維。懸賞購冷達男之首。而同時沙婁德。乃於腦門豆亦懸賞購薛慕丹之首也。迨瞿文既逐冷達男於扶善。薛慕丹恐兵力單薄。不足操勝算。乃爲徵調各處民兵。及戍兵。共得四千五百人。儼然成一軍矣。薛慕丹卽欲尊異瞿文爲將軍。瞿文堅辭曰。冷達男未獲。我乃何功。無功受榮名。不祥。師且遲之。遂率四千五百人。及巨砲十二尊。迫冷達男於都爾基圍之。以六砲埋林中向塔。以六砲置高丘向橋。復掘地道。以地雷轟塔基。使成巨大之缺口。

以形勢而論。圍者有衆四千五百人。而守者僅十九人。衆寡之數懸殊。雖金城湯池。無益也。冷達男知之。顧冷達男又知瞿文仁慈人也。三童子敵人之重質也。乃利用

爲濟變之策以牽制之冀得稍緩其勢果焉瞿文乃許以二十四句鐘之休戰雖然二十四句鐘爲時暫耳過此以往都爾基將在猛烈之戰火中矣

都爾基此時之命運乃至奇特一瞿文攻之一瞿文守之（冷達男亦瞿文氏故云）顧愛護都爾基而願保存之者守者反不知攻者之甚何也蓋以冷達男宿衛非色野王宮歷有年矣此雖祖構平生未嘗一日居之不過窮無所歸藉爲藏身之窟耳毀滅之亦何所惜而瞿文則不然

都爾基之弱點在橋欲攻都爾基必先攻橋瞿文固習知之願以橋閣之書樓中多藏先德之遺物假令攻之必先火之火之則書樓不能獨免是瞿文不啻自焚其遺物也亦不啻自攻其先德忍乎不忍且都爾基固瞿文家之邸第也瞿文生於斯長於斯其幼時之搖床或尚廢置於書樓之牆隅即此峨峨堅壁亦曾屏衛其再弱之生涯以有今日奈何不食報而反施攻乎以是種種槓觸瞿文對於橋之一方縱明知爲戰略所必爭亦不能無所瞻顧僅於其間嚴列礮隊以防敵人之竄逸而獨移

其攻擊之全力以注塔下。

薛慕丹殘刻人也。平生於破壞之事從未一爾。其蘊怒之眉而獨於橋閣則亦未免惻然心動。彼念身爲巴利尼小教正時曾於此閣授瞿文以讀。嬰媿在抱。婉嬾動人。嬌口嚶嚶拚讀字母。此景宛其在目。今瞿文成人矣。且成爲偉大之人矣。脫無此閣保衛其體魄。惡能發育其精神。因愛瞿文之心不能不推愛於此閣。彼見瞿文舍橋而攻塔。彼已默會之而默許之。

第十一章

定約後之夜間。兩軍汲汲各爲戰備。瞿文乃召其副將苟桑。謂之曰。軍中有長梯乎。苟桑曰。無之。曰。我曹宜備之。曰。用以攀登乎。曰。否。我將用以施救。苟桑微愕。旣乃恍然曰。我識將軍旨矣。將軍所需之梯。乃至高。曰。然。至少能及三層樓。今無之。奈何。曰。將軍初意。不攻橋而攻塔。故我曹用全力經營地雷。未嘗備梯。曰。然則此時立備之。尙能及也。曰。如是巨梯。恐非叱嗟可成。曰。以數短梯銜接成之。曰。鄉人已悉毀其梯。

如其毀運車與渡橋曰汝言確鄉人固欲廢我趨捷之共和軍使跬步不能移也曰彼毀車以滯我運糧毀橋以阻我渡河毀梯以絕我攀城鄉人誠狡惡曰然此梯我乃必需之

苟桑俯首半晌曰得之矣在扶善之旁有一村名約樊南村中有一木肆向此肆中覓之或可如命瞿文曰汝速往覓之母失時曰將軍何時需此乎曰明日此時曰我當立下一徵發令遣騎使馳往幸約樊南村中駐有我軍之騎隊在當能供給之明日日落前必至也曰甚善我夙獎汝能果不謬勉哉速爲之

苟桑受命乃離瞿文出歷十分鐘復來告瞿文曰騎使已馳赴約樊南矣

瞿文乃離苟桑獨登高丘周閱橋閣之兩側下臨大壑者知此閣之出口舍通旋轉橋之矮門外實無他門是門面壑岸人若欲由高丘至橋趾第緣此岸而下歷棘叢踐瀨石即得達屆緊急之時移大砲於此仰擊之則此三層之傑閣乃爲彈雨之旋渦雖飛鳶野馬萬無竄逸之餘地瞿文詳細巡視竟於是舍橋攻塔之計乃愈決與

薛慕丹議定。已與苟桑專攻塔下之口。而以高丘屬之薛慕丹。預約當塔破時。則列火繩於砲門。以向橋壑。俾敵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則一鼓擒之必矣。

第十二章

當塔外爲攻擊之預備時。塔中亦竭力經營防守之策。是時塔之下基。已爲地雷所洞。厚壁穿漏。成不規則之穹形門。直達塔之下室。此下室亦圓形而有中柱。廣不下四十尺。與塔之各層室。規制相似。第較廣耳。他室咸具炮眼。此室獨缺。且並氣穴天窗。亦缺之。日光空氣。終古未嘗一臨。名爲室。實一墳墓也。室隅有一門。即地牢之門。雖木製。堅乃逾鐵。又有一門。隱於厚壁中。乃螺旋梯之門。通上層室者也。此門各層皆有之。

今此室之壁上。已開缺口。敵人即能入之。入之則此室被據矣。此室被據。即爲全塔被據之張本。

然則塞其缺口乎。顧此室夙不利呼吸。凡入室者。往往悶斃而死。今開缺口。固導攻。

者以進路乃亦餉守者以生機塞之不便且何益我能塞之敵不能復開之乎

冷達男固勇於戰而巧於守之老將也彼知與其塞缺口無寧設防障其所設之防障爲凹角形角倚塔中心柱而伸兩翼於左右壁障面穴孔爲銃眼以備擊敵獨留缺口於防障之外室中及下層地牢亦節節置備門則以堅柵護之惟螺旋梯之門則不杜以便上下層之交通

侯爵年事雖高顧此時乃健碩不倦如少年運磚石舉棖杙皆躬親之以厲衆人且戒之曰諸君勉旃無餒昔沙爾十二被圍於奔丹以瑞士兵三百人抗土耳其之二萬人終不爲屈汝曹當效之不論汝曹中無思叛者即叛者達半我亦不惜鎗斃其叛之半而與不叛之半共守也以是人皆歛服之如神明焉

第十三章

方侯爵在塔中設備時黎麥尼乃至橋閣中三人隨之一曰祁那蘇其二人則畢耿白兄弟是也黎麥尼手提燈啓鐵門而入遍歷橋閣之三層先至頂層悉傾芻秣囊

撒布地上。次至下層。以火藥函加於石油桶上。移乾蕨使與桶逼處。然後安置通塔之導火繩於各桶中。而蜿蜒於蕨束之下。傾石油如瀦。浸潤之。布置竟。乃入中層書樓。置三搖床於樓中。搖床中臥三童子。即若望阿蘭。饒善德。佛蘭。宣所苦索。而共和軍所誓。欲奪回者也。移置時爲狀至輕和。三童方酣然恬睡。竟未之覺。搖床爲柳木所製。形如籃而矮。幾與地平。臥童醒時。可匍行而出。不需人之扶掖。各搖床之旁。黎麥尼則置湯碟。輔以木杓。是時樓窗上橫懸之救命梯。侯爵已先命黎麥尼收入樓中。臥於西墻下。三搖床安設處。乃在東墻。首尾相銜。適與救命梯遙遙相對。黎麥尼恐小兒呼吸弱。不堪夏日炎威之蒸迫。乃洞開六窗。以通空氣。

既又遣畢耿白兄弟二人。分往上下二層。盡闢其窗。橋閣三層皆有窗。而下層之窗。獨護以三重之鐵柵。雖洞啓時。人亦無由出入。閣西有一長春古藤。自下而上。蔓延閣屋之周。法遂繞窗。柵如魚之被鱗然。黎麥尼視爲無害。亦遂聽之。設置訖。黎麥尼遂偕三人。同出橋閣。隨手閉鐵門。且下鑿焉。由是橋塔頓隔絕。所賴以交通者。獨一

導火繩耳。是繩始于塔之圓室中。伏行鐵門下。穿穹蓋。下螺旋石階。入衛室之長廊。乃蜿蜒達厥束下之石油瀦中。人若於塔中。火其繩端。其火力可於一刻鐘內。傳至石油桶中。黎麥尼固已預測定之。既返塔中。見侯爵報告畢。遂獻鐵門之秘鑰。侯爵受而納諸衣囊中。

黎麥尼乃腰繫喇叭。登塔頂平臺。私探敵軍之舉動。是時曉日一輪。已湧現於地平綫上。曠曠四映萬象。昭蘇其在森林中。則有八列之軍隊。皆持刀負鎗。彈函在背。紀律森然。蓄勇以待。其在高丘上。則有巨炮六尊。炮兵一隊。彈車藥囊。陳列左右。其在堡砦中。則有十九亡命之王黨。亦各奮拳。揎袖或執土銃。或御手鎗。敢死之氣凜然。逼霄漢。斯時無論攻者守者。强者弱者。人人胸中皆雲涌潮上。囂然不靖。而獨有搖床中之三童子。則泰然酣臥於積薪之上。鼾聲咻咻。相舍和云。



法國革命外史 九十三年卷四

聶俄著 東亞病夫譯

第一章

旭日升矣。童子醒矣。夫童子乃人類之花。其睡也如花之合。其醒也如花之開。星眸乍展。恒若有冉冉溫磨。滲漏於醇白之靈魂中。令人挹之不盡。

其先醒者乃爲女童。即三童中之最幼。五月間猶哺乳。所稱爲饒善德者也。此時乃轉側搖床中。徐舉其小首。張兩目視已足。若甚驚其創獲者。口中則呀呀然。作學語聲。曉光縷縷。直射其足。搖床中乃姚冶。奮目其姚冶之由來。爲足乎。爲曉光乎。人亦莫能辨之。

其兩童則仍酣然熟睡。一任饒善德之呀語其旁。曹然無覺。若望最壯健。坦腹仰天而臥。張兩拳遮其目。望之有力士風。阿蘭則伸其兩脰出床外。爲狀至恬適。

三童衣皆濫褸。卽昔時赤幘隊所給予者。歷久乃失其衣形。成破片矣。兩童幾裸。惟

饒善德尙披一百衲之裙。蓋彼等自蘭朋莊離其母懷。度林越壑。間關至此。願復而將護之者。僅賴此獐惡之鄉兵。饑則食之。渴則飲之。而已。誰復爲之縫紉補苴耶。然被體之外飾。去之愈淨。而眞體之光明。乃愈彌滿。人不覺其魅醜。但覺爲嫵媚耳。饒善德之學語。嚶嚶如鳥鳴。願鳥鳴恒含樂趣。而人語則爲憂患之根。今日嬌嚶於搖床中者。明日或且絕音於墓窟。脫饒善德早知之。將立橋其舌。不爲此不祥之聲矣。然此時饒善德則胡知者。觀其面則微笑也。其口則微笑也。其兩靨則微笑也。卽此微笑之中。足知其無滓之嬰魂。固深信造物之慈愛。陽光以照我。長林茂草以育我。雕牆畫棟以護我。固安然於不識不知之天然中。無憂無懼。饒善德微笑時。阿兄若望。乃亦瞿然醒。若望已四齡矣。非如饒善德之荏弱。其下搖床。乃距躍而出。見湯碟立取之。踞地上。以木杓送諸口中。狂嚼不已。饒善德之呀呀。不足以驚醒阿蘭。而若望之杓碟相觸聲。乃立啓其倦眼。阿蘭弱若望一歲。驍健乃遠遜之。見湯碟憚於下床。僅伸臂取之。置膝上。以口就杓食之。

饒善德此時則絕不問兩兄之何所作。惟力張其兩目。仰視頭上之穹。蓋夫謂爲穹。蓋吾人意中。則然在童子目中。或且認爲蒼蒼之天。

未幾若望食既。乃以杓叩其碟。爲聲鏗然。岸然自喜曰。我已飽食矣。若望爲此言。乃使饒善德驚悟。立回其視。天之眼視兩兄。見若望已食。竟而嬉。阿蘭則食興方濃。於是微呼曰。波波（小兒親愛之呼聲）亦徐摸其牀。畔之湯碟。顧不知用杓。僅以手指亂握羹汁淋漓塗其面耳。幾漏斯時。阿蘭亦食畢矣。効其兄叩碟作聲。叩已。即隨若望後跳躍而去。

兩小兒方競走樓中。作食後之運動。忽聞樓下林中。飛來一喇叭聲。林中之喇叭甫止。而塔上之喇叭聲繼作。如是者兩次。林中卽有人高呼曰。叛徒聽之。脫於日沒前。汝曹猶不降者。我卽施攻。塔頂平臺上一人答曰。汝欲攻則攻。何喋喋爲。

是種語音。雖不能遠達童子之耳。而兩面喇叭聲。則固聞之。至晰。其第一聲。卽驚饒善德。立昂其首。第二聲。遂轉食聽之。且頻頻伸屈其小食。指若按拍。然口中則唧噥。

曰。妙。妙。西。克。蓋。其。意。欲。言。密。西。克。而。譌。其。音。〔密西克譯言音樂〕

若望阿蘭乃絕不留意於喇叭。願彼等別有留意之事。在則其時適有一地鱉。疾走於書櫃下也。阿蘭先見之。呼其兄曰。嘻。一蟲。若望奔就之。阿蘭曰。慎之。蟲將螫汝。若望曰。不加害於彼。不我螫也。言時地鱉已行至窗口。兩小兒乃倚窗而蹲。首相觸。致交其髮。屏息靜觀之。若惟恐其逸去者。

饒善德瞥見兩兄聚觀一物。厥狀至愉樂。乃發願亦欲往觀之。願自搖床至窗口。爲程。竄。遠。而。險。阻。縱。橫。地。上。者。類。多。欵。足。之。椅。巨。捆。之。紙。脫。釘。之。空。箱。在。饒。善。德。視。之。不。翅。羣。鳥。之。森。峙。海。中。第。饒。善。德。欲。往。之。志。至。堅。視。此。竟。若。無。睹。仍。冒。險。首。途。出。搖。床。其。第。一。步。也。繼。乃。越。暗。礁。繞。危。峽。推。去。障。路。之。破。椅。匍。行。兩。箱。間。遂。登。紙。捆。之。巔。其。登。也。以。力。攀。其。下。也。則。旋。轉。如。球。落。落。處。適。當。平。曠。一。望。無。際。饒。善。德。大。樂。一。時。四。肢。並。進。伏。地。如。貓。行。直。竄。至。窗。旁。不。意。近。窗。忽。又。遇。一。大。障。礙。物。即。橫。臥。牆。下。之。巨。梯。也。梯。至。長。室。內。不。足。容。其。端。攔。入。窗。口。遂。橫。隔。饒。善。德。與。其。兩。兄。如。突。出。之。海。

岬然饒善德至此駐足似沉思既忽得策立伸其小手堅握梯級然後試以足踐梯
匡初踐足力不均滑而蹉跌者再第一次方立定依梯之各級橫行而進竟達梯端
迨梯端現而若望阿蘭之面亦現矣饒善德乃轉過梯角處向二人輾然而笑
其時若望方一意考察地鱉忽若有得意頗自矜舉首言曰此乃一牝蟲也舉首時
不意適睹饒善德之笑於是若望亦笑阿蘭見若望笑亦隨之而笑
於此一笑中若望阿蘭皆前逆饒善德共扶掖之相與席地圍坐不暇顧地鱉矣而
地鱉亦於此時乘機而逸

地鱉既逸忽有一雙飛燕翩翩而來是燕之巢適營於樓檐下乍睹人影不敢遽歸
亦不忍遽去乃盤旋空中作呢喃聲此聲驚三童一時皆仰面而觀饒善德翹其食
指向飛燕曰古古！（西人小兒呼雞之聲）若望急正容訓之曰令孃誤矣此非
古古乃鳥也

三童方注視飛燕愛翫不置而耳畔又聞嗡嗡聲視之乃一游蜂於是立移其視燕

者。視。蜂。不。復。憶。燕。矣。

天下不可方物者。惟人之靈魂。顧蜂乃絕育之靈魂。能遍歷星界。由此星渡彼星。蜂則能周游花國。由此花達彼花。靈魂能發光明。而蜂則能釀甘蜜。故蜂者乃靈魂之現形也。

覩其嗡嗡而入。爲聲頗高。意若告人曰。我至矣！我至矣！我本爲花來。今乃見童子。童子亦花也。

時則三童之目隨蜂而動。初則見其徘徊屋隅。繼乃往來書櫃。終遂飛越櫃榻之玻璃。游歷既遍。乃翩然返歸。息墻角之蜂窠中。若望恍然曰。彼乃有家。今特言歸耳。阿蘭曰。是亦一蟲也。若望曰。不然。是名暮蠟（卽蠅也。譯法語之音）。饒善德卽學兒。語呼妙蠟不止（稱妙蠟者乃音譌）。阿蘭既不見暮蠟。顧不甘安居。乃俯索地上。忽得一修綆。綆之中有巨結。堅執其端。巨結乃旋轉如風車。阿蘭且執且玩。其轉勢詭爲奇觀。不忍釋。饒善德則獸行地板上。任意往來。遇一繡箔之安樂椅。繡箔經

蟲蝕皆成小孔。椅腹之毛絮穿孔而出。大類坼土之。李甲饒善德。乃徐以小指擴其孔。口採集各種之毛絮。列置地上。似博物學家之標本。

忽側耳。若有所聞。乃立止。其採集高舉一等。示兩兄。意若曰。汝等聽之。若望阿蘭皆回首視之。

不意即此回首之一刹那間。樓外忽萬聲洶湧。馬嘶聲。擊鼓聲。車行隆隆聲。刀鎗相觸聲。軍樂答和聲。皆挾天風浩浩聲。摺集而至。蓋林中已實行攻塔之預備矣。是何等可驚可怕之慘劇。而入童子之耳中。則以爲極天下之美聲。若望且聽且鼓其掌。歡呼曰。是乃慈主作之。以悅吾曹者也。

第二章

久之。樓外羣籟俱寂。回視小若。望則忽垂首。若有所思。全斂其憨笑。作悽戀狀。斯時小腦中。果何感觸耶。何所記憶耶。但見其合十向天。默禱櫻唇微動。頻呼阿嬈。阿蘭饒善德。亦同聲和之。大凡小兒之感動力。至速。然恒不能持久。其來也如電。其去也

如烟若望思母之心僅一瞬間耳旋即忘之蹀躞如前狀

阿蘭見若望憂亦憂見若望躍乃亦躍事事依阿兄爲模範饒善德雖弱小顧亦不甘落後遂亦竭其綿力盤躡而來於是三童搖頭頓足共作鸚鵡舞迴環往復於插架之下雕像之前饒善德見雕像時時回目視之若惟恐其猝然來攫者

若望躍至窗次方欣欣然翹首外矚忽疾回其首掩目而逃匿於窗洞牆角之後蓋其時樓下適有人凝視之其人卽藍軍之兵士乘休戰時潛登壑岸一探閣中情形不意爲若望瞥見遂懼而逃阿蘭見若望逃乃亦逃蹲其旁饒善德則藏身兩兄後皆屏息不敢少動有頃若望先探首向外忽睹其人仍在急以首面壁寂然無聲者久之饒善德年最幼凡年愈幼者胆愈壯成人所不敢爲之事不解事之嬰兒或毅然爲之饒善德蟄伏久乃不耐竟放胆獨出出時壑岸已闐無人矣於是二童亦躍然起仍往來戲嬉於書樓中

阿蘭舉動雖事事酷摹若望然彼亦有特性爲若望所不及者則善於發見新物也

若望與饒善德方追逐間忽見阿蘭手牽一四輪小車由屋隅狂馳而至車製絕小僅足載傀儡以狀卜之或卽瞿文童時之戲具棄置於積塵中者不知其幾何年阿蘭得之卽以適所發見之修硬斷而爲鞭擊空作策策聲意氣揚揚然殆逾於哥倫波之發見美洲

既會若望饒善德乃議分享其樂阿蘭自願爲御者若望駕車爲馬饒善德則坐於車內爲乘客顧御者初不解御術饒善德登車後御者癡立不動馬乃教之曰汝宜呼矣卽登口效御者聲曰吁！吁！阿蘭乃吁吁聲發而馬行矣行未一步車卽砰然覆於地饒善德亦仰而踏張口欲啼若望急慰之曰令孀過長成小車不能載矣饒善德曰我已長成耶言時頓斂哭爲笑

是樓窗下固有突出之屋欄面積至博飛塵積焉積久而厚雨又和之遂返塵爲土不知何時有一棘類之子種由鳥喙銜來遽遺土中於是萌芽遂長不數年間儼然成垂垂之小樹矣是棘本名狐桑八月中正其結實之期紫椹累累懸枝葉間中有

一。枝。乃。橫。斜。入。窗。押。若。特。爲。此。赤。足。之。小。公。子。來。獻。其。方。物。者。阿。蘭。既。發。見。修。綆。及。小。車。後。忽。見。此。桑。卽。趨。至。樹。側。摘。其。椹。狂。食。之。若。望。見。阿。蘭。食。之。甘。亦。垂。涎。奔。至。曰。我。飢。矣。饒。善。德。則。手。膝。並。驚。追。阿。兄。三。童。爭。攀。樹。枝。隨。摘。隨。食。一。時。椹。漿。葉。汁。塗。抹。頤。口。或。紫。或。綠。獐。惡。如。野。神。三。童。不。禁。相。顧。發。噱。

棘。固。有。刺。三。童。摘。椹。時。食。慾。盛。竟。未。覺。之。至。是。饒。善。德。乃。伸。其。流。血。之。指。示。兩。兄。曰。痛。！。痛。！。阿。蘭。亦。被。刺。視。其。刺。若。甚。懷。疑。者。曰。此。亦。一。蟲。也。若。望。笑。曰。是。刺。也。惡。云。蟲。阿。蘭。曰。我。痛。甚。然。則。刺。乃。較。惡。於。蟲。

若。望。以。阿。蘭。時。時。發。見。玩。具。心。頗。妬。之。恒。思。覓。得。一。物。自。徼。其。小。家。督。之。能。力。當。與。阿。蘭。論。棘。刺。時。目。光。已。屢。射。於。書。櫃。之。斜。榻。上。卽。聖。巴。德。雷。密。名。籍。皮。藏。處。也。

是。書。發。行。於。一。千。六。百。八。十。二。年。爲。著。名。印。刷。家。白。羅。所。刊。布。書。函。以。牛。筋。爲。之。紙。色。潔。白。如。玉。歷。久。不。淪。乃。阿。刺。伯。產。非。尋。常。荷。蘭。紙。也。金。色。柔。皮。爲。背。綴。而。面。頁。則。鈔。銀。其。書。之。內。容。則。搜。羅。各。種。畫。象。及。地。圖。極。富。雕。銅。木。刻。無。不。精。妙。卷。端。首。列。印。

刷人製紙人及發行人之保證書。首頁圖象之背面。則附印當時文學家之傑作。裝潢既壯麗。若是宜其招若望之注目矣。且書卷固展開。其展開處。適爲聖巴德雷密之聖像。懸其被剝之膚革於臂上。血肉淋漓。狀至悲壯。如耶蘇之十字架。然若望在下望之。饑目眈眈。幾出火矣。忽饒善德仰面歡呼曰。人！人！阿蘭亦矐顧若望。因饒善德一呼。乃奮然向書櫃來。

近書櫃處。適有一木椅。若望乃力引之。移置斜榻下。即聳身而登。壓小拳於書上。怒目睨聖像。橫裂之聖巴德雷密之聖體。一瞬間已大半入。若望之掌握。惟留一目一臂。猶孤撐於殘葉中耳。若望即以裂下之半體。下授饒善德。饒善德拱受之。且觀且躍。樂乃不支。阿蘭呼曰。與我！與我！若望曰。毋譁。我將與汝言時。即展第二頁。乃有批評家龐都尼像。亦即裂之以授阿蘭。其時饒善德方以所得之聖像。劈分爲二。既又由二而四。颯颯聲中。聖巴德雷密之聖體。前既嬰剝膚之痛於亞黑尼。不料數百年後。復受肢解之刑於勃蘭峒也。

饒善德既肢解聖巴德雷密伸其空掌。向若望曰：再！再有！若望於聖人及批評家後，又得無數聖巴德雷密之注釋者。其第一圖乃嘉芳狄像也。卽擲諸饒善德掌中。

賚與者人類之無上權也。據有此權者，恒矜而吝。若望則廓然慨然，惟求鑿阿蘭饒善德之愆而已。無與阿蘭饒善德咸頌阿兒處事至公，不知卽此至公之頌聲中，諸注釋家之被蹂躪者，遂無子遺矣。

此時若望兩手兔起鶻落，爲狀至倥傯。悉索卷中之圖像，盡裂之。授畢約丹都士丹羅培的諸像於饒善德。授史丹梯高納黎亞孟特諸像於阿蘭。印刷人製紙人之保證書，則阿蘭得之。諸文學家之傑作，則饒善德得之。畫像既罄，乃及地圖。若望亦一支配如王者之分茅裂土，封其諸昆。於是分阿蘭以雷刁，賓分饒善德以黎高尼聖巴德雷密名籍之精華。至是乃蕩然盡矣。

若望忽齧齒作齟齬狀，堅植其兩踝，奮如栗之拳，狂擊此四摺八葉之巨帙，脫出於

斜。橫。外。始。僅。震。盪。繼。乃。傾。跌。終。則。碎。然。直。下。落。地。坪。上。如。劈。空。之。巨。雷。阿。蘭。饒。善。德。睹。狀。皆。驚。絕。欲。暈。幸。下。墜。時。未。壓。其。身。否。則。靈。粉。矣。

若。望。既。推。倒。此。聖。籍。乃。立。下。木。椅。與。弟。妹。會。肩。與。攜。手。屏。息。距。墜。地。之。聖。籍。遙。立。觀。其。失。敗。狀。雖。驚。魂。未。定。而。爲。狀。至。愉。快。

有。頃。阿。蘭。見。聖。籍。寂。然。橫。臥。乃。試。前。以。足。蹴。之。不。動。饒。善。德。躡。之。亦。不。動。若。望。曰。汝。曹。試。覘。我。能。乃。奮。力。以。足。指。抵。之。聖。籍。立。踣。易。橫。臥。爲。平。臥。矣。於。是。若。望。躍。阿。蘭。舞。饒。善。德。嘻。嘻。而。笑。或。裂。其。挿。畫。或。破。其。襯。頁。或。拆。背。綴。或。拔。聯。釘。或。瓜。分。其。金。皮。或。豆。剖。其。銀。面。時。而。手。時。而。足。時。而。爪。時。而。齒。嬌。癡。之。三。孤。兒。忽。變。爲。獍。惡。之。三。凶。神。龔。殺。此。創。立。新。約。之。聖。人。於。無。備。（原文如是聖巴德雷密是否爲創立新約全書者待考）

此。乃。非。常。之。虐。殺。也。凡。歷。史。聖。經。學。問。之。原。泉。靈。秘。之。彙。鑰。上。古。下。今。之。宗。教。悉。於。此。數。分。鐘。間。摧。陷。而。廓。清。之。是。何。等。偉。大。之。改。革。而。尸。其。功。者。乃。在。無。知。無。識。之。三。

童。

時。則。至。尊。無。上。之。聖。經。已。成。一。堆。亂。紙。紛。散。於。地。上。若。望。驟。然。起。狂。鼓。其。掌。以。示。凱。旋。意。阿。蘭。和。之。饒。善。德。則。俯。拾。殘。頁。復。彎。割。之。爬。行。至。窗。次。攀。窗。樑。揚。簸。於。窗。外。若。望。阿。蘭。亦。踴。躍。助。之。隨。拾。隨。裂。隨。簸。揚。一。時。全。書。之。阿。刺。伯。紙。紛。紛。飛。舞。天。空。中。彌。望。如。雪。花。饒。善。德。呼。曰。蝶。！蝶。！張。其。小。腕。欲。撲。之。

一。場。慘。殺。收。場。日。已。亭。午。時。則。炎。威。方。盛。萬。物。朦。朧。咸。含。倦。態。饒。善。德。乃。先。錫。其。目。若。望。立。向。搖。床。中。曳。草。囊。至。窗。下。縱。橫。鋪。之。曰。吾。曹。宜。眠。矣。語。畢。卽。倒。地。坦。腹。臥。阿。蘭。以。首。枕。若。望。饒。善。德。則。枕。阿。蘭。三。童。皆。酣。然。入。黑。甜。中。

維。時。萬。木。無。聲。四。野。恬。靜。抑。若。造。化。慈。悲。特。歛。其。呼。吸。以。護。三。兒。之。好。夢。者。旣。而。晚。霞。遙。映。駸。駸。日。御。漸。稅。駕。於。崦。嵫。忽。電。光。一。道。飛。出。森。林。中。旋。聞。一。隆。隆。聲。搖。撼。山。谷。盖。炮。聲。也。此。聲。乃。驚。醒。饒。善。德。微。翹。其。首。蹙。口。效。其。音。曰。砰。！砲。聲。旣。過。羣。巖。復。寂。饒。善。德。乃。復。枕。阿。蘭。鼾。聲。呼。呼。又。作。矣。

第三章

方。三。童。安。睡。時。其。慈。母。乃。正。喘。汗。狂。走。於。曠。野。之。中。赤。日。之。下。行。人。遇。之。者。第。遙。矚。其。面。不。翅。掬。其。日。夜。之。慘。史。以。詔。人。蓋。彼。固。終。日。不。食。終。夜。無。眠。漂。泊。於。無。端。涯。之。旋。程。

是。日。之。前。夕。彼。乃。宿。於。野。中。之。破。屋。是。屋。有。四。繞。之。壁。洞。闢。之。門。且。有。豐。厚。之。編。茅。顧。此。編。茅。乃。不。蓋。天。而。席。地。彼。卽。臥。此。編。茅。上。仰。視。明。星。歷。歷。穿。屋。椽。而。下。假。寐。少。時。卽。遽。然。醒。醒。時。天。猶。未。曉。遂。乘。此。未。日。出。之。前。飄。然。復。行。

行。抵。一。邨。東。方。微。白。殘。夜。之。臙。臙。尙。在。然。邨。人。已。盡。起。或。半。啓。其。戶。或。探。首。窗。外。咸。作。張。皇。狀。蓋。其。時。方。有。隆。隆。之。輪。蹄。聲。自。遠。而。至。有。以。驚。擾。之。也。

邨。中。有。一。聖。堂。堂。前。爲。廣。場。此。時。廣。場。上。聚。無。數。邨。人。咸。仰。面。遙。望。見。前。面。高。岡。上。有。一。四。輪。運。車。徐。徐。下。向。邨。中。來。車。駕。聯。鑣。之。五。馬。載。一。巨。物。以。蓋。布。掩。之。爲。狀。至。醜。怪。十。騎。士。在。車。前。十。騎。士。在。車。後。護。之。而。行。騎。士。皆。冠。三。角。帽。肩。荷。銳。形。物。似。露。

刃。此。時。天。色。猶。沉。黑。不。能。辨。析。之。僅。見。黑。影。憧。憧。晃。漾。於。迷。離。曉。霧。中。

未。幾。車。已。入。村。竟。向。廣。場。悄。然。而。過。乃。辨。明。騎。士。爲。憲。兵。果。皆。荷。脫。鞞。之。刀。車。上。蓋。布。爲。黑。色。

方。運。車。及。騎。士。經。廣。場。時。佛。蘭。宣。亦。適。入。村。雜。立。村。人。中。即。聞。一。人。問。曰。此。中。何。物。耶。一。人。答。曰。是。乃。斷。頭。機。一。人。曰。從。何。處。來。一。人。曰。由。扶。善。來。曰。今。曷。往。曰。不。知。人。言。將。往。巴。利。尼。鄰。近。之。一。爵。邸。曰。往。巴。利。尼。乎。曰。勿。問。何。往。第。不。留。此。便。佳。

是。村。東。西。皆。高。岡。村。居。中。央。勢。獨。窪。下。如。盤。渦。運。車。初。由。東。來。經。一。刻。鐘。後。已。出。村。趨。西。岡。村。人。在。廣。場。望。之。但。見。轍。迹。碾。土。道。成。深。溝。馬。蹄。蹶。塵。轟。然。作。旋。風。冠。羽。飛。揚。刀。光。眩。耀。如。一。幘。悲。慘。之。幻。影。圖。高。懸。曉。空。中。路。轉。峯。迴。乃。倏。然。而。滅。

佛。蘭。宣。在。邨。中。遇。此。斷。頭。機。時。乃。正。饒。善。德。在。書。樓。中。醒。而。伊。啞。目。注。其。小。足。時。也。佛。蘭。宣。見。此。恐。怖。之。運。車。固。不。解。爲。何。物。願。亦。不。求。甚。解。運。車。出。村。彼。亦。出。村。適。與。同。道。蹀。躩。衛。兵。後。相。距。僅。十。數。武。有。時。舉。首。望。見。之。不。知。不。覺。中。遍。體。忽。生。寒。粟。佛。

蘭宣覺步此車後不甚安遂避道入扶善林披荆斬棘而前

行林中一時許忽見一鐘樓高聳出樹顛萬屋渠渠皆露其鴟脊蓋林中的一村落也其時佛蘭宣腹枵甚亟欲得食乃向村疾趨趨至一處正市廳所在也

是村已爲共和軍所據已於其地設軍事郵便矣方佛蘭宣至時市廳門前階下有無數村民圍聚爲狀至騷動若有非常之事將發現者階上則植立一軍服之人肩帶腰鞞爛然日光中腰鞞上乃插一絲鞭足徵其自遠而來且將去歷各村者其手中則執一巨幅之告示其右立一鼓人其左有一人捧膠壺巨刷以待門上露台中則市長加三色之博帶於鄉服之上岸然獨立

立階上之軍人乃共和軍之傳宣官也斯時佛蘭宣已行近階次卽見傳宣官展其告示高聲朗誦曰

「法蘭西共和國」

鼓聲乃鏗然作階下人羣亦一時蠢蠢如波浪之搖盪或揚其憤或下其輻蓋當革

命時代地方人民之政見。往往於服裝辨之。帽爲王黨。幘則共和黨也。人聲寂。傳宣官乃復讀曰。

「保安委員會出使委員。今奉保安會之命令。實行國約議會之決案。」
讀至此。第二次之鼓聲。又作。既又讀曰。

「凡負固不降之叛徒。悉置之法律之外。如有隱庇或故縱此項叛徒者。無論何人。一律處死刑。」

人群中一鄉人私問其鄰曰。何謂死刑。其鄰搖首曰。我何知。傳宣官乃揚其告示於空中。又讀曰。

「依二月三十號公布法之第十七條。對於叛徒之處置。授全權於出使委員。本委員今將已置法律外之人名及外號。表示於衆。」

是時衆人皆翹足側耳。候其發聲。

「一冷遶男。」

鄉人低語曰：此即殿下。吾曹之領主也。一時領主領主之聲沸騰於衆口。

「二黎麥尼」

「三大福倫哥」

一人曰：此乃牧師。一人曰：然即狄爾慕院長。先生之外號。一冠憤者曰：彼曾爲沙培爾林之教正。乃獍惡之叛徒。

「四格朗軒」

一人曰：此即號爲王心者。一目人也。

「五六畢耿白兄弟二人」

「七刁二」

八米蘭德

一少年曰：勃蘭。飛艇之專家。又一少年曰：然羅瑞。弗林豪酋也。

「九斐狄南」

「十那那燕。」

「十一願蓮。」

「十二羅宣高。」

「十三米山德。」

「十四福羅德。」

「十五才齊。」

「十六尙丹辰。」

「十七蒲丹。」

「十八麻士基登。」

一者者曰是賊者也其伴和之曰知之沙達蘭林之慘殺即彼爲之。

一十九狄蒲奇。以上表示之人名皆叛徒也。如有人擒獲而確証其非誤者可立釋之。有人隱庇或故縱者一經發覺立即捕交軍法裁判所處死刑無赦。」

「署押 保安委員會出使委員薛慕丹。」

傳宣官讀至此聲稍止。衆中一鄉人曰：「此亦一牧師也。」一人曰：「彼乃巴利尼之小教正。」一市民曰：「狄慕爾與薛慕丹皆牧師。」乃一爲白，一爲藍。又一市民曰：「其實皆黑暗耳。」

是時立露台上。市長乃高揚其三角帽呼共利萬歲者。再第三次之鼓聲。又隆隆起矣。傳宣官搖手曰：「止！告示未畢也。」汝等聽之。此爲告示之末行。乃北海岸遠征軍總司令瞿文之揭示也。於是衆皆肅然無聲。傳宣官復讀曰：

「今已實行以上之命令。所表示之十九人已被圍於都爾基矣。此時若猶有人援助之者。處死罪不貸。」

傳宣官都爾基三字方脫口。羣中忽有一人呼曰：「嘻！都爾基乎？是聲乃婦人之聲。亦卽慈母之聲也。」

佛蘭宣混入人叢中。本無人留意及之。及聞都爾基名。忽仰面驚呼。衆乃環視之。見

其衣服襤褸容止僨亂異常人相與竊竊私語曰是或一女叛徒也是時羣中有一鄉婦手携一筐筐中滿盛餽餼趨近佛蘭宣微語之曰汝勿聲聲且捕汝佛蘭宣聞語愕視鄉婦迷惑更甚陰念吾乃僅言都爾基耳寧都爾基非吾所應問者耶一發問而人乃驚異若此

方佛蘭宣回皇間鼓手正狂搥其煞尾之聲執膠壺者高揭告示於牆市長則返市廳傳宣官亦策騎馳赴他村塔下之村民皆紛紛轟散

此時惟留一小羣立告示下相與軒髻抵掌評論告示上所表示之人物佛蘭宣徐行向此羣聞一鄉人言曰告示上僅十九人耳文台之黨魁漏網者至夥如寶爾朋藍士渠彭商輩皆無名一市民曰顧恩先生赫林之王也亦未及之一人曰既無時陶福亦無沙婁德一人曰勞宣若郝狄奴亦在表示之外裴蘭德蒲誅微無論矣一白髮之老人曰愚哉汝曹第獲冷達男不啻全黨皆獲奚必覲舉如點鬼簿一少年曰顧冷達男今猶未獲也老人會曰冷達男者文台之靈魂也冷達男死文台乃亦

死。市。民。曰。冷。達。男。果。何。等。人。物。耶。一。人。曰。即。吾。曹。之。領。主。曾。鎗。斃。吾。曹。之。婦。人。者。佛。蘭。宣。聽。至。此。率。爾。厲。言。曰。此。言。良。確。彼。鎗。斃。之。婦。人。即。我。是。也。

佛。蘭。宣。爲。此。語。乃。至。奇。特。明。明。爲。生。人。乃。自。認。爲。死。者。衆。皆。驚。顧。疑。爲。女。諜。怒。目。如。城。環。繞。之。適。持。餽。之。鄉。婦。復。來。語。之。曰。速。去。此。毋。喋。喋。取。禍。佛。蘭。宣。曰。我。不。爲。惡。乃。覓。吾。兒。也。鄉。婦。爲。溫。顏。向。衆。人。曰。請。諸。君。毋。疑。此。無。罪。之。貧。婦。且。言。且。取。筐。中。之。餽。飪。授。佛。蘭。宣。

佛。蘭。宣。入。村。時。已。饑。甚。得。餽。飪。乃。狂。嚼。之。竟。不。暇。稱。謝。衆。人。乃。領。首。曰。是。婦。得。食。如。餓。狼。女。諜。當。不。若。是。

未。幾。告。示。下。之。衆。人。漸。散。佛。蘭。宣。亦。食。畢。舉。手。語。鄉。婦。曰。謝。汝。我。已。飽。食。矣。今。其。語。我。以。都。爾。基。乎。鄉。婦。曰。汝。苦。詢。都。爾。基。何。爲。曰。我。宜。赴。彼。汝。必。指。我。以。道。曰。是。不。能。我。導。汝。乃。殺。汝。也。汝。寧。狂。乎。我。觀。汝。狀。至。憊。盍。至。我。家。少。憩。爲。佳。佛。蘭。宣。搖。手。曰。我。不。求。憩。也。鄉。婦。微。語。曰。彼。兩。足。已。搖。蕩。如。鐘。錘。猶。不。求。憩。可。憐。哉。貧。婦。

佛蘭宣復哀呼曰。我非瘋人。亦非女賊。我有三兒兩男一女。爲人所掠。我已殺矣。戴麥客乃救之。并癒我傷。我由樹穴中來。將往都爾基。覓我兒。觀夫人。仁人也。宜推天主之慈悲。以助我。請速示我。都爾基之去路。鄉婦佛然曰。我何知！我何知！我何知！我知者。我何汝。斬願都爾基。非善地。人無往者。佛蘭宣曰。第我乃必往。言時已奮步行矣。鄉婦目送之曰。哀哉。此婦赴此長途。乃不裹一宿糧。追而及之。強納一巨罇。餵於佛蘭宣手中。曰。是足爲汝晚餐矣。

佛蘭宣坦然受之。不答。亦不返顧。向前猛進。不已。行出村矣。忽遇三小兒。跣足。衣敝衣。跳躍而過。佛蘭宣愕然駐足。凝睇曰。此乃兩女一男也。

三小兒見佛蘭宣手中之罇。餵目睽睽。作祈慕狀。佛蘭宣立以罇餵與之。三兒皆驚竄。佛蘭宣亦遂冉冉入深林而沒。

第四章

是日日出後。佛蘭宣行至一處。乃約樊南與巴利尼間之要道也。地名雷姑市。山道

凹陷如阱。險峻而繚曲。名爲道實。乃壑也。左右岸叢棘橫生。至便埋伏。佛蘭宣入此道中。日甫亭午。忽見有無數野服之人。出沒密箐中。或荷鎗。或持斧。持斧者則蹲伏於林中之薪場。荷鎗者則羣聚道旁叢棘中。手按搬機。槍尖乃齊向道上。若有所待。卽聞一人低語曰。彼等果來此乎。一人曰。必來。必來。曰。豈已過此耶。曰。否。在前途。曰。若來此。吾曹不能令其復出。曰。焚之乃快。曰。吾曹三村之人。悉萃於此。夫亦何懼。曰。縱彼等有衛兵。曰。吾曹當盡殲之。第恐不由此道來耳。曰。彼等從扶善來。至巴利尼。決不能越此。靜待之。毋多言。多言多漏。

於是衆皆屏息狙伏。俄聞輪聲隆隆。蹄聲得得。衆於林隙窺之。見一長形之大運車。由凹路來。馬隊前後擁護之。車上載一物。爲狀甚長。衆中一人似首領者。先呼曰。至矣。至矣。一人曰。然。與馬隊偕至。曰。馬隊若干。曰。十二騎。曰。我聞彼等以二十騎來。今乃爲十二。曰。不問其爲十二。爲二十。盡殺之。

衆方問會間。運車與馬隊。已繞出路角。迤邐過伏兵前。首領猝然高呼曰。國王萬歲。

則聞霹靂一聲。千百之槍聲。迸出於交柯密葉中。一時硝烟迷漫。道上昏黑。莫辨人影。殆烟散而馬隊亦散矣。七人中。彈墜馬死。五人乃竄逸。不知所往。衆鄉人共視運車。見駕車之兩馬已倒斃。御者亦顛首領訝。然曰。誤矣。是非斷頭機。乃一長梯也。既而曰。彼等運一梯。至以馬隊衛之。是必往巴利尼。用以攀登都爾基塔者。吾曹於無意中獲之。此行爲不虛矣。衆鄉人齊呼曰。速焚燬之。乃共舉火。焚梯。火光熊熊。然徧燭林中。佛蘭宣乃驚而遁。

佛蘭宣既離此焚梯之鄉人。仍擇樹林深處。踟蹰而趨。雖前路茫茫。無人指引。而彼乃恃靈魂爲導師。盲進無餒。自凌晨至晡時。不知跋涉幾何里。未嘗遇一邨。睹一屋。或抄小徑。或涉淺溪。不懼亦不倦。迨日影西斜。四山沉黑。草長與人。不辨行徑。佛蘭宣方俛俛無所之。忽見一道白光。閃閃耀林外。乃趨就之。則一小澗也。泉流石上。作戛玉聲。佛蘭宣方渴甚。乃跪澗側。掬飲之。且飲且祈禱。祈禱已復舉首辨方向。小澗之對面。有一高邱。短棘蒙茸。覆被其上。坂路縈紆。極目天際。森林似巨海。而此

高。邱。乃。爲。大。漠。巨。海。中。或。遇。帆。影。大。漠。則。并。絕。飛。鳥。之。蹤。佛。蘭。宣。瞪。目。四。顧。兩。膝。膠。附。石。上。煙。不。能。起。恐。極。而。呼。曰。此。間。有。一。人。乎。

佛。蘭。宣。於。荒。漠。中。發。此。奇。問。固。不。期。有。答。者。乃。忽。聞。一。訃。磕。之。巨。聲。迸。發。於。地。平。線。上。蓋。砲。聲。也。此。砲。乃。竟。奮。佛。蘭。宣。意。若。曰。人。乎。？ 固。有。之。

佛。蘭。宣。既。聞。砲。聲。知。砲。所。在。即。人。所。在。乃。勉。力。起。涉。澗。而。過。攀。登。高。邱。向。砲。聲。來。處。行。漸。行。漸。高。忽。見。一。巨。塔。矗。立。夕。陽。中。晚。霞。迴。映。作。深。紫。色。目。計。之。相。距。約。里。許。砲。聲。出。發。地。或。卽。在。此。佛。蘭。宣。乃。以。塔。爲。指。南。直。前。奔。赴。之。

第五章

二十四。鐘。休。戰。之。期。行。滿。約。矣。劇。烈。之。戰。爭。行。開。幕。矣。斯。時。薛。慕。丹。意。中。視。冷。達。男。直。如。網。鱗。發。羽。無。幸。脫。理。所。當。預。計。者。惟。擒。獲。後。處。置。之。法。耳。槍。斃。乎。斬。首。乎。薛。慕。丹。固。決。用。斬。首。也。顧。斬。之。他。處。不。如。斬。之。於。其。封。地。不。如。斬。之。於。其。封。地。之。爵。邸。中。尤。爲。快。心。而。滿。志。

斬冷達男。卽斬文台。斬文台乃所以救法蘭西。薛慕丹固毅然自信。無所顧惜。以是特遣人至扶善。運一斷頭機來。卽佛蘭宣遇之途中者是也。

第一之砲聲發於藍軍中。卽宣告期滿之砲聲也。此砲旣警醒饒善德於搖牀中。亦卽號召佛蘭宣導之登高邱。顧砲力至猛。一擊卽中第一層礮樓之砲眼。鐵柵立碎。是時守塔者方共聚下室中。汲汲繕防具。不暇復顧鐵柵之破損。論其形勢之危迫。不特以十九人抗四千五百人。在勢莫禦。且軍火缺乏。雖長鎗短銃。森立架上。而檢閱子彈。每人射擊達三十次。卽告罄矣。故彼等唯一之計劃。惟有引敵入塔之內部。狹路相逢。短兵互接。或能相持於萬一耳。

塔之下室。卽缺口處也。冷達男所設之防障。適對此缺口。防障後置一長桌。桌上排列各種短銃及刀斧七首等。通地牢之門則鍵之下室之上。爲第一層礮樓。設置一如下室。更上乃第二層。卽鐵門所在也。此室稱鐵門室。或稱鏡室。以四壁皆嵌小鏡。如繁星。故用以爲名。室中固有砲眼。以通日光。更樹一炬於鐵架上。黎麥尼已炷以

巨火。卽以可恐之導。火繩繞炬之四周。

下室之一隅。更列一几。雜置麪包粉餌。果盤酒罇。以便劇鬪時。任意取食。塔中防務。至是已粗備矣。黎麥尼乃登塔頂露台。窺探敵軍之舉動。其時敵軍已漸逼塔下矣。冷達勇命衆嚴陣。勿先發鎗。待其入而擊之。曰。敵衆我寡。外禦無益也。宜內殲之一。入內卽平等矣。言時且笑且嘲曰。此之謂眞平等。眞博愛。

黎麥尼在塔頂。忽發警號。於是下室中人。紛紛登防障。或立螺旋梯下。皆一手執銃。一手持念珠。寂然無聲。以待敵人之來。

第六章

瞿文軍中。旣發砲。宣告約滿。乃下最後之號令。令薛慕丹歸高丘守地。苟桑巡哨林中。已則率精銳攻缺口。在瞿文之意。高丘及林中之砲隊。脫非敵人突圍竄逸。決不甘以無情之烈焰。輕試其故居。其注意處。乃專在缺口。故躬自當之。

日西暮矣。部署粗定。瞿文尙徘徊塔下。俯首作沉思。忽見其副將苟桑。距彼數武。手

執遠鏡向巴利尼平原頻頻眺望。既而呼曰：嘻！來矣！此呼聲乃驚瞿文。若夢醒問曰：汝何事者？苟桑曰：吾皆今乃有一梯。曰：救命梯乎？曰：然。瞿文訝然曰：異哉！窺約樊南村之專使。本未覓得耶？曰：否。專使返營久矣。彼於村中木肆中已覓得如式之巨梯。載以運車。且以十二騎士護之。已首途矣。彼則馳驛先歸。報告將軍。寤忘之耶？曰：我憶之。彼不言於凌晨兩句鐘啓程。日沒前必抵此耶？曰：然。今已日沒矣。運車乃尙未至。曰：時迫矣。吾曹宜進攻。不攻。敵且弱。我願運車不至。奈何？曰：將軍毋慮。吾曹可以攻矣。曰：無救命梯。惡能猛攻？曰：有之。曰：然。則安在？曰：我頃者狂呼驚將軍。蓋卽爲此。我以運車不至。竊憂之。頻以遠鏡遙察巴利尼之官道。卽見一長形之四輪車。偕一羣之衛隊疾驅下高岡。將軍不信。請自察之。且言。且以遠鏡授瞿文。觀之。瞿文曰：汝言良確。第衛騎至夥。似不止十二人。苟桑曰：我見亦然。曰：相距不過里許耳。曰：在一刻鐘內必抵此。曰：苟救命梯來。吾曹可進攻矣。

此時巴利尼官道上確有一運車。迤邐而至。然殊非彼等意中所想望者。蓋長梯已

爲鄉人所焚。在理惡能復來。然瞿文不知也。猶膏然。跂盼。偶一回首。瞥見一人。植立其後。俯首行軍禮。狀至懇恪。視之。乃軍曹賴杜伯也。瞿文呼曰。賴杜伯。汝何爲。賴杜伯曰。赤幘隊之健兒。今欲乞恩於將軍。曰。何事。乞恩曰。請將軍速殺吾曹耳。瞿文愕然曰。嘻。汝言何謂。賴杜伯曰。陶耳之役。蒙將軍拔識。感乃刺骨效死。弗悔。今十二人皆裸刃以待。指揮將軍。忍棄之不用乎。不用。毋寧死。瞿文曰。我以汝曹爲後備隊。賴杜伯奮然曰。寧前驅。曰。汝胡躁。卞乃爾。我將留以有待。賴杜伯聞語。面赤鬚髯。張曰。吾曹惡能待將軍知之乎。此塔中有三竈。譬乃吾曹卵育之愛子也。有惡魔名黎麥尼者。竟敢威逼之。置之積薪之上。我前日曾登丘遙望。猶見此三小兒。愁嬉書樓中。不知燔炙之隨其後也。吾曹惡能堪此慘毒。不一施救乎。十二人已共誓。諸自由神之前。脫不救此三小兒。皆赴敵死。不願一人生還。

瞿文肅然。執賴杜伯之手曰。汝眞壯士哉。我必令汝預攻塔之役。分汝隊爲二。汝率五人爲前茅。使衆知奮進。以六人爲後勁。使衆毋退。汝意何如。賴杜伯懽躍曰。謝將

軍。我今得爲前驅矣。立向瞿文行一軍禮而退。

賴杜伯旣退。瞿文乃出衣囊中時計觀之。徵語曰。時至矣。旋向苟桑耳畔作數言。一時塔下備攻之軍隊。皆整列歸伍。秩然作赴敵狀矣。

第七章

前章言瞿文令薛慕丹歸高丘守地。顧薛慕丹迄未往。仍往來瞿文軍中。此時忽行至一喇叭手旁。詔之曰。速爲我吹之。喇叭乃應聲作。塔上喇叭亦立答。瞿文頗驚異之。顧苟桑曰。薛慕丹意欲何爲。苟桑未及答。薛慕丹已趨近塔下。揚巾高呼曰。塔中人。識我乎。塔上黎麥尼答曰。識之。曰。我乃共和政府之使者。曰。汝爲巴利尼之小教。正曰。亦即保安會之委員。曰。汝一牧師耳。曰。法律之代表。曰。背教之惡徒。曰。我名薛慕丹。曰。汝乃魔鬼。曰。汝知我乎。曰。吾曹恨汝。曰。然則汝曹能獲我。於意當至快也。曰。我曹固願擲十九人之頭顱。以易汝之頭顱。曰。僅此乎。事卽易了。我來無他。卽獻身於汝等耳。黎麥尼狂笑曰。來！速來！

黎麥尼笑聲甫斂。薛慕丹徐言曰：「第有一約言。」黎麥尼曰：「何約？」曰：「汝曹非恨我乎？」曰：「然。」曰：「我則愛汝。我與汝同母法蘭西兄弟也。汝既迷於正道，我爲先覺，在義宜以光明導汝。汝不知此革命爲何事乎？然終或知之。卽汝不及知，汝之子若孫當知之。汝抗革命不啻抗其天良，汝恨我不啻致恨于天主。汝實可憐人，孰恤汝。願我不忍汝曹之終陷於黑暗也。願獻我首以救汝靈魂。我言之，我必踐之。我爲公民，亦爲牧師。公民宜戰，汝牧師則宜救。汝聽之一場慘劇行開幕矣。觥觥健兒不復睹明日之太陽者，不知凡幾。卽汝曹附逆之徒，亦終不免於一死。其實甚無謂也。第殺兩人足矣。奚必耗多數之生命，流此無益之血哉？」黎麥尼曰：「兩人乎？」曰：「然。僅兩人耳。」曰：「兩人爲誰？」曰：「冷達男與我也。吾曹恨冷達男。汝曹則恨我。我今自獻於汝。汝則以冷達男付我。我得冷達男當處以斬刑。汝曹以何刑處我，惟所欲。黎麥尼獰笑曰：「脫吾曹獲汝，當以薪火徐徐燔之。」曰：「我固願之。汝等果諾此一句鐘內，皆可自由出塔矣。」塔上陡聞鼓聲，且笑且言曰：「汝不特惡魔，且風漢也。汝欲以此亂我軍心乎？欲吾

等付汝以殿下乎。曰：然。彼之頭。願我則！黎麥尼不待其辭畢。接言曰：汝之皮革。願我剝汝皮如剝一狗賤皮。惡足易貴人首。遠去毋溷。乃公曰：汝毋固。固將及難。汝其圖之。

兩人問答間。天已昏黑。彼此面目。皆莫能辨。願爲聲。乃至高。不特塔外衆人聞之。卽塔內侯爵。亦聆之。至晰。乃屹然不爲動。一任黎麥尼對付之。忽聞黎麥尼抗呼曰：攻我者。聽之。吾曹有夙約在。還汝三童。汝則予全塔之人。以自由。汝能履行此約否。曰：能。第除一人可耳。曰：何人。曰：冷達。男。曰：殿下乎。以殿下付汝耶。不能！萬不能！曰：然則。兩約皆無効。吾曹將攻汝。曰：欲攻則攻。曉曉胡爲。

黎麥尼語畢。卽吹喇叭作警號。旋下塔頂露台。入下室中。時侯爵已手劍立。十八人皆依次伏防。障後。卽隱隱聞千百之足聲。徐徐向暗塔而來。未幾。乃近缺口。一時防障後。長鎗短銃。齊出砲眼中。狄慕爾院長。右手執刀。左手持十字架。高呼曰：賴聖父之靈。爲此羣魔禱。未已。卽聞轟然一聲。衆鎗乃同時並發矣。

第八章

防障上槍聲甫發。瞿文已率精銳由缺口猛撲而進。發槍還擊。一時下室中萬雷齊震。烟焰漫空。雖塔牆上懸有炬火亦莫辨。此不通空氣之黑幕中。演何悲劇。但聞在下則瞿文呼戰聲在上則冷達男厲衆聲。黎麥尼罵敵聲。刀斧相觸聲。木石爆裂聲。凡塔外之人入此室者靡不立成。聾聵。聾聵以聲震。聾聵以烟迷。遇踏屍則踐而過之。逢傷人。或且歎其未斷之肢發臨命之慘。暑然前仆後繼。絕無一人退縮者。塔中血滿成池。至不能容。乃由缺口溢出於塔外。分流草木間。漸漸作聲。

塔下室固不通空氣之室也。凡空氣不能入者。聲浪亦不能出。故此時塔中雖喧。逐萬狀。塔外乃殊無所聞。繞塔之周圍。前望平原。後眺森林。皆夜色沈黑。悄然幽寂。蓋塔中似地獄。而塔外則墳墓也。以是書樓上無知之三童。遂得酣眠。此墳墓之中。俄而攻勢益劇。攻者之死傷亦益多。而凹角形之防障。則仍兀然不動。瞿文知不可以驟破也。約隊徐近至缺口。中方欲發令。忽於彈火光中。瞥見一人立其側。則薛慕。

丹也。瞿文驚曰：吾師何緣至此？薛慕丹曰：我來省汝。汝曰：汝求死耶？曰：然則汝非求死乎？曰：我分當在此。師則否。曰：汝既在此，我義不能離。汝曰：否！否！吾師曰：我兒，我實愛汝。薛慕丹遂留瞿文側不去。

是時防障雖據形便，以暗攻明，不翅以一當十。被殺之攻者，積屍累累塞下室，顧以大勢言之，最後之勝利仍屬攻者。蓋攻者有增無己，而守者則一減不能增也。

十九人中，其時已死三人，傷一人，健全能戰之士僅十五人耳。所傷之人，即衆中最驍猛之尙丹辰。一、目中彈，睛出下頰，垂脫，乃裹血攀螺旋梯，登第一層樓，冀得祈禱而死。既達，倚砲，眼前向空而喘。

薛慕丹立防障前，睹此慘狀，乃高呼曰：守者聽之。吾曹以四千五百人攻汝，十九人不啻以百人攻一人，也不降必死，速降！速降！奚必流此無益之血乎？冷達男呼曰：吾曹速殲此妖言人，言未畢，彈雨下集。薛慕丹、薛慕丹乃走匿。

防障雖高，顧不及屋頂。守者藉以外窺，而攻者亦可藉以攀登。瞿文瞥見之，立呼曰：

孰願攀登此防障者。賴杜伯挺身應曰：「我也。」

初進，缺口時，賴杜伯固率其赤幘隊五人首犯防障，死四人矣。茲乃慨然以攀登。自任賴杜伯夙以敢死著，人皆拭目觀之。忽見其絕不前進，反向後奔。甫行積屍間，出缺口而去。既至缺口外，先揉目去烟翳，仰面察塔壁。既卽，領首作得意狀曰：「不誤！不誤！」

蓋賴杜伯於入塔時，即見缺口上之塔壁有破裂數處，凹可容足，可由此攀登。第一層之砲眼，即宣告砲擊，毀鐵柵處，鐵杆已折其二，能容一人出入而有餘。

賴杜伯仰視第一層距地之高，約四十邁，當脫攀登時，半道而顛，必無倖。然賴杜伯勇者也，危境當前，乃益增其膽力，立置其荷鎗於地，脫幘解衣，插兩手槍於褲帶間，口銜一刀，奮身抱塔壁，揉升而上。狀至僂捷，愈升愈高，行近砲眼矣。容足處乃愈隘，逼槍鼻時，時阻礙之，因念此時礮樓中幸無一人，否則危矣。

倏忽間已達砲眼之斜欄下，望見兩鐵杆雖已毀折，顧根株猶植立。賴杜伯乃用力

上。竄。以。兩。手。各。執。其。一。渺。然。一。身。竟。孤。懸。於。千。仞。之。上。危。欄。之。下。

方。欲。蓄。力。躍。入。樓。中。忽。見。砲。眼。黑。影。中。突。現。一。可。怕。之。人。面。目。陷。頰。裂。血。污。淋。漓。如。戴。一。赤。面。具。此。面。具。上。乃。僅。著。一。目。凶。光。燿。然。直。射。其。身。猝。伸。兩。手。出。砲。眼。一。手。拔。其。帶。上。之。兩。手。鎗。一。手。奪。其。口。中。之。刀。

此。面。具。此。手。蓋。即。受。傷。之。尙。丹。屨。也。彼。自。登。樓。後。常。倚。炮。眼。側。吸。受。空。氣。以。蘇。劇。痛。創。血。甫。凝。氣。力。亦。稍。稍。回。復。矣。忽。睹。賴。杜。伯。懸。身。砲。眼。前。彼。乃。罄。其。護。身。之。武。器。悉。奪。之。

此。時。賴。杜。伯。已。成。爲。徒。手。之。人。兩。膝。滑。達。斜。檐。上。兩。手。堅。握。垂。斷。之。鐵。杆。脫。尙。丹。屨。發。一。彈。擊。之。靡。不。立。墜。幸。尙。丹。屨。以。一。手。握。兩。槍。不。能。搬。機。奮。力。以。刀。斫。之。中。賴。杜。伯。肩。肩。傷。未。及。骨。痛。劇。乃。狂。躍。卽。此。一。躍。中。賴。杜。伯。已。達。樓。中。與。尙。丹。屨。相。對。而。立。尙。丹。屨。立。棄。刀。兩。手。各。執。一。鎗。踞。擬。賴。杜。伯。願。力。弱。手。震。不。能。即。發。賴。杜。伯。狂。笑。呼。曰。汝。欲。以。浴。血。之。鬼。臉。嚇。我。耶。汝。已。受。傷。我。不。屑。敵。汝。任。汝。擊。我。一。次。言。未。畢。一。彈。

已飛至拂首而過。破一耳。尙丹展起立。又伸一手將發。第二鎗。賴杜伯怒曰。汝傷我。二次猶未斃耶。突前拘其肘。彈乃空發。力擊其垂腕之下。頰如裂帛。然血潮岔湧。尙丹展乃暈絕於地。

賴杜伯乃跨血泊而過。顧尙丹展曰。村夫。我今無暇殺汝。第勿動。勿聲。地坪至廣。任汝伸脚而眠。否則無倖。言次。即向室中行。室中昏黑如地獄。雖目光銳利。如賴杜伯亦與警者等。忽聞尙丹展肢體。痙動口中。磔格作慘吼。乃反身視之。曰。禁聲！我不殊汝。命汝乃撩我耶。且視。且以手自摩其髮。躊躇曰。我今徒手至此。將何作耶。可恨。惡奴乃耗我兩彈。無意中手適觸耳。創痛劇。猝呼曰。唏！

其時下室中戰聲正狂。賴杜伯方側耳聽之。足踐墜刀聲。乃鏘然。遂俯拾之。曰。此胡益我事。我今所急需者。乃手鎗也。無之奈何。於是摸索暗中。辨方而進。忽睹室中心圓柱後。設一長桌。桌上有物閃閃作光。似黑夜之明星。急以手探之。乃各種之銃也。有關口銃。有霰彈銃。有手鎗。皆飽貯藥彈。整列以待取用。是卽守者留備第二次之

防具直一武庫也。賴杜伯狂躍就之曰：我計遂矣。

甫近桌畔，不意此上通第二層下達下室之螺旋梯，亦豁然呈露。梯門未鍵，本以便守者之上下。此時不啻爲賴杜伯開其進攻之路。賴杜伯乃立置其刀，先取兩手鎗，兩手分執之，向梯下同時并擊。既又取霰彈銃擊，如前霰彈銃後，則繼以闊口銃。闊口銃一發，能出十五彈，聲勢不減整隊之排鎗。賴杜伯立梯次，狂呼巴黎萬歲者，再下室防障中受此意外之襲擊，幾如霹靂從天而降，驚擾不可言喻。中彈死者兩人，一爲畢耿白，一即刁二冷。達男呼曰：敵占我上層矣。

霎時間守者紛紛棄防障，趨螺旋梯冷達男殿諸逃人，後復呼曰：速避！登第二層。賴杜伯方伏第一層梯次，手按銃機伺逃人，砰然一聲，先行者皆飲彈。顛冷達男幸後不畏死，乃適免於死。

賴杜伯既發此銃，乃入室，易新銃，諸逃人乘其未出時，竭力上竄。冷達男仍居諸人後，徐徐越第一層，達第二層，即鏡室也。鐵門所在也，導火繩繞鐵炬處也。此處既無

武器亦無防障入此者非降卽死耳

瞿文聞鎗聲由上而下亦不解此意外之援軍何自而來見防障立時散亂彼遂乘勢速逐直至第一層樓乃遇賴杜伯于梯次賴杜伯曰我以數分鐘內成此奇功願此功我不敢居宜歸將軍瞿文曰何也曰陶耳之役置敵於兩火之中將軍詔我矣我乃學步爲之瞿文微笑曰佳哉學生

瞿文於黑暗中望見賴杜伯血污被面慰之曰我友汝傷乎賴杜伯曰毋慮將軍慮肩與耳微破耳安足言傷且血非我血也衆人乃暫憩一層樓中薛慕丹亦來會議進攻之策其時瞿文等實皆未審塔中虛實以爲攻二層樓或更難於下室攻下室時死傷過多此次不能不審慎出之況敵人蜷伏上層在勢正如入籠之鳥投機之鼠萬不能脫奚汲汲爲

正商議間賴杜伯忽由暗中出高呼曰將軍瞿文曰賴杜伯呼我何爲曰我求將軍行賞曰汝欲何賞曰賞我先登瞿文頷首曰可

第九章

方第一層中。聚議進攻時。第二層中。亦議守禦。壁間黎麥尼所設之火。炬爲光爛。然耀室中。知武器已蕩然無存矣。惟一之計畫。在阻敵人之進路。或能稍延殘喘。顧鑿門無益。不如塞梯。塞梯用何物乎。幸是室中有無數檜木之衣箱。至堅且巨。置鑿壁下。乃共曳出。移置梯門下。層累而肩列之。僅於穹頂留微隙。容一人匍越。脫敵人有冒險乘隙者。可於隙中逐一殺之。

彼等乘敵人休憩下層時。一一設置周密。然彼等此時僅存七人。除冷達男及黎麥尼二人健全外。如顧蓮。如祁耶蘇。如斐狄南。如羅宣高。皆負重傷。餘十二人則死矣。武器缺乏。藥彈已罄。每人各持一手鎗。已空。其二有彈者。僅四鎗耳。

時則聞革履聲。橐橐然。鎗柄相觸。鏘鏘然。攻者拾級而登矣。七人面面相覷。事至於此。實已遁無可遁。欲趣橋閣。則高丘上有六尊巨砲。燃火繩以待。欲登最高層。則置身千仞之上。惡能飛越而下。十五尺堅厚之塔壁。昔恃以保衛我者。今乃禁錮我。雖

暫未捕繫。實與囚虜無異。侯爵乃呼曰：我友大事去矣。旣又謂狄慕爾曰：汝今軍人之事已畢。當復汝牧師之本分。爲吾曹祈禱。衆人聞語。皆手持念珠。羅跪於地。其時梯次人聲益洶洶上逼矣。

狄慕爾腦蓋已中彈。而裂血塗滿面。以右手高舉十字架。侯爵乃踞架前。狄慕爾曰：各人皆高聲自懺其罪於聖父前。殿下宜先。侯爵答曰：我犯殺戒。黎麥尼曰：我犯殺戒。顧蓮那蘇裴狄南羅宣高亦同聲呼曰：我等皆犯殺戒。狄慕爾曰：聖父已恕汝許汝。曹靈魂平安。離此濁世。侯爵起立曰：吾曹今可死矣。黎麥尼曰：吾曹今可復殺。當是時。塞梯之櫟木箱兀兀搖震。敵已至矣。狄慕爾呼曰：此時當一心念天主。地上無汝曹事矣。侯爵曰：然。吾曹已入墳墓中。於是衆皆俯首自捶其胸。目盡注地。獨侯爵與牧師植立。牧師祈禱。衆人亦祈禱。侯爵則不祈禱。而沉思梯次木箱震乃愈厲。如有大鎚猛擊者。

衆方屏息待擒。間忽聞一至高之聲。浪發於彼等之後。呼曰：殿下昔者不信我言。今

何如者。衆人聞此意外之聲。皆回首愕視。忽見厚壁上已開一洞。一石如門。上下皆有環頭釘如樞軸。然能旋轉。平時與壁石接合爲塗。聖所掩不露微跡。石旣旋開。左右兩狹口。眇然軒露。足容一人出入。石門之內。螺旋梯在焉。此時忽見一微笑之人。面現出於石門之狹中。

第十章

出現於石門中者。非他人。乃哈孟六也。侯爵愕顧之曰。汝乎。哈孟六曰。然。殿下見此旋轉之石乎。我由此入殿下。輩亦由此出。我至幸。未晚此時。卽行十分鐘內。達林中矣。狄慕爾立舉十字架。祝曰。大哉。慈主衆人齊呼曰。殿下速逃。侯爵曰。汝曹宜先行。狄慕爾曰。首領安可。殿侯爵曰。是豈崇讓之時。讓且失機。且汝曹皆創我命。汝逃則逃耳。速入此石口。行毋多言。願哈孟六曰。謝汝。非汝我曹死矣。狄慕爾曰。然則吾曹宜分道行乎。侯爵曰。固也。亡人胡可偶行。曰。會何地乎。請殿下先示之。曰。石瞿文林之空地中。汝曹知之乎。曰。知之。曰。明日晌午。我當至彼。汝曹來會。共圖再舉可耳。

是時哈孟六方立石門前審視旋石已屹然不能復動知此門不可閉矣乃呼曰殿下速行今已啓之旋石忽固定不動矣我僅知啓之閉則不能

衆人聞語共前試之果如哈孟六言旋石忽成死石矣哈孟六曰我初意欲俟塔中人逃出後復閉此石俾藍軍入此不睹一人吾曹幾如化烟而去不留迹兆今石乃不我許矣留此洞口將啓敵以追路速行！速或可倖脫也

黎麥尼以手按哈孟六肩問曰吾友由此過秘密道入林中耗時幾何哈孟六曰無受重傷之人乎衆人皆曰無之曰如是則一刻鐘足矣黎麥尼曰敵人於一刻鐘外入此卽無妨乎曰一刻鐘外雖追亦無及侯爵曰然今恃以阻敵者僅數具之櫟木箱惡能持久汝等不聞鎗聲隆隆如雷劈五分鐘內必破矣孰能留此拒敵延一刻鐘之久乎黎麥尼慨然曰我能之侯爵曰高伯倫汝留此乎黎麥尼曰然殿下知六人中五人皆傷乎我則未流涓滴血也侯爵曰我亦如汝曰殿下乃首領我則兵也兵與首領不同曰我亦知之我兩人各有不同之責任曰否我與汝有同一之責任

責。任。維。何。救。王。黨。之。首。領。也。言。次。顧。衆。人。曰。吾。友。聽。之。今。欲。遲。敵。之。來。以。免。追。擊。非。留。一。人。於。此。不。可。此。事。我。願。任。之。我。未。受。傷。較。汝。等。爲。強。汝。等。速。行。武。器。悉。留。以。予。我。我。將。持。以。尼。敵。竭。我。力。當。能。逾。兩。刻。鐘。有。彈。之。手。鎗。今。存。幾。何。乎。曰。四。枚。曰。置。之。地。上。也。可。衆。人。乃。依。言。各。釋。手。鎗。皆。與。黎。麥。尼。握。手。致。感。謝。意。侯。爵。曰。吾。友。暫。別。黎。麥。尼。乾。笑。曰。否。恐。與。殿。下。無。相。見。期。矣。

衆。人。於。是。陸。續。入。洞。口。狹。梯。中。傷。重。者。在。先。輕。者。次。之。衆。人。降。梯。時。侯。爵。在。衣。囊。中。出。鉛。筆。一。書。數。字。於。不。動。之。旋。石。上。甫。寫。畢。哈。孟。六。呼。曰。殿。下。宜。行。矣。哈。孟。六。遂。下。侯。爵。隨。之。而。下。二。層。樓。室。中。遂。獨。留。黎。麥。尼。一。人。

第十一章

二。層。室。中。無。地。板。四。手。鎗。皆。置。數。石。上。黎。麥。尼。俯。拾。其。二。兩。手。分。執。之。向。櫥。木。箱。阻。塞。之。梯。口。奮。步。而。進。

是。時。攻。者。方。驟。墜。階。級。懼。襲。擊。未。敢。猛。攻。僅。以。鎗。柄。築。箱。蓋。刺。刃。劑。之。成一。竇。時。時。

攜燈就竇。窺探室中。黎麥尼適至。竇側於燈光中。見一目睜睜。直視。急以手鎗擬竇口。盡力一擊。彈甫脫手。聞一人慘呼。目裂及顛。反身而顛。黎麥尼乃仰面而笑。旋見箱蓋上復有一竇。較前竇尤大。即以左手之手鎗。納竇中。發第二彈。此彈猛烈。霎時間。梯次人聲鼎沸。中彈而顛者不下四五人。攻衆乃略退。

黎麥尼擲空鎗。易之仍執兩鎗。赴竇口於竇中。窺梯僅能見三級。顧各級皆有橫尸。忽見積尸間一人匍越而上。黎麥尼立出手鎗擊之。洞首。隕黎麥尼方以左手之鎗。易置右手。中擬再擊。忽覺劇痛。不可耐。乃狂吼。蓋一刀已洞腹矣。此刀由箱下第二竇中突進。黎麥尼未及備。遂受此創。

創口至巨。血湧如瀑。腸纒纒下垂。顧黎麥尼仍岸立。嚙齒呼曰。美哉。擊乎！旋言旋變。嫻而退。退至列炬處。置手鎗於地。左手縮。糾結之。墮腸。右手執炬架。下就導火繩。火之繩立炎。上四竄。黎麥尼遂置炬拾鎗。蹶而顛。復起。煽火繩。增其火力。一時火龍狂舞。蜿蜒過鐵門下。達橋閣中。黎麥尼乃呼曰。我事畢矣。我燔彼軍之小兒。我爲無

量數之。小兒復仇。且巴黎王寺中。被囚之小。王亦當向我而笑也。言畢。微笑而絕。時則大聲發於箱。次箱蓋破裂。成一大竇。如拷棹一人。持刀由竇躍入。呼曰。我賴杜伯也。平生不耐學。膽怯兒。起趨作門外漢。今言死入此第一刀。即刺汝腹。我今子身在此。汝曹尙存幾人乎。

當黎麥尼連發三彈時。瞿文慮有埋伏。已約際退至梯下。與薛慕丹共商進攻策。賴杜伯不候將令。獨由暗中持刀突上。既得入室中。在此半明不滅之火炬光中。東眺西望。且行且呼。我祇一人。汝曹果幾人乎。來！速來！屢呼。乃絕無應者。猝睹壁間。有一人。血汗盈面。半脫之耳。搖晃如鐘。鍾賴杜伯以爲敵也。欲戒備。久乃寂然。諦視之。即已之幻影出現。掛鏡中耳。室中實無一人。賴杜伯愕然曰。室中人何往耶。一舉首。瞥見壁上旋石洞開。如門。石梯在焉。恍然曰。我知之矣。惡奴已逃。即向外高呼曰。汝等速進。此塔如一甕。甕已破矣。鼈乃盡逸。此間有一洞。即其逸出處也。呼聲未已。忽聞鎗聲轟然。由暗隙出一彈。拂肘而過。餘力洞壁。入寸許。賴杜伯曰。嘻。

！有人！誰乎？乃餉我以佳彈，卽聞地上一人答曰：我也。

蓋答者即黎麥尼耳。黎麥尼雖暈絕於前，嗣受賴杜伯狂呼之刺激，乃力挽其瀕絕之生機，發此最後之一彈。

賴杜伯俟彈過，立向黎麥尼臥處行嘲之，曰：人皆逃矣，汝乃獨留勇士乎？風漢乎？黎麥尼曰：汝胡知？賴杜伯駐足睨之，問曰：踏地者汝何名？答曰：我乃踏地而眇，汝立者之黎麥尼也。曰：汝右手何物？曰：手鎗。左手何物？曰：我腸也。曰：我今虜汝矣。曰：汝自張耳，我不信汝。

言畢，狂嘯其斷續之餘氣，向導火繩漸嚙漸微，至不能聞。俄而瞿文與薛慕丹率大隊入室中，大索屋隅及梯角，舍已絕氣之黎麥尼外，塔中果無一人。乃查檢石門，令苟柔由石門入秘密道追之。瞿文手提燈，詳驗旋石塔中有旋石，瞿文固自幼聞之，然常視爲謔言耳，不意巨敵竟藉此而脫，方徘徊石次，忽見石上隱約有字跡，數行燭而讀之，文曰：

瞿文子爵先生鑒。別矣。後會有期。冷達男留白。

瞿文。默然方懊喪。問苟桑已追奔無得而返。言秘密道外通大壑。壑以外皆茂林叢棘。網徑窪谷處處皆堪避匿。此時敵富遠颺矣。實無策足以跡得之。瞿文與薛慕丹皆相視不作一語。瞿文忽顧苟桑曰。今須用救命梯矣。梯乃何在。曰。將軍梯固未至也。曰。然則適所見之一車有騎隊護送者。誤耶。曰。不誤。顧所載者非梯也。曰。何物。曰。斷頭機。

第十二章

苟桑之報告瞿文也。謂敵已遠颺。其實殊誤。蓋其時侯爵固未嘗遠去也。彼與哈孟六隨諸逃人後。下石梯入一穹頂之狹道。緣橋拱達大壑。道口爲天然之土穴。外有叢莽蔽之。逃人第出此口。不翅蛇之赴草魚之縱壑。莫或覺之。亦莫能跡之矣。侯爵既出道口。此時舍微行無他策。幸彼入勃蘭峒至今未嘗一日離鄉老之裝束。所表異者。惟金柄劍及肩帶耳。乃立除之。其時道口外闌無一人。蓋顧蓮那那蘇裴

狄南羅宣高狄慕爾五人已四竄矣。哈孟六顧侯爵曰：彼等先兔脫矣。侯爵曰：汝亦應爾。曰：我離殿下行乎？曰：何待言我昔詔汝逃以子而不以偶，偶必不脫。汝我均無益。曰：殿下稔此間地理否？曰：至稔。曰：石罽、艾林之會，殿下何時踐約乎？曰：明日。午曰：敬如命。我曹當如期至。

旣又曰：殿下不憶海中潛逃時乎？我以不知殿下名，至欲殺以雪憤。曾幾何時，世事已萬變矣。不意復睹玉顏於此。然我不知殿下名如昨也。殿下果何人乎？侯爵若不聞且思，且言曰：英吉利！英吉利！舍汝無他策矣。半月之中，我必令英兵長驅入法蘭西。哈孟六曰：殿下脫有用某處效死，弗辭。侯爵領首曰：甚善。凡事皆於明日言之。汝饑乎？曰：不敢欺。殿下我急於趨救，今日我唇尚未沾滴液也。侯爵乃於衣囊中出古古餅一枚，劈爲二，以半授哈孟六，而自食其半。

食旣，哈孟六指口外曰：殿下慎識之。口右爲壑，口左乃林也。侯爵曰：謝汝導我。汝其行乎？

哈孟六聽命一瞬間已竄入黑影中。初猶聞枝葉蟋蟀聲。繼乃寂然。此時口外惟留侯爵一人。隱身叢莽。固不懼爲人所窺。第以初出血戰之身。入此恬靜之境。覺前此爲臨終。今乃初生。前此近墳墓。今乃升天。國雖侯爵以餐險如飴之老將。至此亦不免喜出望外。立取其衣囊中之時計。按之。適報十時。侯爵心頗異之。回念敵軍發宣告砲時。尙在日沒前。逾半時。乃進撲缺口。其時當在八時左右。今甫十時。是軒天撼地之鑿殺。僅兩小時耳。侯爵以爲爲時何促。然以吾人論之。以少數之十九人。拒大隊之四千五百人。相持兩小時之久。踴躍而來。從容而去。亦云奇矣。

侯爵見哈孟六去遠。知久駐乃至危。遂復置時計於衣囊中。顧所置之囊。乃非前囊。緣前囊中有鐵門之秘鑰。在爲黎麥尼所授者。時時與時計之玻璃相觸。侯爵慮其破裂也。故易置之。易置妥貼。遂向森林一面奮步行。行不數武。忽覺一道火光穿叢灌而入。急回首望之。見燭天之紅焰。從壑中噴。而起。侯爵欲移步就之。轉念是何與我者。不願而去。正伏行叢棘中行。入深徑矣。陡聞

一哀慘之呼聲出壑岸巔侯爵不禁舉目視之遂痴立不動

第十三章

佛蘭宣既於高丘望見紫色之塔影矗立夕陽中遙計之爲程當在一哩外顧佛蘭宣殊不以一哩之修稍挫其孟晉志婦人大都更懼也然一爲人母戀離之心迫之往往強猛逾恒人佛蘭宣崎嶇而進石峰棘刺時嚙其兩踝作火齊色殊無所覺初猶行斜照中既乃昏黃終則沉黑入深夜矣耳畔時聞鐘聲報八時俄又報九時此鐘聲當由巴利尼鐘樓中來然佛蘭宣固無所睹也聞聲竚立聽之不意此鐘聲後又隱約聞呼噪聲爆鳴聲同時并作又有一熹微之火光從塔上礪樓中射出爆鳴聲愈厲此火光乃愈焮赫佛蘭宣遂恃此火光爲嚮道愈行光乃愈大塔影亦隨之而增長蓋距離近也

忽焉諸聲突止火光亦全滅四天遼廓幽慘不類人間世此時佛蘭宣適行至高丘盡處足下已臨巨壑矣爲夜霧所蔽不能辨其深淺丘巔爲砲隊排列處含糊中時

見。火。星。明。滅。出。砲。架。上。一。巨。構。跨。壑。而。過。似。閣。袤。延。達。圓。形。之。巨。塔。卽。佛。蘭。宣。於。日。間。認。爲。指。南。之。塔。影。也。

佛。蘭。宣。所。立。之。丘。岸。與。橋。至。密。邇。橋。上。三。層。之。傑。閣。雖。黑。暗。中。亦。能。辨。之。佛。蘭。宣。方。面。閣。窺。立。私。念。此。何。爲。乎。此。中。何。所。有。乎。寧。卽。所。謂。都。爾。基。者。非。耶。且。思。且。視。且。聽。一。瞬。間。面。前。頓。覺。昏。黑。閣。也。丘。岸。也。皆。入。於。彌。天。之。烟。幕。中。至。不。能。啓。其。兩。目。及。再。啓。目。則。光。明。眩。耀。如。白。晝。非。復。黑。夜。矣。

此。光。非。日。光。乃。火。光。耳。惟。此。火。光。尙。包。含。於。一。道。濃。烟。中。時。隱。時。現。乍。黑。乍。赤。大。類。巨。舌。吐。蟒。口。伸。縮。作。勢。其。實。舌。乃。火。苗。而。口。則。橋。閣。下。層。之。窗。也。窗。間。本。圍。以。鐵。杆。經。火。全。赤。全。閣。悉。爲。烟。霧。所。蔽。而。此。窗。獨。軒。露。於。外。如。噴。火。山。之。出。口。焉。

佛。蘭。宣。睹。此。異。狀。如。置。身。五。里。霧。中。錯。愕。不。知。所。措。逃。乎。留。乎。方。回。皇。不。決。間。忽。長。風。從。西。北。來。滾。滾。入。濃。烟。中。黑。幕。頓。揭。一。時。礪。樓。橋。閣。爲。火。光。所。反。照。眞。相。畢。露。其。時。橋。閣。下。層。已。成。火。窟。矣。上。兩。層。則。尙。無。恙。佛。蘭。宣。於。火。光。中。見。兩。層。樓。窗。皆。洞。闕。

第二層尤窄。斂視之。較晰。四壁。挿架。似圖籍。窗前地上。隱約有物。縱橫堆積。如鳥巢中之羣。雜蟻。蠕欲動。佛蘭宣心異之。默念此一小堆果何物耶。以狀卜之。始生物也。然佛蘭宣此時腹飢。體倦。頭目森然。頗自疑所見之出於幻妄。復凝神諦視之。則不。僅生物也。直似一羣小兒。酣臥於烈火之上。心乃大動。

時則忽見下層。掙出之火苗。延及窗外。半枯之長春藤。枝葉乾燥。風力助之。不啻天然之導火繩。瞬息間。火勢熊熊。立達二層樓上。卽此火勢中。此臥地之三小兒。肘相壓。股相交。閉目愁睡之態。悉呈露於佛蘭宣之眼簾下矣。

此時佛蘭宣認之至確。臥烈火中者。果卽其所覓之兒也。不覺驚而哀呼。呼聲至悲。慘而淒厲。無遠近皆聞之。此聲遂驚侯爵。立駐其足。侯爵駐足處。適在壑口林邊。灌木蒙茸蔽其前。乃就枝葉罅。漏處窺之。見橋上火焰逼霄。塔亦通明如建。萬丈之體。標橋閣之對面。斷岸之上。火光之中。有一憤恚悲慘之人面。斜向深壑。適所聞之呼聲。卽此人面所發也。

此人面不復有人色。呼聲亦不復成人聲。但聞似嘶似咽。斷續於空氣中。曰。噫。天主。吾兒。此真吾兒也。火。救命。救命。豈汝等皆惡漢乎。何無一人在此。咄。咄。火將及兒矣。饒善德。阿蘭。若望。孰置兒曹於此。不見渠猶酣睡乎。我欲狂矣。天乎。此胡可者。救命。救命。

卽見塔中及丘上萬衆騷動。羣趨橋閣火盛處。瞿文薛慕丹苟桑皆親臨指揮。夫滅火需水。不幸是壑。至夏而涸。水斗方下。立成枯濠。衆皆痴立。丘岸無所爲計。是時火勢愈盛。由枯藤上延倉樓。倉樓中滿貯絮引火之物。遇火即燒。未幾屋頂即轟破矣。於是橋閣上下皆火。惟書樓壁厚頂高。內部尙完好。然火山上壓洪爐。下熬窗櫺。樓榭時時與火神爲恐怖之接吻。亦危迫眉睫矣。若望阿蘭饒善德三兒則安然眠火穴中。沉沉未醒爲狀。乃至恬適。丘上之慈母。至是愈恇。急奮臂狂號曰。火。我呼火。人無應者。甯盡聲。耶人燔我兒。汝曹坐視。耶我日夜狂走。覓我兒。幸覓得之。乃在火中。我一家無罪。人殺我夫。鎗我身。今又焚我兒。孰爲此慘酷。耶速救吾兒。視如

一狗汝嘗當憐此無告之狗噫吾兒！吾兒尚熟眠也饒善德坦其小腹玉雪耀我眼若望阿蘭！我呼汝奈何不舉首一視耶長兄不及四齡弱妹纔逾期耳聖母當鑒汝之幼憐我之苦寧忍以將返我懷中者復擲諸地獄耶火眞及矣救！速救！不救者非人類乃盜賊也我不願吾兒慘死若是果其死也是天主爲無靈我誓殺之。

時丘上壑中人聲亦龐雜無紀或呼曰速覓梯或答曰無處覓梯曰取水曰無水曰二層塔中有門在可通書樓曰門乃鐵也曰鑿破之曰不能佛蘭宣則距躍若狂曰可畏哉火也速救吾兒脫不能救則寧投我火中。

呼聲愈厲火燄乃愈張磅礚畢剝之聲與羣嘯相答和侯爵伏叢棘中固一聞見之探手衣囊鐵門之鑰鏘然在焉忽反身向逸出之夾道口徐步踽僂而入。

第十四章

救命梯未至壑水已罄竭四千革命健兒之智力竟不能脫三童於火厄中事固至

可。羞。也。於。是。薛。慕。丹。苟。桑。賴。杜。伯。皆。親。下。壘。中。瞿。文。則。率。蓋。兵。二。十。人。復。登。塔。樓。第。二。層。鐵。門。下。鍵。處。即。旋。石。洞。開。處。火。災。發。源。地。也。

瞿。文。既。至。是。間。命。蓋。兵。奮。力。擊。鐵。門。先。用。斧。劈。斧。刃。悉。挫。蓋。兵。曰。鋼。遇。此。鐵。如。玻。璃。也。繼。以。鐵。杆。入。門。下。力。撬。之。未。舉。而。杆。已。折。蓋。兵。曰。如。火。柴。耳。

瞿。文。詳。察。此。鐵。門。乃。一。種。鍊。鐵。兩。層。駢。合。而。成。圓。釘。布。列。如。繁。星。聯。絡。之。每。層。厚。各。三。尺。堅。擊。無。倫。攢。眉。曰。欲。破。此。門。惟。有。巨。彈。我。曹。能。引。一。大。礮。至。此。乎。蓋。兵。曰。少。憩。當。試。之。

於。是。衆。皆。默。然。無。語。視。此。巍。立。不。動。之。堅。扉。意。至。頹。喪。四。面。火。威。愈。逼。愈。近。毛。髮。皆。乾。燥。欲。裂。回。睇。屋。隅。黎。麥。尼。之。屍。赫。然。橫。返。照。中。似。向。彼。等。作。譁。笑。以。自。鳴。其。凱。勝。者。

瞿。文。此。時。方。怒。目。視。洞。開。之。旋。石。呼。曰。可。恨。哉。冷。達。男。竟。由。此。而。去。忽。聞。一。聲。由。洞。中。出。曰。毋。恨。我。今。由。此。還。矣。立。見。一。如。雷。之。人。首。由。秘。密。薰。穴。中。突。然。出。果。侯。爵。也。

瞿文驚而退。衆亦貽愕。不知所爲。侯爵手持巨鎗。從鐵兵叢中昂然直進。達鐵門。屈躬入穹道中。徐徐探鎗入。鍵。鍵鏗然鳴。門闢矣。門內彌望。皆紅焰如火。淵侯爵乃昂首闊步而入。入樓數步。即捲入濃烟中。不可復見矣。

此時地上之三童。乃徐啓其目矣。睹滿室火光。以爲晨曠也。第不解此日曩曠。何以較恒時爲壯麗。心竊訝之。饒善德尤戀戀凝眸。不忍瞬。

室內火力。雖未全及。而滾滾烟浪中。時或見赤龍探爪。時或見黑蜃擊雲。往來追逐。又似聚無數妖彗。作空中之劇戰。火窟一寶山也。火神一大揮霍家也。火星四裂。不啻取琳琅瑤乘風撒之。成五色雨。三童皆翹其首。饒善德呼曰。美哉光也。若望先起阿蘭。饒善德亦隨之而起。若望伸腕向窗。口曰。我熱甚。

丘岸上佛蘭宣望見之。曰。噫！彼等醒矣。吾兒！若望！阿蘭！饒善德！

大人皆驚怖失措。而此三童方四矚。歎詭爲奇觀。凡人精易驚喜者。往往難於震

惜知愈稀則腦愈壯此自然之理也童子惟不入地獄耳假其入之未必不視爲新奇可喜也

佛蘭宣見三童不應乃復抗喉而呼三童始覺疾回其首若望先見母面狂喜且躍且號曰阿孃！阿蘭亦呼阿孃！饒善德則張其小腕欲呼孃顧不成聲母在下顛聲答曰吾兒！吾兒！

三童立趨窗口幸其地火尙未延然焦灼已大半矣若望曰我熱不可耐目注樓下覓其母呼曰阿孃！速來！

佛蘭宣此時已耐無可耐矣奮身躍入壑中荆棘滿前一步一蹶勉達橋拱下已髮散衣裂血涔涔如汗下矣

時則薛慕丹與苟柔皆立壑中其無能爲方與瞿文之在塔中等惟時時仰視橋壁扼腕而嘆賴杜伯最勇猶力抑其肩耳之劇痛汗血奔走忽遇佛蘭宣驚呼曰嘻！汝已鎗斃矣適從何來甯復活耶抑鬼乎佛蘭宣不顧但哀號吾兒！吾兒！不置

賴杜伯自艾曰我過矣今誠非閒談時也語畢卽躄身接橋壁壁乃平滑如鏡無凹無凸高不及丈卽翩然而墜仰望書樓六窗皆著火矣三童之面僅隱約烟霧中賴杜伯指天而呼曰慈主寧若是耶佛蘭宣跪抱橋墩頻呼上帝恕我上帝恕我碎然一聲書櫃傾矣玻璃破碎聲與木石爆裂聲雜然並作梁棟兀兀搖動勢欲下頽再暈晷刻一切盡灰滅矣斯時人力已無所施惟袖手鵠立時聞烈火中有婉孌之嬌音頻呼阿嬈阿嬈而已

衆方傷心慘目間忽見三童所立之隣窗間突現一人影於是皆仰首凝視於紅焰彌漫中見其人軀幹偉岸面蒙黑烟愉恍若幽靈而滿頭白髮獨皎然火光中則固無人不識之冷達男也

冷達男旣現後瞬轉間忽又不見衆方靈歎頹息莫知所爲而冷達男又昂然臨窗次矣時則兩手抱一巨梯卽橫臥壁下之救命梯也以至標疾之姿勢投梯窗外堅持其端由斜檐徐徐下降直達擊中賴杜伯見之狀若發踊而就之拖梯高呼曰

共和萬。寒。冷。達。男。亦。於。樓。上。答。呼。曰。國。王。萬。歲。賴。杜。伯。曰。此。時。汝。欲。何。呼。者。任。汝。呼。之。汝。固。蓋。主。也。

巨。梯。既。立。賴。杜。伯。奮。勇。先。登。二。十。餘。人。隨。之。每。一。級。立。一。人。層。遞。而。上。本。木。梯。也。今。乃。成。人。梯。矣。賴。杜。伯。在。第。一。級。適。倚。窗。面。火。而。立。

當。是。時。四。千。之。兵。士。皆。散。處。壘。中。丘。上。及。塔。頂。之。平。臺。或。伏。薔。棘。或。踰。斜。坡。莫。不。仰。首。桑。息。萬。目。一。的。向。此。焚。樓。之。窗。口。

則。見。侯。爵。手。抱。一。童。徐。徐。由。濃。烟。中。出。一。時。四。野。之。鼓。掌。聲。如。雷。而。起。此。出。險。之。第。一。兒。乃。阿。蘭。也。阿。蘭。在。侯。爵。懷。中。哀。呼。曰。我。恐。甚。侯。爵。授。阿。蘭。於。賴。杜。伯。賴。杜。伯。授。之。第。二。級。探。探。而。下。迨。阿。蘭。遞。至。梯。下。而。侯。爵。又。抱。若。望。出。矣。若。望。稍。壯。不。若。阿。蘭。剛。擾。且。哭。且。奮。小。拳。作。抵。抗。狀。侯。爵。強。納。諸。賴。杜。伯。抱。中。然。額。際。已。飽。受。拳。擊。矣。若。望。既。出。火。樓。中。乃。獨。留。饒。善。德。侯。爵。反。就。之。饒。善。德。見。侯。爵。來。向。之。微。笑。夫。微。笑。何。奇。願。此。時。堅。州。饒。烈。如。火。之。巢。傑。眼。眶。中。忽。篋。微。篋。漏。出。露。然。詢。之。曰。汝。何。名。饒。善。

德吃。吃曰。烏善德。稱烏善德小兒口譌也。侯爵抱之。饒善德微笑不已。侯爵心動。悽然吻其面。梯次衆兵呼曰。此卽小女也。爭抱之。傳遞如前狀。此女一下。歡呼聲。鼓掌較第一次爲尤厲。不啻置身劇場中。

佛蘭宜在梯下。如醉如狂。先受阿蘭繼得。若望。終見饒善德彼此狂吻不已。吻已。又狂笑。忽聞壑中羣呼曰。今已全救矣。衆爲此呼聲時。蓋極樂之餘。已忘侯爵之猶在樓中。卽侯爵亦自忘之。但見其遲回窗次。向火若有所思。久之。若恍然悟者。乃徐徐返身。踰斜檐。攀巨梯。默然拾級而下。壑中人望見之。幾疑爲天神之從天而降。皆驚愕。蜂擁而退。不數武。而侯爵已巍然臨末級矣。一足甫踐地。忽覺有一手突出。暗中縮其領巾。侯爵回首。薛慕丹曰。我今獲汝。侯爵曰。然我許汝矣。

薛慕丹旣獲冷達男。立引之入都爾基之下室。開地牢處。置燈一。水瓶一。乾糲數事。投草束於地。布置訖。卽嚴鍵牢門。列衛兵守缺口而出。出時。適聞巴黎尼鐘樓。當當報十一時。遇瞿文。謂之曰。我欲開軍事裁判矣。汝與冷達男。皆瞿文族分。至親在。

法不宜列席。此裁判當以三審官組織之一上級士官苟桑副將是也。一下級士官賴杜伯軍曹是也。而我爲之長。汝母干涉此事。非攘權也。欲履行國約議會之決案。不得不立此限制耳。明日判決。後日上斷頭臺。文臺從此死矣。

瞿文默然不答。一語薛慕丹語畢。卽匆匆離瞿文而去。瞿文俟薛慕丹行後。召苟桑委以營務。已亦翩然出營。徐徐向塔下草地行。

四野遼曠。涼風拂衣。瞿文身裹一巨氈。頭目皆隱。氈中迎風而前。狀如夜蝶。幸氈邊緣一袖章。燦然暗中。人是以得辨爲首領之來。顧瞿文此時殊不願有人辨之。獨行染血之叢草間。似前似却。其時火勢稍衰。三層橋閣已焚燬。略盡矣。賴杜伯方伴三兒一母。絮絮作歡慰語。衆斂兵則持撓鈎。力斷火路。其餘或埋死屍。或治傷人。或拆毀防障。或冀除室中及梯次之血污。皆各事所事。狀至忙迫。而瞿文乃一切無睹。惟直注其兩目。視塔之缺口。衛兵哨候處。

此缺口隱叢草間。距彼約百武。劇戰之開場。在此。破塔之入道。在此。卽囚繫冷達男。

之地。率亦在此。瞿文於黑暗中。目不旁瞬者久之。耳中似聞有人頻呼曰。明日判決。後日上斷頭臺。則體爲之際。立以兩手抱頭。于缺口前之塔影下。且行且作沉思。

第十五章

瞿文此時之思想。忽焉大變矣。思想一變。目光亦隨之而變。其變之最不可思議者。則莫如常日目中之冷達男。全異於今日目中之冷達男。冷達男已變相矣。而瞿文適身當此變相之衝。以如是之事。其結果乃得如是之變動。是固瞿文夢想所不及者。夢想所不及。而事實竟及之。是殆造化故示玄幻。以戲弄吾人耶。然瞿文已墜此玄幻中。迷惘不知所從。

欲破迷惘。模稜無益也。必用劈頭之猛斷。欲下猛斷。必先立問題。問題所立之根據何在。在事實。然僅據事實。便足斷乎。不可也。事實變動者也。宜用以爲問。公理不變動者也。乃用以爲答。事實辟則雲也。恒蔽我以陰翳。公理辟則星也。能曜我以光明。吾人寧能舍光明而卽陰翳乎。

瞿文此時已發問矣。願發問者非瞿文。乃瞿文之天良也。自發此問。覺平日堅卓不搖之志操。一成不變之決心。至是皆杌隳不安。徐徐搖撼其靈魂。若將顛覆者。

瞿文一決心革命家也。然此時於革命決心之上。忽又發見一人道之決心。覺此決心之竄入腦海。爲力至偉。雖耳畔猶時時聞薛慕丹嚴厲之呼聲曰。此事汝勿干涉。第不知不覺中。大類一久植之樹。有颶風突來。勢將拔根而去。

瞿文以兩手抱頭。乃愈抱愈緊。抑若欲藉此一抱之力。擠出其腦中之真理者。求真理如求算理。單純易。複雜難。以茲事之形勢論之。不啻列無數恐怖之號碼。於加法之橫綫上。欲立得其總數。是何等眩暈之事。而瞿文乃持心籌布慧珠。由散而聚。由繁而簡。循難題之狹道。曲折而進。愈進愈深。忽見一不可思議之現象。湧現於前途。瞿文所見者何事耶。蓋彼於人世戰爭之中。恍惚間忽覩一天國之戰爭。

天國何在。卽吾人之靈魂界也。戰爭何人。卽善神與惡魔之衝突也。瞿文此時若親見此羣魔。端據靈魂界中。張其迷謬之幕。高其殘忍之壘。黑暗爲燈。傲慢爲盾。卓拗

執之旗擊利慾之鼓。以與善神相周旋。卒之善神勝而惡魔敗。善神人道也。惡魔非人道也。人道終克非人道矣。

是果持何方策。用何器械。獲此完全之凱勝乎。無他。三搖床而已。不見三搖床。中有墮地未久之三小兒乎。孤兒也。吃吃而言。嘻嘻而笑。固無怕無恃。不知不識者也。又不見繞此三搖床。有洶洶之血戰乎。彈相擊。刃相交。汝首吾頭。吾刺汝腹。仇殺無已也。又不見有無情之烈火乎。固不惜蓄其罪惡之預謀。一試憤怒之毒焰也。又不見有夙惡殘酷之老諸侯乎。固嗜殺如飴。藥戰不倦。至死不變其志者也。然一瞬之間。血戰也。烈火也。殘酷之老諸侯也。莫不如烟如霧。悉消滅於搖床前。未成人者之目光中。此無他。以其未成人。斯未爲惡。真實也。公正也。釀孽也。無罪者也。上帝之全能。全能悉寄託於無罪之靈魂中。於是無罪者遂得奏凱而旋。斯時我敢斷言曰。內亂無有也。屠殺無有也。無怨恨。并無罪惡。魔鬼不現。天主亦不現。惟有姚冶之曙光。普照於人類之地平綫上。

夫戰爭必有戰場。此戰爭之場。戰何在。在人類之天良中。而尤在冷達男之天良中。然冷達男之天良。於何發見之。於瞿文之天良中發見之。彼念冷達男已宣佈死罪矣。被圍矣。禁錮矣。如獸在柙。如釘入鉗。在勢已無脫理。而神出鬼沒之冷達男。竟於金城鐵甕中。飄然而逝。屢次敗衄所失之各森林。各地方。不啻藉此一逝。盡恢復其所有權。從此往來倏忽。窺突無常。將復成爲地窟之首領。棘林之主人矣。瞿文雖得勝。顧冷達男亦已自由。莽莽林埜。何地不可藏身。浩浩前程。何事不可再舉。脫阱之猛獅。固無人復能跡而獲之矣。

嘻！異哉。彼於既脫之後。乃忽返身而還。

轉念間。彼忽願盡棄其森林地方。自由前程。復投身於必死之危險中。第一次。瞿文見其昂然直入書樓。沉火淵而不顧。第二次。又見其從容下梯。致身仇敵。梯名救命。願在冷達男。則當號絕命耳。

是果何爲哉。救三童子耳。此三童子。爲彼所生乎。非也。彼之家族乎。亦非也。不過三

棄兒耳。棄人之子。不知誰何也。而此睥睨一切之貴人。勃蘭峒之王。已脫重圍之老將。忽自獻其偌大之頭顱於三童子之前。頭顱本恐怖也。今乃成莊嚴璀璨之光環。然則人將何以處此頭顱乎。曰。彼既獻之。我則受而斬之。

冷達男已再四審度。選擇於人與己之性命。中得無上之決擇。乃舍己之命。以救人之命。然則人將何以處此命乎。曰。彼既舍之。我則許而絕之。

人惠我以恩慈。我乃報之殘酷。是何等可怖之酬答耶。乃不意此可怕之酬答。不發現於他人。即發現於共和之下。向所稱爲擅作威福。蹂躪人權者。今已翻然改圖。皈依人道。而自命爲自由之花。博愛之神者。反還回於龍戰玄黃之野。肆其闔牆慘殺之心。仁慈也。公正也。犧牲一己以事救濟也。皆神德也。顯爲此者。不在文明之志士。而在頑固之老兵。共和本強也。今乃弱矣。本凱勝者也。今乃爲屠殺者矣。傳之後世。言主張君主者。能救童子。而主張共和者。乃殺能救童子之老人。是豈共和之榮哉。況此老人。行年近八十矣。旁無一人之助手。無寸鐵之衛。名爲獲之。其實盜之。且其

被擄時。適適之於善業圓滿中。顯顯忠誠之汗滴。方湧現額際。發爲神光。我見其餘步上斷頭臺。直不翅拾級而登神聖之階矣。置此頭於切刀之下。而繞此頭者。有貞白之三靈魂。翱翔眷戀。爲之籲天而祈福。是何等高尙之偉迹。我料此頭。必含笑於血腥之下。而赧然發頰者。反遍及共和之面上矣。

瞿文共和軍之首領也。首領不贊同。首領能阻止之。能阻止而竟不阻止耶。竟承認薛慕丹越權之請。不干涉此事耶。是讓權也。讓權。卽同謀。以如是重大之事。自作者。與任人作者。法律上。罪惟均。而道德上。則任人作者。罪乃更重。以任人作者。近卑怯也。然冷達男之治死罪。瞿文豈未嘗承諾乎。彼不嘗言已尙仁慈。惟冷達男當在仁慈之例外乎。然則竟以冷達男付之薛慕丹耶。

冷達男應治死罪則付之耳。第今之冷達男。是否爲應治死罪之冷達男。

瞿文當日所見之冷達男。一獍惡之戰士也。一王權封建之迷信家也。一殺囚鎗婦之兇手也。是人也。瞿文固不懼之。天下最易循者。莫如畫綫之直路。彼以恐怖來。我

以恐嚮往。彼殺人。我卽殺彼。何所用其遲回審顧。今不然矣。直綫中斷矣。一意外之
紆途。忽現於人道中。冷達男乃直趨而入。變相立現。本魔鬼也。今爲人相矣。不特人
相也。直一靈魂之真象。此時瞿文之目前。萬象皆滅。惟見一偉大之救濟家。矗立天
國中。

不僅此也。尙有一最密切之問題。爲瞿文所不能不念及者。則家族是也。夫流家族
之血。卽不翅自流其血。然則冷達男非瞿文氏之血乎。其祖父雖死。而叔祖尙存。叔
祖非他。卽冷達男也。死祖有靈。寧願抗宗之介弟。舍窀穸壇乎。寧有不貽訓嗣孫。敬
禮此寬仁俊偉之家督乎。脫一家之中。自相殘殺。不獨違天。且蔑祖矣。

且革命之目的。果爲毀棄人乎。破壞家族乎。絕滅人道乎。皆非也。九十三年之開幕。
第一事爲破巴士的獄。卽恢復人道也。第二事爲廢封建。卽建設家族也。夫創造者。
權力之出於點也。有造物力者。斯有物權。天下權力之大。莫與京者。莫如父母。性故
母。能造降羣。卽母也。亦卽王也。人王不能造人羣。卽非父也。亦非人主。由是倒王。

位由是遂革命。是果何爲乎？爲家族耳。爲人遺耳。革命者人羣之新紀元也。其實并無所謂人羣。人羣卽家族也。卽人也。

今冷達男已自返於人道矣。瞿文奈何不自返於家族乎？以祖之進於此。不能不逼孫之退於彼。一祖一孫。欲握手於無上之光明中。以天良決之。瞿文安能不救冷達男。

是固然矣。然試問救冷達男後。於法蘭西之關係爲何如？瞿文一思及此。不禁惕然驚矣。

噫！法蘭西之國運已窮蹙矣。門戶已盡撤矣。日耳曼已渡來因河。則無溝可隔也。意大利已踰阿爾伯。西班牙已越比蘭納。則無塹可守也。

所恃者惟大西洋耳。將持此以敵各國。形勢固至險要也。顧此險要。果爲我有乎？竊恐不然。大西洋之中。有英吉利。有英吉利不足懼。以其不能足涉而渡也。所懼者有一人焉。授之以橋。且望洋而呼曰來！英吉利速襲法蘭西！是人何人。冷達男是。

也。

是人焉。固經三月之劇戰。擲千百健兒之性命。輾轉追逐。僅乃獲之。獲之則革命之手。已摧碎王冠。九十三年之長纓。繫十七世紀封建之頸矣。幽幽地牢。昔以囚人者。今乃囚己。峨峨高墉。昔以自衛者。今乃自戕。欲以其國獻人者。其家適獻其身。報應之理應爾。天主若定之矣。兩日之內。公敵就戮。從此不能復戰矣。不能復爭矣。不能復破壞矣。文台雖不乏股肱。而腦系僅一也。腦系絕。則一切皆死矣。今忽有人也。欲救之。

薛慕丹九十二年之代表也。其俘冷達男。不遜俘君主政體也。救之者。寧欲扶已倒之君主而復立之耶。薛慕丹未來之明星也。冷達男已往之幽谷也。

救之者。寧欲杜未來之路。脫已往之肩耶。冷達男。新社會之惡魔也。冷達男死。凡社會上之叛亂殘殺。同時皆死。救之者。乃欲復生此惡魔耶。

我知此惡魔。必仰天而笑曰。我生若曹無死所矣。一轉胸間。復投於仇殺慘戰之盤。

渦中。行見屋舍仍縱火也。囚虜仍屠殺也。傷人仍舉命也。婦人仍鎗斃也。

凡此思潮。突湧起於瞿文之腦中。腦中忽擾亂。然則前之思想爲誤乎。瞿文不能不悉心研究之。

三童已就死。冷達男救之固也。顧孰置之死地乎。非冷達男耶。夫置搖床於欄樓中。固黎麥尼事也。黎麥尼何人。乃冷達男之副將。凡將士之舉動。其責任則首領負之。若是乎縱火戕命之謀主。仍屬冷達男矣。

置之死地而仍救之。夫救之何奇。奇在以最固執之人。而忽失其固執性。推其失此固執性之原因。則由於慈母之呼聲。喚醒其人類之良知。使立返其故步。本卽幽夜也。一回身。則光天化日。耀其面矣。本造罪者也。一改造。則天心人道。託其身矣。魔鬼與神聖。競爭一心。一出魔界。卽隣聖域矣。

以如是之人。而遂殺之乎。殺之於心何安。然則救之乎。救之又負何等之責任。救冷達男。卽犧牲法蘭西也。生一冷達男。卽死無量數無罪婦孺之命也。卽招英吉利之

入寇也。即致革命之退步也。是不啻救一猛虎矣。

瞿文反響此相反之兩問題中。覺人世難處之事。莫過此者。因思猛虎固不當救也。然冷達男果爲猛虎歟。昔固似之。今仍然歟。試一持平考察之。

冷達男今茲所爲。非忠誠耶。非強毅之克欲耶。非於殘殺之內亂中。證明人道耶。非於王權革命之上。證明一靈魂之真相。強者應保護弱者。已救者應降福未救者。一切老者。應慈愛一切幼者。不以他物證之。而卽以獻其首者證之。彼固將軍也。以證之之故。盡棄其建功之野心。復仇之秘略。彼固王黨也。以證之之故。乃取一衡。置法蘭西之王及十七世紀之君主政體。並一切舊法律舊社會於衡盤中。與三鄉童共秤之。覺一切皆輕。而無罪。乃獨重。凡此豈猛虎耶。豈猛虎而能若是耶。我知其不然。本血海也。今乃成光明。本地獄也。今乃爲天國。冷達男已自贖矣。以一切犧牲者。贖其一切殘酷。失其有形。以救其無形。冷達男固亦一無罪者也。竊天主不許人以自謙乎。脫其許之。則冷達男且爲可敬之老人矣。

冷達男以不忍無罪。至捨棄一切以救之。瞿文安能坐視不忍無罪之老人。反任其無罪而就死乎。冷達男旣於善惡戰爭中。卒能控御此戰爭。以人道解脫之。瞿文亦此戰爭中之一人。安能不以家族解脫之乎。彼此時於黑暗中。目注缺口。輒期期自語曰。我救冷達男。我救冷達男。顧一轉念間。忽若睹英吉利之入寇。文台之擾亂。救冷達男。乃叛法蘭西也。又不禁體爲之震。此實人類之三歧路也。一爲人道。一爲家族。一爲國家。瞿文徘徊路口。擇於此三者之中。果何所趨乎。心口相商。輪轉不已。凡天下事。理想一事也。感情又一事也。理想僅屬諸理。而感情則往往出於天良。一本於人。一源于天。天人之間。瞿文當有以自決矣。

第十六章

巴利尼鐘樓已報凌晨一句鐘矣。瞿文於沉思渺慮中。不自覺其步之前進。愈進。乃愈近缺口之門。其時橋閣餘火之返照。乍明乍滅。適射對面之高丘。其明也。則火燄破濃烟。其滅也。則濃烟包火。燄視其一起一伏之象。抑若與瞿文腦中之思想無意。

中相應和者。

忽焉於濃烟之旋渦中。突湧出一道火光。爲狀至烈。瞿文藉此火光。忽見丘巔矗立。一運車騎士繞之。絕似日落時在荷桑遠鏡中。瞭見者此時車上若有人共運一物。物體至重。且作金鐵聲。兩人昇之而下。瞥見其形。乃三角也。

有頃火光滅。諸物悉隱。瞿文目注此黑暗中。出神作遐想。但見丘上燈光往來。人聲靡雜。瞿文隔壑而望。不能辨析其所爲何事。所言何語。而磨刃霍霍聲。則不翅促其欲行不行之足。使奮然勇進也。

二句鐘至矣。瞿文已達缺口。口外哨兵望見其有徽章之巨幟。即認爲首領。咸舉鎗示敬。瞿文昂然直入塔下室。此時下室中。景象全變矣。穹頂上懸一提燈。燈光耀室中。見諸守兵皆縱橫枕藉。偃臥鋪草上。已沉沉入夢矣。

此室脫離劇戰。僅數小時耳。糞除未盡之斷槍殘彈。猶散布敷石間。至礙其穩睡。願諸人已昏極矣。覺此恐怖之室。前此騰踔於斯。屢殺於斯。踣健兒之身者。

斯石也。飲志士之血者斯草也。今則血已拭矣。刃已韜矣。死者已死矣。恐怖之事告終而平安之夢從此始矣。

瞿文既入。諸守兵中有未睡熟者。皆起逐之。中有一兵官。瞿文指地牢之門。謂之曰。爲我開此門。兵官聽命去。門扃。門若然啓。瞿文遂徐步入。門亦旋閉。

第十七章

地牢中有一燈。置敷石上。在下層牢舍風洞之旁。餘則水罈一。草褥一。黑麵包數事而已。無他物也。侯爵方蹠躩牢室。狀似猛獸處籠。不忘馳騁。忽聞門樞啓閉聲。一舉首。燈光適射瞿文之面。兩人耽耽互視者久之。侯爵忽狂笑曰。子爵先生。汝來視我耶。汝貺我以恩意。我至感汝。我方煩滿。得汝一談。良慰寂寞。我謂汝友直豎儒耳。欲殺則殺。奚必搜證據。開裁判。多費手續。坐耗光陰。使我久淹此耶。吾曹所遇之事。何事乎。固至奇妙也。今日有一王。一后。王爲國王。后則法蘭西也。人旣殊。王之首而嫁后於羅伯士比。而此再婚之佳偶。遂共誕一尤物之女。耶女郎。何名。即名斷頭台明。

日人將令我接其吻者也。我固至以爲娛。汝非爲此來乎。汝豈已晉秩爲伍伯耶。脫非然者。則是親誼之通調也。我尤歡迎子爵先生。汝今或不復知何物爲貴人。請汝視我。我卽汝之骨董也。汝之天主也。亦卽汝之家族。汝之祖先也。汝父之模範。以忠誠爲本。分以舊道德舊法律爲生命者也。乃亦汝所必欲鎗斃爲快者也。我今語汝坐室中無安樂椅。僅有敷石。顧已相見泥中。何妨共坐地上。我不敢言辱汝。以吾曹視爲泥中者。汝曹且詡爲國家。汝試觀此室。非我家之牢獄乎。昔以諸侯囚賤民者。今乃以賤民囚諸侯。羣兒相戲耳。輒號曰革命。我知去此三十六小時內。人將斷我脰於此室中。我亦不以爲非。富人若知禮能惠我。以上層鏡室中所儲之烟草。使我一嘗舊味。我心尤愜。以此鏡室爲汝兒時嬉遊之地。常跳躍我膝上者也。我不奇他事。我獨奇汝亦姓瞿。文汝之脈管中當滿貯貴族之血。與我同也不意同一血也。在我爲貴人在汝爲乞丐。相遠乃如是耶。然此非汝過亦非我過。爲惡者類不自知也。人吸空氣以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空氣。我曹之時代乃兒戲革命之時代也。此亦

兒戲。彼亦兒戲。兒戲。寧有責任乎。汝曹之大罪。正汝曹之無罪也。子爵先生。我且傾服。汝服汝。以如是之青年。據國家中至高之位置。得家族中至貴之遺傳。今日爲都爾瞿文之子。爵者卽異日爲勃蘭峒之主。乃一切不顧。毅然視敵爲友。成此兒戲之偉功。我以是賀薛慕丹院長教育之奏凱矣。

侯爵言時。以兩手挿腋下。爲狀。至沈靜而和霽。稍止。又言曰。我不自欺。曾以巨砲射。自擊汝。幾殺汝者。三次。無禮我固先之。吾孫先生。汝宜諒我。蓋吾兩方相見於火與血之中。彈匣卽楹書也。且人方弑王。我又何恤乎祖孫。

侯爵語至此。色微變。曰。汝謂君主政體。慘暴無人理乎。脫果慘暴。則磔盧梭。縊福祿特爾。亦至易。易何至於今日耶。惟其不然。徒焚其書。而不治其人。於是一般之號稱哲學家者。搖唇鼓舌。勢力漸張。初僅在野。繼乃登朝。若鐵敖（七十四年路易十六任爲大藏大臣。實行自由貿易主義。主張廢封建制度。大受貴族攻擊。乃辭職）若納克兒（亦大藏大臣）其先導也。夫吾儕貴人。固握裁判之無上權者。汝不見此室。

之。壁。上。有。裂。刑。之。迹。乎。施。之。此。輩。誰。曰。不。宜。而。吾。儻。不。施。也。任。其。以。人。爪。握。鵝。毛。以。墨。汁。污。白。紙。今。日。布。一。文。明。日。著。一。詩。馬。拉。由。是。生。羅。伯。士。比。由。是。出。兒。戲。之。理。想。乃。產。一。慘。酷。之。事。實。孰。造。此。罪。著。作。造。之。法。語。希。曼。爾。CHIMRE (卽理想也) 之。字。義。本。含。有。兩。解。一。爲。虛。想。一。爲。怪。物。汝。曹。乃。真。由。虛。想。而。成。怪。物。矣。汝。曹。不。嘗。唱。導。權。利。乎。人。權。也。民。權。也。此。皆。不。根。之。論。也。我。今。告。汝。昔。戈。農。第。二。之。女。兒。曰。漢。樊。斯。龔。華。愛。爾。之。遺。爵。勃。蘭。峒。屬。也。嫁。羅。歇。須。雄。之。諸。侯。曰。亞。倫。生。小。戈。農。遂。奄。有。文。臺。全。境。此。卽。鐸。爾。瞿。文。之。祖。父。也。亦。卽。吾。曹。之。祖。也。此。乃。真。權。利。若。汝。曹。之。權。利。則。滅。天。主。耳。弑。國。王。耳。汝。乃。不。以。己。之。真。權。利。爲。權。利。而。認。怪。物。之。權。利。舍。茅。土。之。貴。而。下。僑。輿。臺。汝。誠。大。愚。我。老。矣。汝。猶。少。年。不。憶。汝。兒。時。嬉。戲。時。乎。垢。面。如。奇。鬼。鼻。涕。長。一。尺。我。抱。而。拭。之。拭。之。而。汝。長。大。矣。離。汝。纔。數。年。耳。方。期。汝。日。卽。偉。犬。不。謂。汝。乃。自。縮。小。之。今。已。矣。汝。曹。已。得。全。勝。矣。已。往。之。陳。迹。自。巴。士。的。以。至。歷。日。雍。芟。之。惟。恐。不。盡。責。業。備。一。躍。而。爲。主。人。翁。從。此。不。復。有。宗。教。不。復。有。王。權。不。復。有。封。建。洋。

法蘭西之古國曩稱以三級統御者君主親王領主及海陸軍人爲一級上下級之裁判官及鹽稅普通稅之收稅官爲一級全國之巡警爲一級各守厥職秩序整然汝曹乃悉破壞之夫我法蘭西之國性固萃大陸之美者也各省之特性不啻包有全歐畢加狄省之誠實似日耳曼商巴尼省之豪俠似瑞士藩高尼省之技巧似荷蘭嘉斯高尼省之嚴重似西班牙百羅又省之敏活似意大利腦門狄省之機智似希臘汝曹乃不惜舉一切國粹悉摧殘之不惜弑國王殺貴族屠牧師不惜倒王座毀祭臺蹴天主此乃汝曹之偉業也汝不願爲貴族汝今爲叛徒矣嗚呼子爵先生別矣我腦中所欲言者已盡言之欲斬則請汝斬我瞿文岸然曰否侯爵固自由也言旣突前向侯爵以己之大帔投侯爵肩聳其領高及目際瞿文與侯爵軀幹絕肖驟望之竟莫能辨侯爵愕然曰此何爲也瞿文不答忽就門呼曰速開我門立啓瞿文力推侯爵於門外門卽砰然闔矣

侯爵旣出地寧茫然不知所爲信步經下室室中未熟睡之守兵於燈光慘澹中但

見一偉岸之人。身披有徽章之大帔。以爲首領之復出也。皆肅然示敬。聽其出缺口而去。口外哨兵亦各舉槍如見瞿文時。此時侯爵已達塔外原野中。距森林纔百餘武耳。自由之空氣滿貯前途。以待其吸取。侯爵且行且疑。以爲此必無之事也。殆夢耳。既乃舉其右手。以食指力拈。拇指覺劇痛狂喜曰。眞也。遂冉冉入林而沒。

第十八章

九十三年之軍法裁判。表面雖採用合議制。以表決法定之。而實際則單獨制。何也。以裁判長有無上權。能任意選任審官。分其等級。依次表決。其最後之表決。仍出裁判長也。

次日。薛慕丹即擇定塔下室爲裁判所。裁判所適對牢門。而斷頭台即設於裁判所之口外。

日亭午。裁判乃開庭矣。室中置三草椅。一木案。兩巨燭分列案之左右。火光爛然。案

前設一矮几。椅爲審官設。而几則屬罪人。案之兩端。別設二几。一坐陪審委員。已任一軍需官爲之。一坐書記。乃一伍長也。案上列火漆一枚。銅璽一具。餘若文具卷宗。均紛然雜陳。別有印刷品之告示。二紙。尤軒露惹目。蓋一爲置法律外之宣布。一爲國約議會決案之通告也。中央椅後。植立一叉槍。上懸三色旗。搖漾火光中。革命時代。設置皆尙簡略。頃刻之間。慎密之守衛室。忽易爲威嚴之裁判所矣。

是時旁聽者。皆共和軍之兵士。咸屏息繞室而立。兩衛兵佩刀列罪人。坐次薛慕丹。冠三色羽冠。腰韉上仍懸一佩刀。插兩手鎗。面創發赤如火。益增其猙猛。昂然就中央裁判長席。適面地。牢門苟桑爲第一判事。就右坐。賴杜伯爲第二判事。就左坐。苟桑狀至沉毅。賴杜伯則以一帕裹首。時時見血液流溢。出帕下。薛慕丹旣就席。忽聞室口外有馬鈴聲。一軍事郵吏入。就案旁立。薛慕丹提筆作數行書。文曰。

保安會委員公鑒。冷達男已就擒。定明日處斬刑。

書日。署名封緘。訖授郵吏。郵吏出。卽匆匆上馬去。郵吏去後。薛慕丹乃高呼曰。開牢。

門兩佩刀衛兵聽命前去門扇門闢入牢薛慕丹乃舉首交臂目注牢門又呼曰引囚虜出牢卽見兩衛兵挾一人由門中出出者乃瞿文也薛慕丹大驚呼曰嘻嘻瞿文！我欲引出者乃囚虜瞿文曰我卽囚虜薛慕丹益驚曰汝乎曰我也曰冷達男何在曰彼已自由曰逃乎曰然

薛慕丹全體作震顛吃吃曰是本彼之舊邸一切出口彼宜諭之我固慮此牢中或有秘密道今果不勞人助悠然逝矣瞿文曰否有人助之曰然則縱之乎曰然曰孰縱之曰我曰汝乎汝得毋夢乎曰至確我會獨入地牢以我之帔被彼之背且以高領蒙其面彼遂出而我乃居此曰汝決不爲此曰我已爲之曰萬無是事曰眞也曰若是則汝當還我冷達男曰彼已不在此彼旣被我的巨帔守兵以爲我也已任其去矣此事尙在昨夜曰汝寧狂易乎曰卽我自謂亦如是

薛慕丹默然久之慘然曰然則汝意……瞿文正色曰無他死耳薛慕丹聞語色變如受死刑如蒙雷擊額汗盈滿類檐溜旣乃勉爲嚴重之聲曰衛兵令罪人坐瞿文

乃就矮几薛慕丹又呼曰衛兵速舉汝刀凡訊死罪之犯當時儀式固如是兩衛兵乃各擣其佩刀薛慕丹此時神色已稍定矣厲聲曰罪人起立從此薛慕丹對於瞿文不復稱爾汝矣

瞿文既由矮几起立薛慕丹問曰罪人何名答曰瞿文曰何職曰我爲北海岸遠征隊之總司令曰與已縱之罪人有親屬關係否曰我爲彼之嗣孫曰罪人知國約議會之決案乎曰告示列案上我固見之曰決案作何語曰我即署名告示下命令實行此決案者寧不知決案作何語曰罪人若需辯護士者此時可任擇之曰無須此我當自辯護也曰有申辯語速言之

薛慕丹此時兀然不動爲狀似岩石嚴重無倫瞿文則俯首作沉思滿室中皆寂然薛慕丹促之曰罪人宜申辯矣瞿文乃徐徐舉首狀若不見一人者答曰我之爲此以有一物障之使我不復見他物厥物維何即人類之善行是我目中但見一方面爲老人一方面爲童子而我之本分適介兩者之中以是遂忘村莊之焚毀原野之

劫掠俘虜之屠殺傷人之慘死婦人之鎗斃以是遂忘以法蘭西交付英吉利以是遂縱國家之公仇我實有罪我爲此言迹近訐已其實非訐乃護己耳蓋有罪者當其慨然自承時往往有以不自救爲自救者惟其不自救而所救乃至博大也薛慕丹曰罪人自辯之辭僅此乎瞿文又曰況我爲首領宜以表率示人即汝爲審官亦然曰何等之表率乎曰治我以死罪曰罪人自謂當治死罪乎曰至當且必要也曰然則罪人姑坐

陪審委員乃起立先讀置冷達男侯爵於法律外之告示次讀國約議會決案之宣示書無論何人凡故縱或隱匿叛虜者一律處死刑終讀告示下方附印之數行文曰凡有救助告示中有名之叛徒者治死罪署名遠征軍總司令瞿文委員讀畢復坐薛慕丹整襟言曰罪人勿譁旁聽之公衆各宜默而靜聽須知汝曹之前有法律在法律宜用表決各判官互陳意見於罪人之前以多數定判裁判固無隱徇也今請第一判事先發言副將荷桑垂目視案上國約議會之決案狀若不見薛慕丹亦

不見瞿文者毅然曰凡爲判官與個人不同有不及個人處亦有勝於個人處不及個人以其無心也勝於個人以其有權也昔羅馬曼魯意之子未受將令出戰既克敵矣曼魯意仍治其擅命之罪立斬之犯軍律猶不可贖矧犯法律乎法律乃較軍律尤嚴雖道德不能變更法律假其變更卽陷國家于危險也今總司令瞿文既違法繼叛徒冷達男卽爲有罪我表決宜死薛慕丹願書記曰汝錄之書記書於簿曰

副將苟桑表決死

瞿文顧苟桑曰汝之表決至當我當謝汝薛慕丹曰第二判事宜發言矣賴杜伯乃起立先向瞿文行一軍禮既卽高呼曰汝等必欲處斬刑惟有斬我耳此意我早蓄之初爲老人繼爲首領當我見此八十齡之白髮翁投烈火中以救三寧警我卽曰汝乃慈主也當我聞我曹之首領拔此老人於斷頭台之切刀下我又曰汝真我曹之將軍也必若汝乃不愧爲人吾人豈悉無知覺者乎首領瞿文自四月以來屢擢王黨陶耳一役尤著奇謀若曹何幸得此非常之人乃必欲去之乎不舉爲大將軍

乃欲決其首乎我尤不解國民瞿文適亦自承爲有罪脫其言非出我首領我唾其面矣天下寧有以勉力趨善之人爲有罪乎若然者必老人能忍心以觀童子之生燔必我首領能閉目以聽老人之就戮然後爲無罪耶且此三童子乃我赤憤隊之胎兒見死不能救卽我全隊之羞也今以救童子故救老人以救老人故遂殺我首領是不翅自相殘殺也我不願殺我首領我之愛我首領乃更甚於常日若曹必欲斬之則毋寧斬我

賴杜伯語畢復坐爲狀至憤激致裂其耳創血續續下帕際薛慕丹顧之曰汝表決罪人宜赦乎賴杜伯曰我表決宜舉爲大將軍薛慕丹曰我問汝表決罪人宜赦宜死曰我表決爲共和黨中之第一人曰軍曹賴杜伯母贊言總司令瞿文或赦或否汝速決一言曰我表決宜斬我以代

薛慕丹顯書記曰赦也汝錄之書記書於簿上曰

軍曹賴杜伯表決赦

書記起立報告曰一判事表決死一判事表決赦爲平均數

此時宜裁判長薛慕丹發言矣瞿文之生死卽賴此一表決定之薛慕丹乃起立脫其羽冠置案上面色慘澹如土四圍旁聽之目皆環繞其面母敢或息薛慕丹乃徐舉其嚴重之聲曰罪人瞿文聽之我今賴共和政府之威靈軍事裁判之正義定兩表決之多數於一

語至此稍止狀若慎重審擇於生死兩問題之間斯時旁聽者之胸脇無不趨趨跳動忽聞薛慕丹奮然呼曰總司令瞿文宜治死罪明日日出時行刑瞿文徐徐立行一敬禮曰我謝裁判薛慕丹曰汝等可引罪人去矣舉手一揮牢門立啓兩衛兵導瞿文入門復閉衛士皆露刃立牢門旁賴杜伯此時則已暈絕案次人乃扶而去之

第十九章

革命時代一營壘卽一蜂巢也而公民之刺則盡寄諸軍人之身顧其時軍人率多一國之市中心志浮動爲仇爲友頃刻數變試觀此時攻塔之四千人聞冷達男已縱

逸見首領瞿文乃受裁判如電氣之感觸然一時紛紛籍籍或往來交耳作私語爲狀至不靖第一次則當裁判開庭時羣相告曰此掩人耳目之裁判也貴族與牧師胡可信耶吾曹既見救侯爵者爲一子爵則赦貴族者必在牧師第二次則當定判時衆又譁曰此吾曹之首領也雖身列貴族而實爲共和國首功之偉人守彭都桑破陶耳取都爾基五月以來揚三色之旗於文臺之林野所向無敵雪樓歇爾屢敗之辱挫顧恩敢死之鋒匪彼胡有今日薛慕丹敢治以死罪耶牧師乃殺軍人是胡可忍。

於是塔下各營咸憤憤不平怒潮如城環繞薛慕丹四千人。大羣也。薛慕丹個人也。以大羣反對個人在勢莫敵顧在此酷虐之時代苟個人身後有保安會之擁護其威力卽足以震懾全國。況此時之薛慕丹不特瞿文之生死在其掌握中卽四千人之生死亦無不在其掌握中彼蓋握有全權之證書在也。衆知抗之不能求之亦無益。惟有飲恨懷憤靜以待之耳。

未幾。已入夜矣。裁判所。仍易爲守衛室。戒嚴如昨夜。兩衛兵列門次。至夜半後。忽有一人。手執提燈。越衛室。而過開門。逕入地牢。則薛慕丹也。

是時地牢中。沉黑而嚴靜。但聞吁吁呼吸聲。似有一人熟睡者。薛慕丹乃置燈於地。俯視之。見瞿文方坦腹眠。卒隅之。草褥上爲狀。適也。薛慕丹徐徐躡足前。暱坐其旁。摩撫其體。殆遍。大類慈母之撫乳兒者。既乃徐舉其手。就唇吻之。瞿文驚覺於慘澹燈光中。審爲薛慕丹。詫曰。吾師不意爲汝也。我方夢一死人吻我之手。薛慕丹此時心大動。爲語不能成聲。僅微呼曰。瞿文。兩人相視久。薛慕丹目眶中。已滿貯淚潮。瞿文則靄然微笑而起。忽指其面癢曰。師之貺我多矣。此傷痕。卽明證也。天若不置汝於我搖床之旁。我終身處黑暗。中安有今日。我生於重重束縛之下。汝則解其羈結。育我以自由。我垂死如木。乃伊汝則續其餘息。還我以青年。我衣錦如傀。偏汝則鑿其靈竅。納我以學問。僅一諸侯耳。汝乃導之爲國民。僅一國民耳。汝且推之近神聖。我欲求人類之真實。予我以真實之鑰者。汝也。我欲攬天國之光明。投我以光明之

餽者亦汝也。噫。吾師汝實造我。我當謝汝。薛慕丹慘然曰。我來共汝晚餐耳。瞿文取黑麵包剖之。以授薛慕丹。薛慕丹取其一。瞿文又進水。薛慕丹曰。汝先飲之。瞿文如言。略沾唇。還授薛慕丹。薛慕丹一呷而盡。此一餐中。瞿文常食。薛慕丹則常飲。蓋寧靜者易飢。而躁熱者易渴也。瞿文且食且言曰。吾師知此時之革命。其事爲至玄妙乎。於顯然事業之後。實藏一不顯之事業。在顯然者掩其不顯者。使人熟視無睹。其實顯然者。雖似殘酷而不顯者。乃純懿無倫。我今辨之。至析覺此九十二年者。大類建築家借已往之舊材。營一蠱獮之引架（即工匠建築房屋用之木架）人見其蠱獮也。號爲野蠻。而不知文明之大聖寺。即將湧現於此架下也。薛慕丹曰。汝言然。假設者。確定之基也。何謂確定。即權利義務列於平行線也。即稅則以相當而增進也。軍役以強迫也。一切皆作平面。而無凹凸。一切之上。又臨以一直綫。則法律也。此之謂確定之共和。瞿文曰。我意不然。吾師乎。似汝確定之共和。毋寧我意想之共和。果如汝言。汝將置人類中。秉忠誠剛果仁慈諸美德。而時時軼出。

於法律之外者於何地乎。我謂處以平。均。固。善。處以和。諧。則尤善。權衡之上。尙有琴瑟。與其繩以矩度。不如養以太空。顯氣之爲自然。薛慕丹曰。第懼汝爲浮雲所蔽耳。瞿文曰。然則汝不迷於算術中乎。薛慕丹曰。汝之和諧。夢想也。瞿文曰。汝之幾何學。亦然。薛慕丹曰。我願以安格黎特（希臘之幾何學大家）之學。改造人類。瞿文曰。我則寧爲和美爾（希臘大詩家）薛慕丹微笑曰。汝愛詩。汝乃蔑視詩人。瞿文曰。是言我固承之。我之蔑視詩人。猶汝之蔑視空氣。蔑視光明。蔑視花香。蔑視星宿也。薛慕丹曰。凡汝所舉。皆不能資以爲食者。瞿文曰。惡！是何言。意思亦糗糧也。思想即食也。薛慕丹曰。汝母好爲高論。共和無他。即算術中之二數也。由二生四。而數乃立。我既以二與各數。各數終必還原（數語極奧。遂譯者不明。算理姑照譯之）瞿文曰。我恐其不能還原也。薛慕丹曰。汝何所見。而云然。瞿文曰。我見社會之存活。乃存活於互相讓權之中。個人宜讓團體。團體亦宜讓個人。社會以是平。國家以是立矣。薛慕丹曰。然獨不能以此論法律。法律無讓也。瞿文曰。否。法律胡爲不能讓。薛慕

丹曰。顯我目中。但見裁判耳。瞿文曰。我之所見。尤高。薛慕丹曰。事寧有高於裁判者。耶。瞿文曰。有之。正義是也。

薛慕丹至此。略一躊躇。曰。我終不信。汝瞿文曰。不信宜也。汝欲強逼軍役。汝對于人。猶有戰志也。我則願盡除軍役。而羣相忘於和平。汝欲施窮困者以救助。我則并不願有窮困者。汝欲其出相當之稅。我則不願有稅。但願市町之公費。以至簡單之法。自然產出於社會。增富之中。曰。汝何術。以致此。曰。社會之貧。由社會中寄生者多也。行我術者。當首去寄生之人。如牧師。如判官。如軍人。尤寄生中之占多數者。宜悉淘汰之。然後濬溝渠。修吠畝。廢交秣之法。

(法文 *Le Vain Parnie* 日人譯爲交秣權蓋一種公家之牧場。專採芻秣以供國家及貴族之用者) 絕園圃之娛。盡出其地。支配公民。我法之地。蕪而不治者。都居四分之一。三假令人必有一地。地必有一人。出產之富。當百倍於前。雖以養全歐三百兆人。而有餘。寧獨法蘭西乎。且倚賴天然者。情民也。人化愈進。則天然愈退。此時之法。蘭西凡工作之需。無論風之吹。水之落。悉由

磁電之作用地球之下。鐵管網布如人之脈絡。然管中有水。有油。有火。潮汐往來。周流不息。人若有所需時。第按其脈管。欲泉則水至。欲燈則油至。欲爨則火至。地球幾成一馴擾之動物矣。曰汝誠玄妙之思想家也。曰我料其必成事實。

瞿文忽若有觸。卒然問曰。汝對於女子意見。若何。薛慕丹曰。男子之婢也。曰然。第有一約。曰何約。曰男子亦女子之僕耳。曰汝欲男子爲僕乎。我謂男子乃永爲主人。我平生僅主張一種王權。即家族之王權。男子之在家。其尊固。王也。曰我亦贊成。第亦有一約。曰何約。曰女子之在家。其尊當。后耳。曰如汝言。男女當爲。曰然。平等。曰汝欲平等乎。汝寧不知兩者至不同。曰我第言平等耳。本未言同一也。

聲浪至是稍止。如兩軍奮擊時。作俄頃之休戰。旣而薛慕丹問曰。信如子言。將付兒童於誰乎。曰先由父造之。繼由母育之。教之者師也。成之者都市也。然後付之國家。國家乃其眞母。然後付之人道。人道乃其鼻祖也。曰汝乃不言天主。曰凡我所謂由父而母而師而都市而國家而人道諸階級。即證天主之梯級也。苟達諸階級之極端。

天國。即。着。然。闢。矣。天。主。乃。掖。而。進。之。

薛慕丹聞語狀至愀然若憫瞿文之沉迷不悟者警之曰瞿文我寧願返諸地上實行我可行之事瞿文曰汝先爲不可行者曰我所謂可行者乃能永久行之曰不能久也人方取縮空想家而殄滅之可行者之危殆甚於累卵曰不然我將悉羈空想家以實在之軌以事物範圍之變流動之意識爲凝定之意識寧失其美妙而務適實用則無用者悉化爲有用矣然後置一切權利於法律中權利旣成法律法律遂確定矣此我之所謂可行者也曰我所謂可行者異是曰汝之可行乃在夢中曰可行云者本至無定常似不可見之靈鳥翱翔吾人之上曰宜捕獲之曰敏活變化胡可捕也吾謂人類有永進無暫退脫其可退天主造人將置目於人之腦後矣今旣不然吾人固宜視曙光不宜顧晚照宜向搖床不宜近筥笈有前之墜者即所以勵後之升者古木之摧折乃新萌之驅除也故各世紀有各世紀之事業今日已成爲公民之事業者明日必將進於人道之事業今日之問題僅屬於權利明日之問題

必將屬於報酬。況報酬與權利充類言之。本同一事。乎既生而爲人。不能無所償。負。天主放我。以生命之償。卽負之大者。亦即償之大者。權利爲天然之報酬。而報酬乃獲得之權利也。

瞿文語聲淵淵。狀似希來伯之神巫。以未來詔人。薛慕丹不覺改容聽之。斯時師弟。幾易位矣。少間薛慕丹曰。汝軍欲速。瞿文微笑曰。我誠躁進。願我與汝兩虛。想實各有異點。汝所希望者。乃法律。崑制之共和。我則精神之共和也。曰。然則今日之時代。汝能怒之否。曰。怒之曰。汝既非之。曷又怒之。曰。是乃颶風也。文化有疫癘。非颶風。安能消散之。我恒視此颶風。爲除舊布新之巨彗。且我有羅盤。在亦何畏乎。颶風亦猶人有天良。視強暴。蔑如也。矧爲此者。非人力乎。曰。孰爲之。

瞿文即舉手上。指爲力。至偉。薛慕丹視其所指之方向。抑若透出地。牢之穹頂。豁然露星。月照爛之天空。遂默然久之。既乃徐言曰。汝知社會較天然爲偉大乎。汝乃崇拜天然。是豈可行者。徒夢想耳。瞿文曰。非夢想目的也。若無目的。社會何貴。汝言社

會大於天然固然蓋留滯天然者卽爲野蠻與其登蠢然不動之天國毋寧入聰明之地獄然吾人究非地獄乃人類之社會也脫不隨時增益此天然惡能自拔於天然界乎汝第見蟻之能工蜂之能蜜遂推工蜂工蟻爲保羣之首功而不知主宰而教育之者有雌王在也汝不欲增益天然則已苟其欲之則不獨有大於天然者且有更大於社會者卽吾人之目的也我之目的不願見社會中復有奴隸復有勞工復有罪犯人人爲文明之徽識卽人人爲進步之主人自由以精神平等以心博愛以靈魂本伏軌也我願脫其鎖而傳之翼本蘊行類也我願化之爲羽蟲本地蟲也我願縱之爲飛花我更願……瞿文語至此忽戛然止目炯炯視薛慕丹不復言時牢門方半啓門外喧動聲常透門隙而入鼓角鳴鳴則野營報曉也鎗柄築築則哨兵晨興也塔旁則有本板曳地聲雜以巨鎚奮擊聲一時嘈嘈雜雜悉人薛慕丹之耳中狀若惕然不寧者瞿文則俯首深思一無所聞薛慕丹曰汝何思之深也瞿文曰我思未來耳薛慕丹乃徐起離瞿文乘其不覺退至門次瞥然而逝

第二十章

薛慕丹出地牢時。已侵曉矣。一輪赤日。徐徐湧現於地平線上。人於此日光中。忽見都爾基旁。有一意外之巨物。巍然穿林而出。爲狀之醜怪。擬之希伯來文。或埃及象形字。差得其彷彿。不特人類見之。立生悸動。卽飛鳥警過者。亦莫不戢翼避之。是物焉。形似一巨方案。支以四足。案之一端。建高而且直之兩支柱。柱顛以橫木聯之。上懸一三角形之物。爲色黝然。其一端則置一梯。在兩支柱中。迤邐而下。三角物下。承一木板。板木爲二。各鑿半月形之穴。駢合之。則成一板。而穴形遂爲正圓。適容一人之項。其上板。有活動之筭眼。能自由上下。平時上曳。不與下板合。及械罪人。乃推而下之。遂繞項如木枷。此板之下。復有一旋動之板。立有鐵樞運之。狀似桔槔。板旁置一長筐。柱前則別有一方筐。乃紅色也。凡此舍三角物。爲鐵質外。餘皆以木爲之。是果何怪物乎。卽九十三年之尤物。馬拉呼爲魯意散者之斷頭台也。斷頭台誠怪物哉。顧此時尙別有一怪物。抗立於前。則都爾基也。都爾基爲石。怪斷

頭台爲木怪兩怪同時并現於人類之目光中吾人不當復以木石視之蓋都爾基爲古訓之殘址而斷頭臺則思想之動機也都爾基爲巴士的獄之雛形而斷頭臺則國約議會之粉本也一則控制中世紀之千五百年一則孕育九十三年之十二新月一則代表君權一則代表革命都爾基譬則織特武複雜之建築其中有屬民有領主有奴隸有主人有平民有貴族有牧師有判官有不平之律例有苛求之稅則斷頭台譬則一陋屋也中無所有僅一喋血之巨刀都爾基赫然雄踞荒野久矣仰其癩瘡之壁面張其峻嶒之礮眼撐石牢之骨布礫輪之血固已臨御十五世紀中威權惟一尊嚴惟一恐怖亦惟一遠近無敢與抗者乃不謂忽有一物焉突立面前其威嚴可怕更甚於己都爾基徐徐一觀察之研究之以爲此殆由地中出也然則果由地中出乎在理固有之惟此惡地乃生凶木汝不見灌溉此地者爲汗爲淚爲血乎不見浚掘此地者爲濠爲墳爲窖爲阱乎不見埋於地者不一之陳屍死於不一之暴政乎層累而下者地獄也捆載而齎者罪惡

也。聚此無數恐怖之子種。朝滋而夕長之一旦。遂脫穎而出。成此凶惡之機械。斷頭台固可毅然告都基爾曰。我乃汝之胎兒也。

是時兩怪物皆卓立扶善之林野中。斷頭台則傲然都爾基則惕然垂廢之強權。乃懼新造之強權過去之殘酷。乃避現在之殘酷。死石固不如生木幽靈固不敵魔怪也。

是日凌晨曉色。至爲姚冶。旭日徐徐破雲而出。微風吹草作碧漪。殘靄冥濛。非烟非霧。或繚繞林間。或昇騰澗底。大類巨爐中滿貯異香。隨時噴薄。晴空一碧。白雲皎然。濃陰成幄。遠波如練。一草一木。咸有靈然相親之意。似造物者特現此醇潔。陽和之象。以默啓我人類者。而我人類。乃於此醇潔。陽和之前。紛然羅列者。則古堡砦也。殺人機也。戰士也。罪人也。一時卑濁之醜態。莫不窮形盡相。悉宣露於皜皜陽光中。

則見四千之遠征隊。斯時皆肅然列高丘。步隊分兩行。左右夾侍。自丘顛直達丘岸。爲兩縱綫。砲隊中列丘顛。爲一橫線。斷頭台則矗立三線之中。適成一卍字形。三面

皆環堵獨缺其一面其缺處卽巨壑也。越壑卽爲都爾基。

都爾基與斷頭台遙遙相對其間僅隔一壑。都爾基之平臺適與斷頭台作平階。

維時壑中經大火之後殘烟尙瀾漫不熄人卽於此瀾漫之殘烟中遙望平台隱隱見台上列一案一椅一三色旂旂下有一人巍然交臂而坐卽薛慕丹也。服出使委員服冠三色羽冠佩刀插鎗一如昨日不動亦不語全場亦皆寂然無聲曳鎗垂首以待斷頭台上則伍伯往來蹀躞狀至恹恹忽聞鼓聲隆隆自遠來丘上隊列杳然乍開一鹵簿蜿蜒入壑字中向斷頭臺而行其鹵簿先以黑色大鼓次赤幘隊皆徒手隨行次衛兵則皆露刃最後爲罪人卽瞿文也。

瞿文此時服尋常之軍服腰佩一劍手足皆自由無械繫坦然前行時時仰面向曉光輒然而笑既至台次似絕不見有斷頭機者但游目矚塔頂似有所覓彼知薛慕丹今日必躬視行刑欲一見之爲末次之訣別耳。

薛慕丹亦望見瞿文顧絕不爲動爲狀乃更嚴冷但注目直視之瞿文且行且顧徐

徐拾級而登。兵官命赤幘隊隨之。迨達台頂。瞿文立解佩劍授兵官。除領巾付伍伯。乃奮然躍登。斷頭機其褐色之髮。搖漾風中。閃閃作金色。肩項膩白。絕似婦人目光。澄澈而雄偉。則儼然天神也。夫斷頭臺亦一絕頂。今瞿文既卓立其間。旭日圍之。自謂已置身榮光中矣。

凡處斬刑者。法當械繫。伍伯乃執繩而前。方執瞿文手欲縛之。忽聞丘上人聲鼎沸。諸兵士皆哽咽而呼曰。赦！赦！赦！我首領！霎時間莫不棄兵而跪。舉手向平臺。薛慕丹坐處。作求恩狀。赤幘隊中之賴杜伯橫身斷頭機下。哀呼曰。我在此。我願代首領死也。伍伯聞聲立縮。其手方萬聲鼓喚間。突聞一嚴重酸楚之音。由塔頂飛越而下。曰。勿譁。法律在不可違也。衆審此聲之出於薛慕丹。皆股栗莫敢仰視。斯時伍伯乃前矣。瞿文曰。姑待之。即舉其未繫之右手向薛慕丹告別。然後就縛。既縛矣。瞿文曰。恕我少遲。即引吭而呼。共和萬歲者三。於是伍伯乃臥。瞿文於桔槔形之板上。入頭顱於枷穴中。一手執髮。一手按彈機。三角形之物。遶徐徐下。初頗迂緩。繼忽迅。

疾在此。迅疾中人。但聞砰然一聲。一聲之後。又繼以一聲。第一聲乃斧擊。第二聲則鎗擊也。此鎗擊何來乎。蓋斷頭臺上三角形物。下落時。平臺上薛慕丹已自解其腰。輕上之。手槍方瞿文之頭。顛滾入紅色筐中。而薛慕丹之胸前亦一彈貫心而死。從此兩靈魂携手飛昇。一張光明之羽。一伸恐怖之爪。永永翱翔於浩蕩之天空。不復返矣。

九十二年畢



一 目價册外畫名種各行發局書正有

精裝 名畫外集已出六十一種

木匣 可任選取四十種用木匣裝為一匣極為精雅送人最佳購者連匣實洋念四元不折不扣

第一冊 董香光山水册

山水八開題字十開為董香光

生平得意之作共十八頁平等閣藏本全册定價一元二角

第二冊 南田山水册

紙本墨筆山水八開題字八開

共十六頁王氏寄青霞軒藏本全册定價一元二角郵費五分

第三冊 王山水合册

南田墨筆山水四開石谷山水

八開合為一册誠精妙之品現為陶齋尚書所藏 定價十元

第四冊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叔平相國題語共為一册 定價六角

第五冊 石濤山水册

陶齋尚書藏為石濤最佳之作每册七角

第六冊 南田花卉山水合册

程聽琴觀察藏

每册定價八角

第七冊 御賜竹籬山房王孟端畫

卷此卷乃高宗賜惠山竹籬山房者高宗南巡三宗皆有御題於上誠著名之至寶也合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第八冊 畫中九友山水合册

陶齋尚書以所

藏九君及廣香光十人之軸擇選佳品釐為一册 定價一元

第九冊 扇面第一集

唐六如應真像文徵明書羅漢贊

○文休承 ○偉南田 ○王石谷 ○漸江上人 ○鄒虎臣 ○龔半千 ○查梅壑 畫各一 定價一元

第十冊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極精之作平等閣藏 定價二元五角

第十一冊 王惲吳山水合册

國朝六大家計釋卷一頁麻州一頁石谷二頁麓台四頁南田三頁墨井一頁皆極精之作願觀逸觀察錄 定價八角

第十二冊 金冬心畫梅小册

此册為冬心最精之作畫之超逸字之可愛題句之有味均稱得未曾有共十二頁一册 定價八角

二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名畫外冊價目

外冊第十三 **王石谷仿古山水冊** 此冊

百乃石谷中年用功時仿臨宋元名家誠
為石谷生平合作此冊與印入中國名畫
集內陶齋尚書所藏之冊端稱雙壁明眼
人當自知之後有吳榮光題誌一頁幸仿
蘇部郎藏茲用珂羅版精印以供同好每
冊定價一元五角

外冊第十四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

為增蒞氏觀察所藏極工秀之能事最便
于臨學共印成一冊定價六角

外冊第十五 **扇面第二集** 石谷巨然烟浮

聲圖○大滌子○趙左○張子羽○蔣南
沙○張賜馨○王忠菴○王宸○王虛舟
定價一元

外冊第十六 **錢叔美山水人物冊** 此冊

絕倫為中國美術品之佳者全冊十二頁
樊奕山方伯藏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十七 **羅兩峯畫冊** 此冊為兩峰精意

藏每頁有方伯題詠于上端稱三絕也每
冊十幀定價一元

外冊第十八 **王廉州山水冊** 此冊為王氏

守勿失者有王氏昆季子孫題誌畫乃仿
宋元各家初為六幅後復增仿倪一幅又
自題兩幅共九頁誠為廉州得意之筆也
定價八角

外冊第十九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此

卷為著名劇迹屢見著錄經火焚缺少許
有程孟陽沈峯程清溪王蓬心錢茶山諸
題誌誠至寶也陶齋尚書藏 大洋五角

外冊第二十 **明代名畫集錦冊** 金石書畫

精品裝伯浩觀察藏每冊定價八角
外冊第二十一 **國朝名畫集錦冊** 金石書畫

精品裝伯浩觀察藏每冊定價一元
外冊第二十二 **扇面第三集** 定價一元

外冊第二十三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外冊第二十四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

畫山水花鳥仕女草虫合
冊 定價一元

三 目價册外畫名種各行發局書正有

外册第
二十五 戴醇士山水花卉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册第
二十六 石谷臨安山色圖長卷
此千嵐萬壑筆墨生動欲飛本用大片照
爲十八開茲合印爲九頁定價洋八角

外册第
二十七 戴醇士三卷合册 一山居圖
有何子貞題首一香雪草堂圖有俞蔭甫
香雪草堂記一景附後一春江帆影圖三
卷共裝一册定價六角

外册第
二十八 扇面第四集 三松居士○南田
古谿留韻圖○醇士雲風烟樹圖○蓋田
叔○文衡山張君度○徐侯齋○南田仿
趙大年畫柳○王伯毅寫詩扇定價一元

外册第
二十九 蔣南沙花鳥草虫册
寫生

外册第
三十 翁松禪人物山水册
相國
畫極
難得且上有小楷題詩極精共十頁八角
三十一 復堂寫生册 定價洋八角

外册第
三十一 復堂寫生册 定價洋八角

外册第
三十二 惲南田工筆花卉蔣南
沙草花虫蝶合册 定價二元

外册第
三十三 扇面第五集 石谷六幅○南田
○廉州一幅 定價一元

外册第
三十四 徐青藤墨筆花卉 青藤張老
類者法移寫花樹合見者虞觀止始知向
所見草都皆僞作矣後有翁覃溪作青藤
墨花卷長歌一首大又用青藤畫法作爲
狂草題之眞人間雙璧也每册大洋九角

外册第
三十五 華新羅八段錦畫册 此卷
分爲八段故名八段錦乃著名之件計山
水花草鳥獸草蟲人物皆至精印成册袁
廷生采史彙 定價大洋七角

外册第
三十六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册
會列入中國名畫全集內惟因欲單購此
册者紛紛不絕今特用珂羅版印出單行
誠爲無上之品計十頁定價一元二角

外册第
三十七 張南華山水册 此册乃張
意之作樊奕山方伯藏有題詩于後連跋
共九開定價六角

外册第
三十七 張南華山水册 此册乃張
意之作樊奕山方伯藏有題詩于後連跋
共九開定價六角

西 正書局發行各種名畫外冊價目

外冊第 三十八册 **南樓老人鳥花山水冊** 定價一元五角

錢書號南樓老人錢陳羣之母也此冊為生平最得意作有其翁題首其夫題詩於上乃角錢氏家藏 定價八角

外冊第 三十九册 **顧橫波女史蘭竹石卷** 定價八角

黃石齋夫人蔡玉卿黃女史媛介美實節之妹桂蔣南沙之妹蕪南等諸女史題詩於上又有錢香樹為各女史書傳於卷後更有錢籛石何達躬等多人題誌定價大八角洋

外冊第 四十册 **江左三大家詩畫合璧** 定價洋一元

外冊第 四十一册 **改七香紅樓夢臨本** 定價六角

外冊第 四十二册 **費曉樓臨耕烟十萬圖** 定價六角

外冊第 四十三册 **八大山人石濤上人畫** 定價六角

合冊 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 四十四册 **翼半千細筆畫冊** 定價八角

外冊第 四十五册 **改七香百美嬉春圖長卷** 定價八角

此卷共美人一百人窮態盡研乃改七香臨仇十洲畫本洵為美術界精品河

羅版精印為十五大幅共訂一冊王氏寄青霞軒藏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外冊第 四十六册 **王石谷谿山霽雪圖卷** 定價大洋五角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裱為橫幅者加裝工四角

外冊第 四十七册 **董思翁山水兩種合冊** 定價大洋八角

第一種十開用濕筆澀墨為香光別開生面之作二梅居士藏第二種做古六種并字六開共為一冊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四十八册 **邊頤公花果草虫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四十九册 **王煙客山水冊** 定價二元

外冊第 五十册 **華新羅山水冊** 定價二元

外冊第 五十一册 **王耕烟墨筆山水冊** 定價八角

外冊第 五十二册 **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冊第 五十三册 **顧西眉仕女人物山水** 定價大洋七角

大冊 定價大洋七角

外冊第 五十四册 **顧西眉畫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冊第 五十五册 **大滌子山水冊** 定價大洋一元

五 目 價 蹟 墨 帖 碑 種 各 行 發 局 書 正 有

外册第
十六
趙孟頫書枯樹賦墨跡 定價
外册第
十七
沈石田墨筆山水長卷 六角

外册第
十八
石谷老年擬古册 定價八角
外册第
十九
廉州做雲林山水册 六角

外册第
二十
王奉常做古山水册 六角
外册第
二十一
項孔彰山水人物册 一元八角

外册第
二十二
南田撫古花卉册 洋六角
外册第
二十三
耕烟山水小册 大洋六角

外册第
二十四
李復堂畫小册 大洋六角
外册第
二十五
董東山畫册 定價大洋六角

發行各種碑帖墨蹟價目

漢碑

西嶽華山廟碑 三册 定價五元

取興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定價三元

海內無二本東海廟殘碑 定價四角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定價一元二角

明拓漢碑四種 定價六角

漢石經殘字

明拓史晨饜孔廟碑 定價五角

海內第一 漢陽龍碑 定價三角

宋拓孔宙碑 定價七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碑陰本二册 定價八角

陶齋藏魯相乙瑛碑 定價三角

朱拓魯峻碑及碑陰 定價六角

宋拓薛少保書信行禪師碑 定價五角

又珂羅版印精本 定價二元

明拓曹全碑 定價三角

附家 明拓石鼓文 每册三角

書 吳天發神饑碑 定價四角

明拓秦嶧山碑 定價六角

宋拓泰山秦篆 合册 定價二角半

魏碑 魯孝王石刻 定價二角半

海內 大代華岳廟碑 定價四角

初拓崔敬邕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刁惠公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張猛龍碑 定價五角

最初拓劉懿墓誌銘 定價二角半

初拓鄭文公碑 定價六角

魏孝昌石窟碑 定價三角半

原拓魏鄭道忠墓誌 定價三角

六 有 正 書 局 行 各 種 碑 帖 墨 蹟 價 目

宋拓初修孔廟碑 定價二角半
 魏墓誌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半
 龍門二十品 定價六角
 魏齊造像二十品 定價四角
 珂羅版何緩叟藏張黑女誌 定價一元

晉碑

小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 共一元六角
 小常嘉翁氏藏青玉版十三行 定價八角
 小宋拓十三行 定價三角
 唐拓十七帖 每冊定價六角
 宋拓河南本十七帖 定價四角
 宋拓十七帖 定價四角
 宋拓黃庭內景經 定價四角
 陶齋藏巖鶴銘二種合冊 定價一元
 大宋前拓本陸鶴銘 定價四角
 宋拓定武蘭亭 定價三角半
 開摹本蘭亭序 定價二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十三行原拓片洋六角
 附最精拓本定武蘭亭瘦本 定價一元
 附最精拓本龍顏碑 定價五角
 宋拓藏寺碑 每冊四角
 隋上方塔寺鑿遺刻漢羅漢五端圖題名

合冊

初拓董美人墓誌銘 定價四角
 初拓張陶二夫人墓誌 定價三角
 初拓元公姬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宋拓智永正草千字文 定價五角

唐碑 (帖類附)

五代拓聖教序 定價五角
 北宋拓聖教序 定價六角
 宋拓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定價五角
 唐拓顏魯公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北宋拓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宋拓顏魯公大廡姑仙壇記 定價五角
 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 定價八角
 北宋拓顏魯公爭坐位帖 定價三角
 宋拓顏真卿元次山碑 定價四角
 宋拓柳公權玄秘塔 定價五角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八角
 宋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五角
 宋拓皇甫君碑 定價五角
 宋拓道因法師碑 定價五角
 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兩角
 宋拓褚河南枯樹賦合冊 定價四角

七 目價蹟墨帖碑種各行發局書正有

書行	宋拓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定價四角
問人秘本	羅李北海法華寺碑	定價三元
又太史手鈎	重刻本一冊	
書行	陶齋藏宋拓麓山	定價七角
書行	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書行	宋拓李北海雲麾碑	每冊六角
書草	宋拓薛紹彭書譜	定價七角
書草	宋拓李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書草	大本初拓書譜	每冊六角
寸楷	原拓博塔銘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半
寸楷	原拓博塔銘	定價五角
寸楷	宋拓唐姜柔遠碑	定價四角
寸楷	唐賀季真草書孝經	定價四角
寸楷	初拓懷素草書自叙帖	定價五角
寸楷	唐國子祭酒曲阜孔冲遠碑	定價三角
寸楷	初拓出土本虞世南東廟堂碑	定價五角
寸楷	張司直書李元靜碑	定價六角
寸楷	小楷舊拓靈飛經	定價五角
寸楷	初拓滋蕙堂靈飛經	定價四角
寸楷	宋元明帖類	

書行	行書宋拓蘇長公雪堂帖	定價四角
書行	宋拓東坡西樓帖	定價五角半
書行	大楷北宋拓蘇書醉翁亭記	定價八角
書行	宋拓蘇書豐樂亭記	定價七角
書行	行書新拓蘇文忠公習字帖	定價三角
書行	三希堂蘇長公法書帖三冊	一元四角
書行	三希堂黃山谷法書一冊	定價六角
書行	三希堂米南宮法書帖上下兩冊	定價八角
書行	三希堂蔡君模法書一冊	定價四角
書行	三希堂小楷八種	定價四角
書行	三希堂小楷四種	定價三角
書行	小楷舊拓王右軍樂毅論	定價三角
書行	舊拓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定價二角半
書行	舊拓趙松雪正草千文	定價二角
書行	趙松雪小楷金剛經	定價三角
書行	小楷宋拓王右軍金剛經	定價三角
書行	趙松雪蕭山大成殿記	定價二角
書行	楷金拓蜀先主廟碑	定價五角
書行	新拓董香光習字帖	定價三角
書行	精印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大冊	定價十四元
書行	宋拓淳化閣帖十冊一套	定價七元
書行	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	定價一元半

八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墨蹟價目

- 初拓快雪堂帖五太冊 定價一元半
 鳳書齋真本足榻 定價三角
 初拓真賞齋法帖 定價四角
 初拓南田叢帖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 雜類
- 匋齋吉金錄 定價十元
 鐘鼎款識原器拓片第一 定價四角
 秘製珠林 八冊 定價二元
- 墨蹟一 (六朝唐宋元)
- 中國內府藏右軍千文 墨跡合冊 一元四角
 日本內府藏右軍尺牘 墨跡合冊 一元四角
 六朝人書左氏傳墨蹟 定價四角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墓誌墨跡洋七角
 唐李懷琳草書絕交書約本 每冊四角
 蘇黃米蔡墨寶 一元二角
 宋元墨寶第一集 定價六角
 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 定價六角
 黃山谷書屏 四條 大洋一元六角
 宋人手寫發願經 定價二角
 趙松雪淨土詞墨寶 定價四角
 趙松雪書海賦墨蹟 定價四角
 趙松雪心經墨寶 定價三角
 宋馮樸書寫蘇軾經 定價三角半

- 楊鐵崖書張氏通波阡表墨蹟定價三角
 元明古德手跡 定價大洋三角
 遺民爲僧之遺墨 定價四角
- 墨蹟二 (明代)
- 明代名臣墨寶第一至第八 每冊四角
 明代名人手蹟第一至第五集每冊四角
 黃石齋書張天如墓誌 定價四角
 黃石齋手書孝經 合冊 定價六角
 黃石齋夫人書孝經 合冊 定價六角
 吳穀人手書有正味齋續之九集定價四角
 文衡山行 定價三角半
 王雅宜草 北山移文合璧墨蹟 定價三角半
 正文徵明正草千文墨蹟 每冊三角
 行書董香光行書錢忠所神道碑墨蹟洋四角
 書董香光墨蹟三種合刻 定價四角
 書董香光四種墨蹟 定價五角
 董香光五種合冊 定價四角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蹟 定價四角
 祝枝山草書杜詩墨蹟 定價三角
 草書王覺新草書 每冊三角半
 沈文合璧 定價三角
 沈文格公妙法蓮華經指書墨蹟定價二角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墨蹟價目表

●墨蹟三 (國朝)

- 國朝名人手跡第一至第八集每冊四角
 鄧石庵墨蹟 定價三角
 劉石庵楷書墨蹟 定價三角
 劉梁合璧 定價四角
 行張文敏公真蹟 每冊三角半
 行姜西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趙檣叔吳讓胡荃甫篆書合冊定價三角
 王夢樓紅書墨蹟 定價三角半
 行王夢樓行書墨蹟二三集 每冊二角半
 王夢樓書畫屏十二幅合冊 定價四角
 行陳玉方小楷墨蹟 每冊三角
 小王虛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王虛舟臨萬歲通天帖墨蹟 每冊三角半
 汪退谷臨河南聖教序墨蹟定價二角
 包安吳家書臨帖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
 樓南園楷書墨蹟 定價三角
 鄧石如書司馬溫公篆額 定價三角

- 鄧石如楷書隸書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
 隸書 鄧石如楷書姜敬亭傳 定價二角
 何子貞臨張遷碑 定價五角
 何子貞書石門頌禮器碑 定價四角
 翁相隸書三種 定價五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四角
 翁覃溪手鈔宋拓化度寺碑墨蹟洋二角半
 寸成親王臨宋拓化度寺碑墨蹟洋二角半
 大楷張廉卿墨蹟 定價四角
 明姚廣孝手書金剛經正楷 定價三角
 汪由敦臨多寶塔楷書墨蹟 定價三角
 何燦叟行書墨蹟 定價二角半
 梁蘭山水陰符經 定價一角半
 莫友芝正草隸篆墨蹟 定價三角
 檀聯墨迹第一輯 定價五角
 翁松禪寫書譜墨蹟 定價四角
 小楷習字帖林硯滴 定價三角
 板橋書道情詞墨寶 定價三角

十 有 正 書 局 發 行 各 種 碑 帖 墨 蹟 價 目

●墨蹟四（手札廿一種）

- 行三希堂藏趙松雪手札墨跡每冊四角半
 明代名賢手札墨蹟一二三集每冊洋四角
 明清兩代名人尺牘 定價一元半
 翁覃溪手札 定價六角
 行書陳曼生先生尺牘 定價四角
 常熟翁相國手札墨蹟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二集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三集 定價三角
 翁相國手札四五集 每冊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六集 定價三角
 翁相國手札第七集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八集 定價四角
 十家手札 定價六角
 奚鐵生手札 定價二角半
 瑛夢祥致竹軒夫人手札 定價四角

高鳳翰左手書手札

定價二角半

劉石菴手札

定價三角

李申敏公手札

定價三角

劉石菴手札

定價三角

完白山民手札

定價大洋二角

王文敏公手札

定價三角

董香光手札

定價三角

●墨蹟五（手寫詩稿八種）

- 林和靖先生手詩書稿 定價四角
 舒鉄雲 往來手札及詩曲稿合冊大洋四角
 王仲瞿 傅青主先生自書詩稿墨蹟每冊四角半
 元楊孟載手錄詩稿眉菴集 兩冊八角
 草行文徵明書懷歸詩墨蹟 每冊二角
 草書祝枝山草書鬚鬚墨蹟 每冊三角
 汪退谷楷書御製說經詩 每冊六角
 小楷金冬心先生自書詩稿墨蹟定價三角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畫冊價目

項孔彰山水人物冊

聖謨畫真
跡甚少如
此冊之精

別尤為難得

定價大洋六角

王奉常仿古山水冊

此烟客仿宋
元各家冊計
十二開有吳

梅村龔鼎孳沈荃張玉書等十餘名流題誌李文石定為寶華庵中
烟客之冠現仍歸壯甸齋藏
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甸齋臧印初二集出版

此漢印數千方
為干蓮生所藏
後歸劉鐵雲復
歸甸齋茲擇其

住者精印出版初集四本 定價大洋八角二集四本定價同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畫冊價目

珂羅版印 媛叟藏小字麻姑山仙壇記三本合裝

此三種小字麻姑仙壇記爲人間最佳之拓本媛叟當日視爲至寶日夕臨寫其生平得力處皆由此帖有媛叟小楷多跋及吳榮光等跋現歸壯陶閣珂羅版精印 定價二元

珂羅版印 宋拓雲麾碑 新出版

此本爲雲間何氏清森閣故物曾經汪心農收藏有下夢樓兩

跋較陶齋本字畫無描畫之迹館本而論之論字右已勑字字漫漶此本不然足見此本在館本之上趙君聲伯以重價得之洵寶物也 珂羅版精印 定價大洋二圓四角

珂羅版印 晉唐小楷十種

定價大洋三元

目價籍書種各行發局書正有

婦女時報第一至第十期

定價每册
大洋四角

小說時報第一至十九期

每册大
洋六角

佛學叢報第八期出版廣告

(插畫) 論說

(一) 佛學乘言

門貫通諸法大義(學理) (一) 維摩詰所說經講義錄卷一之下

(二) 論淨土法

(二) 法性宗明綱論(歷史) 敦皇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

錄(專件) (一) 金陵刻經處募刊大藏啓 (二) 擬上佛教總會向政

府請願布教蒙藏竟見書(詞林) 悲雙鶯(雜俎) (一) 頻伽漫筆

(二) 無爲館筆記 (三) 名山游訪記

南正書局發行各種書籍價目

中國名畫第一集至第十六集

每册一元五角

空谷蘭再版出版

上下二册

定價大洋七角

平等閣筆記

上下二册

新出版

定價大洋四角

石印善財五十三參圖讚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石印日本第一圍棋譜

每部定價大洋四角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PING
PEPING

登錄號 00099 f 分類號 876.57
Acc, No. Class No. 430
:2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發行



法國革九十二年上二册
命外史

(定價大洋六角)

露俄著 東亞病夫譯
印刷者 上海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北京廠西門 有正書局

分發行所 天津東馬路
蘇州都亭橋 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134'.

Handwritten text on a rectangular card, possibly containing a name or address.